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四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初潭集三十卷

〔明〕李贄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閔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初潭集十二卷》提要

初潭集叙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故雖落髮爲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於卓吾子也叙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

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
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
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
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
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

婦言之舉夫婦一端又且以許
允阮新婦言之觀其欲責許允
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
一言頓使允夫唱隨易嚮來相
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

不可情求而叵奪之以理知無
預諸兒事而但敎以如常方允
之被收也婦猶在職而機不下
史贊其與允書極爲悽愴則政
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

未嘗不備此三者何況人士故
孔門列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該
括於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
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
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含

五常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非臆說也孔氏之說也至為易知至為簡能者也余既自幼習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書焉書誠可羨何以可曰可也

簡

温陵李贄撰

又叙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至晉魏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焦氏類林起於羲軒迄於勝國備矣而復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乃不刊之書耶其見卓矣惟其見卓故類林仍復為不刊之書焉今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瑩然手神若一學者披而讀之於手悅目於焉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

令人応接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
於阿堵之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
凜自有生氣益三毛更覺有神且
并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
無為有亦實不可著夫四體妍媸

本無関於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
師豕知其不屑也而况于虎頭哉
然則世非無画師也亦曰徒飾其
四體妍媸云尔神者不傳為日已
久二書之不傳其道固在乎是温

陵卓吾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
連璧分之則雙珠世説類林自尔
並行于世無疑矣若劉孝標之註
世説是一世説也類林者廣世説
亦世説也皆所謂世説也而類林

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説矣設若以
世説合於類林以少混多以多混
少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
老人開卷之一便非自附於昔賢
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且

安立乎必於世說類林等參而爲三劉氏諸人等列而爲四焉而後可也者類林成於萬曆戊子之春余復以是秋隱于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喜喜而復令賞心悅

目於是焉立矣今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氏初潭言初至潭首讀此也嗚呼何代無人特恨無識人者何世無音特恨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

之難遇而徒羨人物之盛于魏晉亦惑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以來所無今夫千古人物猶魏晉也而顧長康鮮矣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寔志

歎也

小引

夫初潭集之行於世而膾炙人口也有年矣惟其集之美是以行之廣則久之而或滕或脫或湮或訛不無魯魚帝虎之嫌令讀之者不能無遺憾刪而新之要不失爲李氏忠臣延陵襟得集太史劉侍御品而評之尤叢諸所示滿而魏晉二百餘年間之清言微致究若面接而耳聆之斯不亦稱愉快乎是役也雖無甚羽翼於卓老然而語所謂眉之於人故自不可少也僕輩寡於才情無能附毛髮之末議於卷中頗庀材鳩工校讐訛捷不令有點畫之訛差呈稱爲苦心矣閱者當自得之

西吳後學閔邃識

初潭集目錄

四著書
五六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二博物
三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二藝術
三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二嘲笑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巳
二相思

初潭集目錄終

說門了義

不言二不言一宗旨

不立戲欺

洞天魔界數話盡已歸除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爲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

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若謂二生於一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爲二理與氣爲二陰陽與太極爲二太極與無極爲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覩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爲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況言無無尚不言而況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於夫婦之間

不言一一也

理如

於焉食息於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於乾坤乾爲夫坤爲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爲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只因言箇一言箇不貳遂盡千古總頭無處投瀕不知造端夫婦早已飛躍眼前何須更說莫載莫破乃爲至解此是卓吾老子喚醒步虛之人與以聽實處

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此壻好臉皮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

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筓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壻好臉皮

僅云如郗如郗善擇壻者

郗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相鸞德雅真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可爲對矣

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illegible]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誰知鴻亦奇烈女子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跽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

僅云如鮑如梁善擇妻者

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劉云不知離塋伯通[illegible][illegible]塚間否

此婦求夫殺勢利也上曰好女子

與女思兵群也有好[illegible]子便立家計必男兒

異哉迎次之

因東出關遊京作五噫歌去適吳作詩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

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

愛才說曹公也

此夫婦婦不能[illegible]也

第奇語奇文奇

劉云桓有賢妻非惟不用其言且必殺之為伏何雨桓人而賠於已也

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

與女何況但眇是兒誤我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覘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此婦[illegible]大真非偶也

皆偷尤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人太真

高柔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

尚書令何充取為參軍俛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此人太假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其妻哀穉都老病闚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焦云一齋一周夫婦之情迥別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至女且哭且罵積有數宿江彪暝入恒在對床後觀其意稍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嘿然而慙情義遂篤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故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

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遂啟藍田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過於阿智始知興公之譎

焦云一溫一[illegible]婚姻之禮一變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婿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嶠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說之芳氣經三月不散

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椽賈女於青瑣中望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遂請婢爲通音問得期而往壽蹻捷踰墻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乃托言有盜令人修墻使人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

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李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溫之許壽之偷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溫以有疵遮面故詐

焦弱侯曰踰墻摟處子明得妻韓壽是也然與坦腹東床瑶臺責婿系羅有異乎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拙云衰以不配桓爲恨王以桓求婚爲怒桓復以己女配文度見世界原無可不可入自多分別耳畢老每每集此其意自見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旣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旣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旣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

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

焦云紀出家於合婚後後一部初潭主意

截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葢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苕華未及成禮苕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躭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

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艮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柰後生何罪福艮由已寧云已恤他苕華後遂出家

焦云幽明一理故居第二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見一麞舉弓射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

劉云奇

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跡便歔欷無辭崔卽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

劉云更奇

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窺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

劉云怪

焦云生死玄通是無生死種子

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顧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遥唾之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

劉云真怪

劉云奇語妙婦十載幽婚勝似生者之孤棲矣

崔氏狀又似充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産父曰春煖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歴數郡二千石皆著續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説寶父嘗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

焦云操蓋深通幽明者

謂鬼之董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誄有云貽爾良妃襚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矣

李立曰曹公聰明溺惑至以殤配人哉

三喪偶

焦云有令卿有離汝然後偶

焦云存則從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存歿則偶喪可稱生死交君薛恭祖臨殯不哭亦不妨自成其見卓老兩存之以開世眼

荀粲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生平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逆知其子之必欲有婦荀子痛婦逆知其婦之必欲以身爲殉俱悉人情一至此哉

孫子荊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好

王戎不成人王戎大不成人

然苟之蓋也遂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苟至於感動路人則苟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人實無多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

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喪之何易也智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

俗云帷房之秋妬居其一賢主我雖妬色而能好德過男子遠矣

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审合聚之艱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遺有者此悉達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妬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劉云此可入
言語科

為之損
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

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

劉云好形容

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請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

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亦皆妒婦也然亦幸有此好談矣

初潭集卷之一　終

以上原缺

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一陳一王頗有賢妻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婦遁去爲人灌園

焦云凡古之高隱皆賴賢妻不獨陳王也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

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淸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劉云此品甚衆々

戴人到此只爲恩深自失惧却生平矣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

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矦君矦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焦云婦爲敞謀則得矣敞爲君謀何如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韙既沒文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

焦云有激之言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

大似王章

强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勑以至今日母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

如此男子不能

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

大見識人

粥待頃之允至及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韓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

此婦救子承功名也

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氷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

此語教子最追絕也 鋼云不是求好名

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

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眞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焦云此婦亦奇軍亭者

朱序鎭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旣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

何無忌夜於屛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之姊也登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琅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焦云此婦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

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之定一軍者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寵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閽者縑三百夫人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卽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戸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

焦云此婦女之定天下者

爾同列吾觀之因循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也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詾詾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絶甚中信有可爲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婦

此一孤語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爲趙卓李溫陵長者歎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焦云婦言四德居其一

二言語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奥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焦云兩言有味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兖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於作上

謝遏絶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毁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江州即凝之

劉云巧言濟妬無如此語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illegible]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兄[illegible]可[illegible]言語[illegible]妻尤

武子即王濟 參軍即王淪 武子之弟也

卓越謝氏大有文才大勝凝之[illegible]之病

[illegible]名者我謝氏一人可分三四人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及遷荆州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云有声無色亦自足取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伎女衣

劉云天詭得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三文學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

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家妾亦取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真堪笑樂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壼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

年八十餘猶好人師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

焦云此詩君肅自爲之則薄情人也公主代爲之未免悍氣

聲樂、悉敎誦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爲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徐勉本欲爲哀文、覩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有才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此錄娶娘者文學之選也鄭家婢兩字當一个

初潭集卷之二終

焦云集中所列萬于夫婦平未見賢也豈卑卑者所賢別有取耶劉云情況人甚拔愈精而呂后之怨愈甚矣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焦云不惜自身尚惜婦人國是英雄一戟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

光大忍真大忍

集云假上得夢亦得思念至矣只從病時不見面來與明加試帝一女子能制之

甘泉宮及上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

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焉又按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即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贊曰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辭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上皇后復得幸後人因而嘲之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原

是薄情人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翻落如秋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涴其體又以衣帶縶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痟疾遂發乃作美人賦欲自刺及卒

毋入飯

劉云淮妻坐法皆與鄧胎有叔心焉

文君爲誄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督將及羌胡渠率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淡

劉云可讀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也

卓云王戎家郵何須問子賢矣但那故耶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

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謡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阮孚別傳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

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遥集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李溫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家亡國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與哉漢武以雄才而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固自有在哉在彼而未必在此與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能自給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大避色之由英雄爲本歟

桃村得好

讀之未難情寸妄作果於詳戲則不亍無慚感

禍在下也與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

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琉璃

孫亦太欺人

子敬隱淚之言

善用之試做武可也之做文可習

劉云琵歌吹非虎歌吹降剽雲之技廻廻子房

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乃大笑而受之。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

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妓。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壟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

然云濤強筆元嘆服雙絕

感慨得好

卓云通德是不慧男子二句自是千[illegible]

伏

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圖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于、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展袖顧覩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

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爲溝爲壑、無所不往、今婢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擁形屬影、俄然相緣奄忽、能無泣乎、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來就飲漫此司空圖、

又曰圖卻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承祠隨也

劉云眞狂人聖之狂

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熙載本北人、仕江南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計、以所

學獻於熙載、一見如舊、背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狳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熙載知貢擧、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邪、

李云曰正章惇所爲也

千載如見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二賢婦

俱云真賢者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皇甫士安漢太尉嵩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遣人而問少有寧曰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遣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者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俱云至今襄陽傳其事云汝女亡燕亦自墜死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爲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

劉眞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

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眞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一頭老奴比作千頭木奴

黍媄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黍媄之教流於三世

吾恐其以不賢爲賢也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皆有慚色

御史好做劉云恐有此母錯御史皆不好做

宋明帝嘗於宮中大集羸婦人以爲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

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爲樂外舍之爲歡與此不同帝怒遣令起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肅宗宴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樂獨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乎

卓云大識見何朝臣無有言及者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某幸爲宰相弟有所欲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卓云[illegible]在[illegible]之上知其[illegible]未能如梁公也

三勇夫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illegible]云勇哉

石崇王敦兩[illegible]相[illegible]

劉云果能作賊

劉云胡兒大膽寵是愛者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厠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宋褘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褘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出與之

在

[illegible]云奇人[illegible]家國與亡[illegible]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四俗夫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斵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瑶臺居之

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一修明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自若雙鸞之在輕霧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千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歘酣風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

卿曰吾老是卿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卿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
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
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
左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
奴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
取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馮

氏後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
婦因共絞殺懸之於厠言其哀怨自殺術哀之厚
加殯斂
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
賂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
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
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
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
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
太后出看疾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
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
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
館北邙下方登京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
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
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

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
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
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
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
玳牙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
羊祖析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
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

劉云宋子京縱事之關姑皆自知此

妙哉猶心之術也

劉云此亦姬癖

焦云此哭可當師罷之哭哮

七寸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咸陽王禧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鬪腰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

歌奏之莫不灑泣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寄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早死病亦徐差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我亦道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夫而不賢則雖不溺志於聲色有國必亡國有家必敗家有身必喪身無惑矣彼卑卑者乃專咎於好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謀於治也歟

初潭集卷之三終

初潭集卷之四

夫婦四

一　苦海諸媼

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死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客與二兄謀藏匿燮托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

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愼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於復讐故性命不顧姬主於有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丈夫之子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

仁傑之諱世俗所諱稱忌之母卓老所嘆

識云惜哉不延於賊巢

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虐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巢姬妾百數僖宗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

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盡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得罪亦幸矣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乎

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財用盡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非以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呂母亡入海中聚衆為羣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其首祭子冢

孫翊為丹陽守嬀覽時為都督督兵戴員為郡丞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

斫殺翊逃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縗絰奉覽首

慎云冤死依愛

首以祭翊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李新聲邯鄲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以備歌舞及長大妍麗豐足殊不似下賤人又能傳故都聲有時凉曉哀轉歷歷雅爲谷所愛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足以應顧問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

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鎭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流落谷不決竟從逆死

慎云常閱面壁遺形者杜今究然此禪精異亦始此

宋時叛卒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之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剷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晉姚氏婦楊氏閹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强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内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

慎云真大俚濟

劉云告吏民與告賊皆把要之言

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

走還婦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炊於外不猶愈於林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無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真男子矣若無愚妾婕好班從棄者孫翊妻李新聲孚沉父海曲呂母皆仍ぶ真男子也天下皆男子者非真男子若無男子者天下多少男子又誰是真男子有不言要世思天下男子齊以我為男子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真也

蔡文姬三嫁君皆上流耶入生世不幸皆可悲也

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

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絶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

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爲明

是為一明君也悲矣非武敬使使從其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哀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

俗又非聖天子而何

庚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庚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

將故自急二氏一律相公觀觀齊公賢賢嗚呼齊公子是爲不可及矣

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蔡文姬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没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焦云初潭作于落髮之後故集夫婦而終之彼岸諸媪以室家始以出家終此卓吾本意也

二彼岸諸媪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縑、縑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卽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侶謀欲杖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桃履、長沙王吳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首、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按靈運遊山記桂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李溫陵曰、學者以生死爲苦海、以得免生死輪迴爲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沈溺聲酒之極者爲沒在苦而不能出、雖爲節婦爲烈女如卓

老所誇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㐀者其有生之若尤何如也故特附三出世女于後以示有生之若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初潭集卷之四 終

初潭集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

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不許只令

卓吾老頂門一針

胡說

寄褚以嗣或問其故丹曰交之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惟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交者鮮矣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范史雲丹遺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勿道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後漢書曰范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絶俗爲詭激之行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王丞相與右軍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純虎犢還其所如純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故時人謂之王白鬚焉

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

說迷尚超河說非迷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以渾未識已之所爲達也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王平子道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眉子夷甫子名玄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事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也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是父聞人道癡人有爲此者胡兒屢以爲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之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居無宅惟畜露車有牛

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瞻與靈運共在車上商較人物宣遠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

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汝等毀譽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 劉云王書不以人廢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子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 卓吾子曰設使祇之問曰爾爲僕射而使兒奉朝請乎僕射必曰爾今奉朝請他日亦爲僕射矣是必曾講道學來慣討便宜者

南陽劉驎之隱於陽岐桓冲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冲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冲勑人代之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劉長史當埋我驎之聞之爲治棺殯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王荆公敎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 焦云忠孝之名非臣子所願恐傷君父也以此觀之不啻尊顯

二賢子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傴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荀淑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號其子曰八龍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

卿慚長

魏舒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舒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累遷侍中司徒

劉云痴叔難知甚痴不可及

王湛字處冲太原人兄弟宗族咸以爲癡惟父昶異焉及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又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駃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惟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

封盤馬果倒踣

王汝南（湛）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雖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

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二十八始宦。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疏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

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凡此諸子，惟瞻爲冠。萬子，王綏也，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爲荆州。威往省之，質賜威絹一疋。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逐旅進道。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起用爲吳興郡。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

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

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

阮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託寄之辭及成示庾道恩庾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

正謂損數百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常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嘉賓曰此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劉云此言亦尚妙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illegible]云謝家子

謝曰何預令人事而正欲稱之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幾素闇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開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卽詔轉督五郡會稽太守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旣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

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

及坐事誅尻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篇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陳恭公判亳州生之日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初潭集卷之五終

焦云尚有設抄下耙之率耶

墮音隳

懷音家

好名甚想必有他故也

初潭集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尹吉甫有子伯奇。及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復生子伯邽。妻譖伯奇於是吉甫聽之，而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冀有以感悟。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焦云所謂甄不得是氏太文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冰解處，魚自出焉。又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者。庭中有李始生子，母使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立至曉，母因見之，不覺惻然。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

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

王戎、和嶠同遭大喪，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

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哀乃比於不孝不慈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在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

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趙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號稱神明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而亡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一二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明君

劉云坦語好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楷哭泣盡哀而退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損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焦云母不得焦飯不死子不得焦飯不生死生之際亦大矣寧惟是孝之報抑可爲忠之報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而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悅與丞相語恒以愼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悅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

作簏封而不忍開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常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

桓南郡船泊荻渚王大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僕射即愉弘

觸矣

焦云又一留母

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慼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綏愉子也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爲比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然食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蝨以綿置蝨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揷墳獸斲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縗徒跣自駕靈輿

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庾域有孝行母好鵠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鵠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

涅預石即灔澦堆

士皦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孝卿奉喪歸至巴東涅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興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旣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涅預如襆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李注曰水退安流固爲庾公亦爲庾子

二文子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旣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崔瞻字彦通㥄之子魏孝靜嘗八日登雲龍門㥄

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譏罷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爲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超宗謝鳳子靈運孫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虞世南子昶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初潭集卷之六終

絲云人孰無父子孰不離其子之慧究竟亦是何人也

絲云是誅而落髮書

初潭集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獻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黃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

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黃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瓊爲太尉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

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

烏云文子之心推及於物

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魏明帝諱叡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

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

候勝候有規諷

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懨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

情故泣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幼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六七歲時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常從帝觀豕牢言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乎帝嘉之卽烹豕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胤而異焉每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裁見胤卽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爲

從事一歲至治中

謝朏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徽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棋云幼挺奇志長大何不見韓烈勳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火光爲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爲聖小兒焉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父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頹然獨坐季父暐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爲愔別葺一室

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嚴挺之子武年八歲時問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省母何也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懷汝後卽相棄矣語罷悽然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寢武持鐵鎚往擊其首挺之歸左右託言小郎君戲運鐵鎚致此挺之卽呼武曰汝是何等戲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笑曰眞嚴挺之兒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二貌子

嵇紹不如父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王濟不如甥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有儁爽風姿見玠輒歎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馮僱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動長八尺三寸

周燓生而欽頠折頷醜狀駭人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三官子

顧憲之為吏部郎中其祖愷之嘗為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為憲之植耳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伊陟無聞祖常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卓吾曰兒異日為官者必然幼而聰慧兒異日致富貴者必定有致富貴之客致為人父者亦不欲其子之慧而貌美也而道學尤甚然道學更諱言富貴言異日致富貴唯曰子念哉實亦將為聖大賢耳

初潭集卷之七終

孔門之孝至遂要聞

劉云異兒罪當殺何得賊列於說中

初潭集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金日磾二子武帝愛之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焦云句佳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愔真忠超真孝

郗嘉賓以父愔忠於晉室將亡出一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致傷慼我亡若大損眠食則呈此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恨晚遂不復哭

焦云入幕之賓原不足哭乃不恤其醜以解父痛亦足取耳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崔瞻才學風流侍中李神儁語邢劭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二泛子

元帝生皇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焦云利口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柈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李生曰此答不是因代武陵答一轉語云陛下愛其骨肉臣敢惜其羽毛

元凶篡立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阮太俗物劉亦道理

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披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砌意遂釋

謝宣映於曾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謝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三俗父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孝標曰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若請禱而望其靈䀌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哉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刘云自是暮景之談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初潭集卷之八 終

兵六兄弟天倫也然相殘者多誰能念及厥初哉故以誅管蔡爲首然使今加蔡管之誅也則舉世皆周公矣

若使將相理國治兵發不出此矣

兄弟上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誅管蔡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爲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此非痴也乃礪志也彼蓋真知孔聖人皆此一鉢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閉門受徒討束脩耳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煞善不下豈爲癡哉

多徒弟快哉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到長不肯内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以弟禮爲御史中丞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昔者祁奚内舉不失其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親親之義也荀爽一名諝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劉云與玄齊名此狗原是龍虎猶鉢

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也何所復難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

郡劉公榮名知人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官至左僕射陔嘗目王裴曰戎尚約楷清通亦知人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焉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檻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覩計核責錢者爲何如世間固自有一種貪夫

也然終勝口談仁義而心與嶠一般者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外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漠字沖嘏是親兄弟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庾子躬子嵩之兄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

巳上人子躬有廢疾而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曰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庾長仁初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室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修字敬仁長史王濛子修明秀有美稱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

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子猷子敬共賞高士傳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子敬兄弟平日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得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人問王長史江虨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同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庭常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遂十餘日乃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父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王大爲吏部郎當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隟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故也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桓南郡少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止奕舍琛曰昔諸葛兄弟各事一國及其聘

何以孝友云[illegible]

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也

崔氏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眞可爲仕族法題其居曰德星堂京兆人又郎其里爲德星社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穫寒年之纖纊

好爲物可憐 道學

劉祭酒弟璡方軌正直祭酒嘗夜呼璡欲與共語璡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

惟飲酒甚甚 故爲甚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錢井中

此眞道學可敬也眞說也 有好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又謂澳曰高公甚欲與汝一面一面卽爲御史矣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也

劉凝之志安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荆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饑者悉分與之酈道元水經註曰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可敬此道學 眞可敬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鞶勒與之夐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藥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每

遶樹引喪者顚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也其父祝之曰若當復是至願旐乃解及還父夢之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但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言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遂絕棄人事躬親視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說甚金友玉昆只是五龍一門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焦云中弟欽勝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

崔儦諫議大夫其羣從兄弟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

積其上琡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琇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又謂何氏三高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到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品中品唯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又孝緒亡訏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劉云此奴雖得可方方四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與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受致糠覈乃受

初潭集卷之九終

焦云周公兄弟之變也卒吾叙兄弟必首載公意甚慎〻

初潭集卷之十

兄弟下

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旦代某之身、史冊祝以告、歸而納冊祝於金縢之匱中、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哉、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

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冊祝之詞、壇墠之說、璧珪之秉、金匱之納、何爲者哉、諺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揚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蔡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爲、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乎、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斷案也、不仁不智、從公擇其一者可矣

焦云真好兄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

弟衛人爲之賦詩自是千古

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求生不可、壽見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盜殺之、壽已殺、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以朔爲太子、

卓吾曰、伋與壽、所謂視死如歸、以死爲榮者耶

伋壽皆宣公子、而壽又朔同母子、若論父母種性、不應產此聖兄聖弟明矣、人固不係於種類哉、雖惡種、其能移此二子至孝至友之真性哉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戚、前跪白母、願其妻叱而遣之、

克好名、妻愚鄙、撞着伊擴栖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乎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乃

上假得便宜君能務身不詐不偽則雖假猶真也

奸詐得大便宜了左右假作醫桑念可

矣

杜林常有揚賢難求

告其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以此皆稱二弟克讓遂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付二弟於是郡中人士復翕然稱之

田煇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煇

持之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亐等容共穿穴牽煇示衆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酸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隷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初聽杜林持喪歸旋復悔令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

劉云此轉更佳

仰而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遂自亡去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又曰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靖字叔慈隱身修學動止合禮或問汝南許章荀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文帝聞之於是敕見毓面

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會字士季繇少子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異之司馬昭征諸葛誕介謀居多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私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

覧此詩雖鐵爲肝鐵索爲腸亦軟矣

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反誅死死時年四十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卞后第二子剛勇而黃鬚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出太祖聞而歎曰我黃鬚兒可用也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任城弗悟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遂卒

好箇兒真好箇兒兄弟猶然何況他人其淺甞

丕子孫盡爲司馬晉戮天之報施不爽矣

魏文帝既害任城復恨東阿不已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東阿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羮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許虔字子政虔弟邵字子將邵聲未發時時人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邵自謂不如之邵山峙淵停行應規表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遂單馬而歸

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謝甄之鑒也甄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

真自知之明知兄之明也

集云覧妻尤難得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

可以見謝公矣

塵於內宜模范蠢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謝萬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乃與俱行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與諸將宴飲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謝公審其必敗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敗軍中因欲除之乃云當為隱士故

過江初拜官與飭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

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業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宰相弟正好如此

亦可想見其人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何驃騎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準字幼道廬江人充第五弟也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犢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

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便出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人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進既王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眞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

子敬疾屬纊子猷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有一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巳年限有餘

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固當終君侯筭亦應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聞子敬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

觀此說則生者命長死者可代而子猷無可代之年是以卒不得代耳然兄弟相知之痛如何可忍也卒以撫心慟哭背潰疽裂而遂俱死彼哉初何嘗有册文金縢做出許多勞攘來耶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丹陽郡後遭母艱朝夕臨哭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後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附子卽隱之後爲廣州刺史自酌貪泉而飲之因以賦詩是也

王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世將王廙親兄弟也彬爽氣出儕類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見敦惟其有慘容彬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彬曰伯仁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

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得免害

嗟嗟子安得世儒而投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

以待之

韓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阿豺有子二十人恐其遺害自相屠戮故因有疾召母弟語之以箭為喻最親切

汜毓字稚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晉書謂其七世同財

鈕滔母與弟書曰省爾議我以養鵠戒我以衛懿之禍斯言感矣衛懿之矛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囿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

焦云達

夏禹以興殷紂以滅蓋置之失所矣如其無失來難何施

張融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為外任彥玄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為不在省府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初潭集卷之十 終

焦云三教合一是卓吾主意故初潭于師友獨辯焉

此非夫子之言

菑音恩

亦非子言

大會朋害非子言也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一

一儒教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

昴、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輯屨貿

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可歎可愛）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卓吾子曰命使之也莫非命也

二道教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刪云凝矚不應々在長嘯嘯然一嘯非人可到非步兵善嘯作不愿矣人耶鬼耶

商丘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但食老术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倘遇風雲爲我龍攄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室内姬麄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嘗時時有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岫成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黄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秕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内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

去留所就者大寧郵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搗藥遺一粟許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因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醒雙鯉化爲

石矣仙翁乃以雙鶴贈之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蘇峻反發棺無屍但有大刀賊欲取刀聞冢前後皆兵馬聲棺中刀訇然若雷震之者衆賊駭散賊平乃收刀別葬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輙先咨訪時謂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

氣累日氤氳滿山

邑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牀俄而失蛇詔謙筮之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文又桓温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

欽云今日便作惡疾看想不成仙亦是福

謙母亡既葬乃辭酒家許氏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許氏於落星路見謙臥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唯有空衣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薪出賣擔上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歌曰負薪朝出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後

三十餘年人訪不見但覽庵壁有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凡驛路傳舍所到處輙題詩天寶中李白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於是遊新安訪之不見乃題詩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魏伯陽好道術將三弟子入山作丹知兩弟子心維丹既成誡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人

焦云伯陽數語是真丹

乃可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自然有毒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之即死伯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一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皆死當柰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共出山而去去後伯陽

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因作參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丹經之奧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為大將晉睞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獨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鬅頭拂額引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良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乎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已失虎狠之處遠有鸞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竅之勤行告辭山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

焦云數既有定雲房黜化亦偶然矣

呂巖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襴衫繫大皂縧狀類張子房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

肆見一羽士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筇腰掛大瓢洞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奴流嶺表一身孑然獨立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

愼云文公姓佛骨有但淨道不與智遊豈釋與而出有耶

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洞賓感悟因再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敘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竹眞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

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即爲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即爲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湘冒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爲足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曰

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已作行於世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踏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諧謔人問即應聲而答笑皆絕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

相素嘉性命之説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號紫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

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鱸鼻禿髮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

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脱韁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眞篇

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罹鳳州太守怒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入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邠守有故舊之好因爲之先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

焦云是深于道者舍人間更無天上舍儒教亦無道家矣

焦云至言

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惜酒餚登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峰月色如晝既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尋授右列卒不仕政和末變姓名爲道人入内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雖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無云釋道分合於此盡見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矣丁令威一歲與朝市千歲遥鄉井耶帰示世人俾發讀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

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絶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絶於人境斯亦輪迴汝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爲慕容俊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孫綽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内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庾公嘗展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

焦云涅槃經與金剛俱得無參商

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焦云原今儒衲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焦云簡文未是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徒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作冢邊立寺因名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眞俗研思因果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

惠遠燕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没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焦云此落髮者亦不異儒

廬山遠法師命畫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

焦云千古師範

劉云果竟忍飢

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
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
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
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
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
辯

比丘曇謨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
禮之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
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
堂之傳真敎不是過也及讀曇謨最義反彈指讃
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
號東方聖人
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
論之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
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

焦云飛觴海白正足游神三昧何妨佛法

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
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
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
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
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壘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
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
名其居爲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

朗吟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
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
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
騰浩渺而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
鍾有辯才勑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
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
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
對

人之不如鷄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寗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

忝徽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有人養鷄雛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

鷄者多矣

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憮然稱善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

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豐雨至流於地羣僧扶之不怒冬月臥於竈前不起以粥漉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卬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悲薤露歌其一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其二人生還如露易晞

劉云再世兆生佛家以此爲奇合澤公之泣我所不解

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驚夢馳其三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其四冤鬼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其五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其六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其七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以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其八日月相催

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其九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溯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孔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术魯翀時爲國

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始見是高僧

此五一条

轉案

又轉緊

以堯舜孔顏作拈

李温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爲死矣唯志在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爲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得攝位即爲幸事蓋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行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爲生民計也此其至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絶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爲心也則亦

總有僧道學妹富貴的不可無剃頭做和尚的是一爲諸偈

不免士大夫之家爲富貴所移爾矣況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況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眞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初潭集卷之十一終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李汧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籖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校束修羊

先校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

劉云愛書當與愛宝貝異異在手指閒著精神

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竪藏貨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人或勸郴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

二鈔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揚雄與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

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郗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郗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三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寗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來云欲雨舒笑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鼶鼠客遂化爲老狸

只多嘴便露出本相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

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慎云子雲子建恐亦未免

沈驎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禀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眞王者

少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鬓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寠歎學孔璠寠恥不如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請書過目成誦重義意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父

綬參知政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

黄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四著書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輟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梁竦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王充字仲任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夷吾薦之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爲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遥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

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卭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聰明

綽是且大是

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大冲作之士衡撫掌大咲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瓮耳後左賦出士衡絶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當時粗與何法盛不亦異乎

像卓老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郗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頼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縕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絶親知之游獨教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畧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温公開新事即錄於冊且

記所言之人近鄗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颦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目曰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黄初中劉孔才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

此人亦奇卓老不如也

集云簡易變易自古說之此謂不易是則見於淺陋也

誰知史即易也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薦德言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寶秘書通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勤於筆研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一言函三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言君見爲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吱學曰許氏章句

說是文賢心事

列在儒林故謗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巳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巳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

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叅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巳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

吾不信必有同也

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徙避之學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遽歸篤曰巳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

也

此子善看可講通學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安見淂

按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爲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
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亦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

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
子康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
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死
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
未若隱莊之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
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
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
竊以爲己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
今有向郭二莊
庚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
意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
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
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
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
用支理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
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
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支道
林先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言
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
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原缺

記得是

初潭集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

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覧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宫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木華字玄虛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卸膽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

眞評驚人語

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王隱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衆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

户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楊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濵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年五十五爲首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劉云聞中黄可治癲右軍尋嘗中心故癲中亦得二十字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癲何預盛德事耶

袁云：子建七步詩，袁虎倚馬文，今亦風，何用卓吾独以不称為長嘆也。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

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云：以文相知者。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征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道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

焦云好先生

劉云文雅宜心更難

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

蓄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

焦云可見入夜同心莫愚世間無且眠

劉云寧失世祖心豈可作受文淺爲亂兵所殺以爲蛋文得

兒

記得可憐

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己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李云祝少游身得管而文通遂遇江文通詩遇筆而才盡亦乘采杰鬼神耶

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罷宣城郡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誑將腸胃澣江水沙石共令作篆文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李云苦思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

劉云世間名士孫皆滋搯

帝即位來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摽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崔信明自詩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遠所聞投諸

焦云答工

水引舟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建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斿作急就章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不稱而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劉云省他人救水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焦云好[illegible]戲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竭宋猶陡健舉

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承素曰玉潚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孟浩然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焦云孫退

楊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焦云樂退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劉云其詩定是葫蘆帖

康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晝之能清秀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

焦云特以反說約也故參博物

之𣲖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李標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劉云執手嗟別寧有殺人心

卓吾曰識出援剩門生未可知也識如神窮之徒患明乎此必然是盧子幹縱盧植寔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久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

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儀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

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
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僊名九館大夫羊
爲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
而巳
束晳漢太子太傅踈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
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踈之足以爲束氏晳博
學多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
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
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作娗賦諸文文甚俳諧三

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
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
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
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
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詠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

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
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
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
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
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
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
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

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
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
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
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
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
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
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
扇容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

焦云莫嫌知識少只恐讀書多若前無文献後無徵矣

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典舉坐擊節摛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愽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後主獻畫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焦云墨知墨允又見陶淵明四八目

記精如此何獨無人

焦云陰符經非藏經也揚[illegible]之文理承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篇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其不幾擢爲執政

蕭頴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頴士每每加箠楚亂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彘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

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飛鼠叟倩識騶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犬欄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初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

通

卓云漢用李斯篆字文直曼耳非亞之下有心也

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劉云過來人語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三談學

好朋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卓云至言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卓云裴冀州可與言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以照明可與言也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

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以照明未得有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

刖云今之宦官皆教牙也

刖云戒是三青鳥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窗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至弼雖死無可談者卒遇士衡使得一吐之快

雞雖世爲人無可談者惟此長鳴雞以洩其憤

還爲得入宋手置窗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表藏機有三鳥大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

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蘊子皆一偏之談惟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生死夢亦夢若夢樂飛者夢乎林躍者夢乎淵夢因夢也醒亦夢也蓋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舌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

差疾已也惜我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〻

支道林名遁

阮名度寔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爲然遂不行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下因示語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旣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然云殊不及向四字好妝點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

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阮光祿名裕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儁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

評云屈子亦品仲子亦詣支公小上屈中

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罐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雖是大誇然是一句話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遵明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

徐文遠博通六經看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覺有所未見也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促麈尾來

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帷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卷之十三終

焦云正與趙文敏學書一律趙初學右軍書不成夾入管城曰右軍波學雖趙逐悟書法觀此可以悟爲文矣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滇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嗟夫學道亦若是矣學人者未盡舍己未盡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惶駭愕不知所以已不可致思知可晤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

焦云傳與不絕真輕薄

命告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咲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爲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爲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客來詣與康語辭致清辯因琴而彈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彥回與王彧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凉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宫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暫離不可得已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惲時為齊

竟陵王法曹參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為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

趙師宇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

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

車谿賓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illegible]顰坐客莫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為據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帝果

劉云六各涎甚好

劉云嗣真之疑便奇

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甞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内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硏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

桓南郡作詩忒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爲鼕鼕鼓有道人裴修戲爲詞曰

遞莫鼕鼕鼓須頃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太常缺黄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

劉云楚歌又覺多事矣

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故鐘陳之有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是也

劉越石爲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胡笳

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甞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爲笛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甞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

發俄有客呼船同載既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叙曰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睡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絶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過桓

於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搆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子野飲命桓吹笛桓即爲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善吹笛并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辭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龠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遂爲三絶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横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周聞之高帝召齊田横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按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

焦云李嗣真云黃鍾田父之玉尺康郊之雜賓鐵皆物類相應者易李牟之笛成數有數耶

劉云此[illegible]有星河如耶

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也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

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周勝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爲四更皇太子卒乃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瑕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早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

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早即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宮時凉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劉云但知沙漲桑田豈知桑田滄海

焦云死狐祟休箕生張托此亦穿穴使

然耶大臣柄國不任賢而信讒黜良淨兄其身幸矣

奇

郭能脫王之厄而不能自脫日中厄何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里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

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此豈其可脫與否一定數定公但能預知之者耶

劉云加一其字便是人爲者

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

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題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僉略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士侯王在戶不寧曰某生時錢文穆王詣寧安王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流浴稱籍徘徊方去

安定嵩眞明筭術成帝時人眞常筭其年壽七十

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毋懷文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寛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

焦云死子即子客寓即宅水底即冢何謂三無

三無子無宅無冢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

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于脰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徵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過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

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瀑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淫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夜夜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曰即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

意哉琛悵然慚退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李納性卞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寬緩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

放馬者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王武子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

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腳行五百里關筋豎者千里膝如圖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圜如麴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楚王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賈堅嘗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巳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

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膋

劉云取速妙而忽速圖猶曰遲速等死耳竟不知朝所聞何物

裒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

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吳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不見

焦云技窮矣有技必有窮窮固不妨技然大人弗爲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

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至當必相苦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癇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濕水經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郗人

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隷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隷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

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瑗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隂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芝弟昶黄門侍郎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

焦云筆法通灵神化乃亦何論肥瘦

叔以蔡中郎掏藥也

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

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鬢皓然乃戒子孫絶此楷法著之家令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守見欣愛之嘗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曰羊敬元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羊不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屈巳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卽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晨興不拂窗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丁覘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眞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形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形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

如此好書安得不好凡事皆然雖不成者

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眞卿黴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眞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久久自熟凡事皆然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

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亦通

人之一蔽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瘗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書材槌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登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

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孫權使曹弗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

獺競逐一時執得、

白獺數頭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畫

圖精白獺善嗜夫人與然饞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

只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
留贈與人

空廢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

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卓吾子曰此答來善予曰代答一轉語云與俗人看便是真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劉云画有讕言亦有趣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卽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斯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

跏趺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膺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同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乖崖鎭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在僧舍亟捐車騎詣之知微卽投閣遁去後乖崖還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以書投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爲獻公知是知微卽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都與知微游處甚好得其畫甚多焉

解金帶贈孫孫繫金帶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

郭恕先仕於朝斯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初潭集卷之十四終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為北都尉後公進爵為王召建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建公曰昔舉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初雍闓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麄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譚遂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知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貞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邪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長七

劉云以[illegible]語 誤[illegible]復[illegible]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絶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

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

焦云[illegible] 知言[illegible] 伯玉[illegible] 水鏡[illegible]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絶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

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子春與衆曰此少年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

快活真快活

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初管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貴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黌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明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與飲酒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

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單稱嘆不已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明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

既是臭腐之物何以於日夜營營

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翣如生母狗馨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

此寇語非名通

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麁舉一往叅詣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

於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王仲祖名濛　劉真長名惔　殷中軍名浩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謝胡兒名朗　王文度名坦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

眠語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中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啖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齊席毘清幹之士甲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

語云無郤之想思

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每捧手歎息

稽含與二陸談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氷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友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黄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詼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以荀有威容趙少飲食也

二嘲笑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語云都雅好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爲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

刘云楊公鶴正可名爲楊上刘

焦云与禄山之悍林甫恰好一双

便取爲佐旣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不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

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遄疾而去劉尹時爲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裴景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很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謝鎮西書與殷楊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

劉云謝亦亦難詩

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孫與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絝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何敢譸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即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

張云百年一時爲歡几何終日不快亦是惡事

劉云殊甚

假多煩故嘲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謝藩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藩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柰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初潭集　卷十五　十七

江祏嘗詣謝脁，脁言有一詩，已呼取，旣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斷，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値人驅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初潭集　卷十五　十八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顧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故綜以譏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爲一世之雄，今擾攘長死乃爾耶。

江從簡是光祿華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

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

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爇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

焦云島祭之愚亞把文章二字

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

坊州不生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

劉云絶對

鍾云大藝此誰寄過范矣人之寫妙知范忠宣慶亞猶及

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笑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見而哂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辯顛帖

秦太虛爲御史賈易所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

鍾云梟吾所取正在不更鳴若喔咿嚅唲梟不如矣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云鄉人皆惡之是子貢語此爲東徙㪫近子貢也夫子曰未可也

初潭集卷之十五終

師友六

一山水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余亦嘗言之人不信也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

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頽壘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黿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集云眼前景天然畫最佳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

流俱響晨飈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兹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

三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叠障隱天蔽日高猿長嘯屬引淸遠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叠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淸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集云唐詩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盡歌舞地也

劉云羊公墮淚碑至今傳頌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但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後李白有詩云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耳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周太子晋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illegible]王意

飄飄欲仙也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思故唐詩云飛花攪獨愁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駱臨水久之乃去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豈爲蕃

也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王維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專使兩童縛帚猶時不給也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

劉云浮山水之趣

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回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矣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

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絶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聰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李贄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贄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業石頭城下水也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見車馬渡伊水則文僖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清波雜志曰思公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爲留守訝幕客好遊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坐奢縱取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文康年老爲之動

謝絳書曰近歸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蔚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斗甚則芒屩而進抵峻極上院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潁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紫雲題名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

還府便有塵事侵汨急寫奉報以代一夕之談

予贍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與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

泜云甚汚

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三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岋嶫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糺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

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又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又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泉云石鐘山亦賞鑒子瞻故盡顯其靈

又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之勞耳目清曠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牕羅列圖史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

焦云山水竹石一類也子猷呼竹為君元章拜石為丈和靖縱情山水同一趣也趣在山水竹石不在山水竹石

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逕登車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二隱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劉云此老欣不屑功德也

李卓吾曰淮陽一老不如商山四皓四皓羽翼太子功德無比矣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煙蘿用此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遣卿

來何語子道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子道求報書光曰我不能書口授使者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

與其卧闇室孰若處涸渦與其感眩疾孰若長如風

乎君平嘗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畢敕斷家
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
廉逃名之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宗族皆勸

之出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
相承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
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
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
肱臥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
得見之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

余無人近逐
幸矣

妙言

墻東王君公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
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
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郗尚書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
都盡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
先入太平山隱居以母老還南山若邪初月犯少
微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交遊貴盛先敷著
名時人憂逵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郗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
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與所親書曰近至
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
不果
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
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

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守令至者皆[illegible]謁子光辭以瘖疾未嘗交言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
王無功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遊北山東皐故著書自號東皐子
齊高即位遣王杲之以手敕諭何胤謝朏杲之先

至胤所胤恐朏不出乃下床跪受詔書及杲之從朏所還胤知朏已出乃謂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豈復有宦情乎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庾杲之清貧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梁武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

至到之言

之龜矣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劮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茅山
闞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或

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稽境既豊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子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若遺一介有以相存可謂千載盛美也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張永爲吳興沈鱗士聞郡後有佳山水乃以請往停數月張欲用爲功曹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未敢聞命也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枝葉老梗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擷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

非但畧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真假道學臉皮三寸大，要爲室爲燭露

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張志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所著有玄真子李德裕稱之曰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又爲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而名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司空圖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焦云漏卮名自快

三湯社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王肅初入魏不食酪漿唯渴飲茗汁一飲一斗人因號爲漏卮後與高祖會乃食酪粥高祖怪之肅

言唯茗下中與酪作奴因此又號茗飲爲酪奴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建人亦以鬬茶爲茗戰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著論而推廣之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茶乃請伯熊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

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旣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李卿命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御史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鄗有傾蓋之雅因過揚子驛曰陸君茶天下聞名矣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可命軍士深詣南零取水俄而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至半遽曰止是南零矣使者乃吐實李與賓從皆大駭李因

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覺林院僧志崇收茶爲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而歸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果然

初潭集卷之十六終

初潭集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有問董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

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熈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神況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淸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鄭泉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其同類曰必

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羊稱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凉州刺史子瞻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

知為吏部郎也釋之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䍠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其愛將并州人也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飋飋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哉雀鼠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作蝶巷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摶配食忙者難與注籍供職
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絕

二達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不迫以職事阮嘗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復乘驢去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正直彥國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窺狗竇而大叫彥國驚

曰他人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光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凍濕還令又不在逸解衣而炙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泰山胡毋彥國琅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共齎羊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與孝孫炙羊飲酒爲樂不見護軍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作膾張乃維舟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當往灑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其㲮㲪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

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策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攜持游肆王坦之以書規之安答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

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也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為人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當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襄陽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

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為人有記初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與簡文集共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遺錯

羅友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

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羅友少好學性嗜酒嘗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何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晩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

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說薨於益州

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曰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脩曰爲復可耳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

書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迹逸而心整行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旣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耳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出馬不韻支曰貧

劉云真通知此[illegible]物情者已樂能不[illegible]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

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甚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釋道貞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則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無不

領。按嘗云畫入內閣，爲犬所吠。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神僊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唯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後房伎妾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羣婢，後主喜，以爲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三豪客

焦云雄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

未見得是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以托名，乃日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徑上堂，遂前臨之，因舉聲而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起

人之不如虎者多矣
劉云蘇一虎多傷禽獸仁者不為
今道學不肯矣

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與司空袁逢稱薦之於朝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廬卽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旣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須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融數與武帝牋稱禰衡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馺脚足容態不常鼓聲

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

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旣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再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志曰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劉云大言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

石又何人

徒詣檻車與別胘問何以從我王曰言卿狂逆胘日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

足錄哉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劉璵兄弟少時王愷憎之嘗召與宿欲默加害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徑夜往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宿石便徑入自牽以出同車而去語之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為樂

鍾士季要一時賢儁往詣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呂安至嵇康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

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符堅大喜

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

用卿法

吳郡王悶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悶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眞是其一既往劉便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溫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

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逸少真不奇
常
是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盛進食食畢便退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

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王處中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王大將軍欲下都處分樹植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時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

琴搏渡江曾濟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也俗儒豈知

曰卿語阿黒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脚令上王聞而止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戴淵時時有陸机世世無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劉云改行自新無若周将軍之速之果之堅當是三代以上人物

周處少時兇彊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横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横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初聞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於陵仲子於世何用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至言至言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桓車騎謂王子猷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子荆爲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箭命休源取常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饌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該死了還了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劉毅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來詣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又不與毅常銜之義熈中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北齊崔㦸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魏收云我視沈約如奴

假是好詩

袁翻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俱云既遭衆
究是狂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泉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沈友才辯縱横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黙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絶於人

俱云真豪

羊侃少而瓌瑋膂力絶人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嘗即席應詔賦詩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不絶矣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艒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錦繢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有詔命侃延魏使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酔醒性寛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追還慰喻之加厚

將伶浮意極矣

真用浮

亦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涖方伯乃復低頭人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

草甚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礰聲箭如餓鴟叫

真

亦真

梁公雖浮

旅人

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慕容儁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儁攘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船錢帛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偃臥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張徐州也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剌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

焦云醉醒以酒

案擲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覺裴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待爭劫竟乃斂子納奩中巳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因出敕示客而舉賜鴆反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

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

趣

焦云不受槊鹿狐兔自不致鄉人來

劉云輕薄

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

崔贍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贍俱於別室獨食有御史姓裴者伺贍食往造之贍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携匕箸來與之共食贍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

士於是日與之食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曰昔有嫗行遇虎虎舉足示嫗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時時擲麋鹿狐兔報嫗一日擲一死人村人執嫗爲殺人嫗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抛人來也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飲皆子類也

焦云妙人

焦云真率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成但敘譜裔品秩續慊之封還冀其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闋於泥金雙帶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候達

道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東都事略曰滕元發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神宗知其誠蓋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覚之改知揚州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非達也有效顰為達者雖達也不達庾公之求達的屣也曰昔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illegible]無達李方叔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illegible]後殺也耶自分必死故歸而向其母泣惟自[illegible]必死故寧我見之而死不欲後人復見之而[illegible]也是之為真達也遂從而殺之是之為真豪也彼豈有心做效甚人來耶是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惡其效也山公之薦咸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識其真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初潭集卷之十七終

焦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況千載而下尚論古人哉每覽及此爲之三嘆

初潭集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宋世目莊周爲道家儀秦王通爲孔門操莽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淸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淸而易挹按袁閎愼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靈帝時子魚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夏侯霸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旣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

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耳

許子將常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劉云各統其好原無得失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裴使君問管公明以何尚書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王夷甫云閭丘冲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冲最先達兗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幼

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劉亦無奇也視爲第二

妙甚

孫何人斯哉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

與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王長史道江道群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管輅嘗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亦何異王莽時

孫綽嘗鄙山濤爲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知山子

子敬清立殊多人爲謝公與辯豈何哉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尹每稱王長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郗嘉賓問太傅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狐狢噉死屍
死人可治也

是非是賞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噉盡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閒庭晏然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

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叙曰神猶淵鏡言

必珠玉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謝鎭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游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曰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衛虎玠小字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膝容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榮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澤縱目檀溪念崔徐二友肆睇魚梁追二德高風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

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内

外羣書略皆徧覩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宋禕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鎭西鎭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鎭西妖冶故也

謝萬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

人亦見百人亦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illegible]

識眞長識其假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

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瑯琊王祢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淸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

劉子翼峭直常面折僚友之短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業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

此贊□□□之贊毋乃太過

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復隱見王思遠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直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張文成為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鴟梟之内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二知人

意云相知在一朝之費不在馬也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凡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劉峻廣絶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之□也故衛八號王良京為口中雌黃以顯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乎安所託驥乎雖欲知其千里者然一登過乎要是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郭泰太原介休人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可惜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庾徵君少給事縣廷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

言某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修後舉孝廉聞郡中有反者卽夜往奔融賊初反時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

羊公取人亦太窄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異秀敘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退看之不輟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故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褚太傅罷豫章還過武昌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于時旣嘆褚之精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字萬年江夏鄳人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言王言桓公與王言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不作爾肯准爾也故作爾故如此也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必爾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仍據胡牀於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酬對意萬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張靜嘿無聲顏後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酬

叶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予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

復云柱溫求婚藍田便怒似非面壁不便者史氏太文

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

不盜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柳宗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選鄉里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一識

三鄙人

謝無奕麤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褚公孫與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褚公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

劉云酸人

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無計唯
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
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
者悉褫取飴邕後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
舉體流血劉邕穆之子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撇邢魏諸公衆共
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知而

泣諫乃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劉云老憒

劉道碁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碁曰下官初不識
士衡何忽見苦

劉云今世皆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
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
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
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
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見一見謝曰懸
罄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
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
去

劉云謝自反有也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
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不與澄子曰
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
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涓石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爲鬼驚而死

劉云今世認族者正歡嚇兒老李固以此笑世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
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
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四智人

遠心讀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
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
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
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
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雖然右宰穀臣識得人也兩家兩智故必相識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衞其有亂乎倍衞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梁鴻受業太學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鴻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因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歆用得

陶洪丘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

此入用得此人大奸詐也

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司馬徽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徽推與之後得豬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不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之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或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表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焦云德操厚歎必有甚於受者不然耶得此古人

亦是法

有人臨釁求族泊者司馬徽自棄其釁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巳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

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陳留董仲道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不赦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胡人知報最不如諸夏之善也

右軍大半無計王敦大半奪情

鄧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王右軍年少時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

在帳中右軍覺而聞之知無活理乃剔吐汚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覺右軍未起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乃止

文路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令察之何將至潞公爲之動幕客張少愚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人也因迎至漢州置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問其姓妓答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數日抵成都潞公大作樂以宴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聖從爲之霑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遂息

焦曰語有云鑑於人者知吉與吉以上智人皆人鑑也

初潭集卷之十八終

焦云士為知己死死非難知己寔難有知己死亦不死矣卓吾所以深慨集也

初潭集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已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已也

甯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二子皆死諫二子皆迂腐然二子之所以痛百里奚蘧伯玉者至矣所以知百里奚蘧伯玉者深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二人不用于世二子之目不瞑也與其知二人而不用不如用二人而身死也惜才如此何死生之可言乎金雖堅安足斷耶嗚呼世未有貞友而不可以

焦云死而不怨受而不辭非真知己乎

事君者也故求忠臣者尤必之貞友之門

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幷衣糧與角哀入樹中

死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徵烈

合而觀之交可識矣今則雀鼠之不若也可奈何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敢得永夕陶陶雖免俗人怪罵欲免俗人怪罵安得永夕陶陶手陶陶是我受用怪罵是伊何

快活極極快活

妒我今亦有怪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曹操祭故太尉喬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能為此辭乎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

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會亦聰明餘言其罪焦云會以觀服小恨譖康助其立仇刑之東市見誅也蛇蝎也借欲羅織成之者

嵇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故安繫獄而康詣獄以明之也於是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乃錄康閉獄

真可喜

妙

焦云妙哉令卜可千里其間豈無相思可感也

向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亦殞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

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卓吾曰　皆知己御交知己寔難尋何以忘也

二相思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慽慽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卓吾曰　皆相思友朋既已知我矣安得不相忘乎

三哀歿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故也

羊曇少為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琅琊王濬沖為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可傷

經云體似声真晉史好形容

庾亮何充

諸人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子荊臨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顧彥先好琴及喪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得賞

此不因大慟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猶道棄兒存姪渠知有姪天道正有知也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劉云字字哉淚

真堪傷悲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舟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王規以昭明太子與東宮官屬令曰王威明風韻

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李勉作相二十餘年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以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年之內遇筵燕必設虛位陳膳執酹辭色悽愴論者義之

雷宣徽有終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

矣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子贈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
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耳原父
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强人意今復死矣

以上皆哀死者非其痛之是以哀之推是[illegible]之
是非痛之致曰哀亟哭哭何常之有非[illegible]禮
錄[illegible]哀作而致其情也

四推賢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詠云無營

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
友

蘇桓公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
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

東國崇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
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
吾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雖所
歎

世日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
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
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
飂如行松柏之下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譬諸寶
劍則世之干將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
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
交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潁川先輩爲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

長社鍾皓時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
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所
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舉方
正補朗陵侯相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
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
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焉衆
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

可謂善賞

車上太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恥若松喬之在霄漢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袁紹見鄭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天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盛孝章逢一童客貌非常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之儔肹者也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黄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說得着

童子尚能求
侶況老夫我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隨之問其姓名嵇曰少年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以告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至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

郭奕三嘆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

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衛玠頴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見

周曰大蜡殷曰清祀夏曰嘉平總謂之臘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常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後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

亦寄矣

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瞑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劉云[illegible]亦自[illegible]

羊元徵詣謝鯤鯤拂席易衣乃見之康樂見而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是益知名

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斅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而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王僧虔退默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以上皆推賢者惟其相知是以相推豈若宪係附女蘿也彼此互相標榜聲勢相爲依附乎

五規正

葢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强

集云援嫌符

何明于人而
暗于巳
說而不擇

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是

劉云達者之言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杜而語杜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劉寔以為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萃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

是

廌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君其存之

義之與桓溫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以上皆規忠友朋不相知即不相信不可規也不可不以卓老爲戒矣噫彼忠君者豈異是耶

六篤義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

桓虞亦可交季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焦云吾歡友其人乎千百載之上也

子損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巳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文季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

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

焦云哭死生
爲生

日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既不能學又月引聖言以㪅詭異不能視融之四歲便能讓梨後長來便能詭譎稱盛年舉薦稱正乎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于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

術但不許囑不許遠嫌又不許引稱古語用道學之術窮矣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籍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沒孺子往會葬無貲自致賫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亦人所難

祝恬被徵道得溫病過其友人鄴令謝著距不與通因至汲汲令應融奸事諸生欲往詣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況汲令乎諸生事急便往白融融聞之徑詣恬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黙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即相隨入解傳躬爲恬御手自丸藥三四月加劣便制送終之具後病稍減相對悲喜凡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强徒乃別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

錢百三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死惟餘孤孫九歲常未死間曾說有錢三十萬寄孫閻敞及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脂元升哭孔文舉尸魏武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魚參魏略曰脂習京兆人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相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

千古一朋宋主亦勝

夷簡徐晦肝膽相同

佁傲習常責融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崔浩誅後盹㝵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盹㝵

殷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答因載俱歸爲營醫藥又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我於此植之惻然憫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爲奴植之不受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

真真

焦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顧看証視悖元升哭孔文奉潤之殯觀光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噫

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夂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觀光卒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譏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岳忠武生而有力衣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以上皆篤義者義固生于心也張堪有知己之
言文季即以信於心惟至修飾用難而乘言求
辛而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為者之形
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讎
貴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可
行之謂好義是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酬其節
於范氏與中行相知與不相知其心固於異也
故因士為知己者死而況乎以國士遇我也士
之忘身以殉義者其心固如此又曰吾可以義

求不可以威刼可義求是故澹臺子羽棄千金
之璧不可刼以威是故蛟可斬璧終不可強而
求士之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七交難

馬援自南方還以馬一匹遺杜林數月林遣子與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謹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其子曰人當以爲法

矦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

集云與其絶交詐說何如不輕許于前世無王仲回故有朱穆劉孝標絶少到溉極多此交之所以難也始交難則篤義不難矣

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交何為答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朱穆與劉伯宗絶交書及詩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故因此而著絶交論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絶交論譏其舊

交到溉覩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此曹公意也

張彥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歎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毋寧獨立

卓和尚是

快語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謂之語曰三人

三人

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以上皆交難者交若非難必不恨矣以世無真定相知者惟天下無真實相知則雖謂天下無交可也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後而不能不痛恨于當世虞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士之難交不益宜歟

初潭集卷之十九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鎔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蓋妙氣來尘南榮趎既遇老聃璽若慈父厲行避景蹩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焦云孫登黃石公之流也叔夜卷餘用其言則不張子房矣為詩自責不亦晚乎惜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

旗云其悟處
拼不必入日
與一語也

在獄康乃為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飾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入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偏参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夏均父為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沈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養行獨於石門荷蓧豈謂利鐘釜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聚沫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

旗云陶正以
一見督郵不
如屢乞食也

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

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言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

此亦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林豐草固即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徧則不見督郵雖不為高上亦為礙若主雖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其為無礙無所不徧乎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劉云有佛可信便不是佛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脈而後信之

劉云其寵不聞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須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答禪理一日置酒大會語眾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得去者計也

劉云世間法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

道理可厭

嘲得好

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
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以上皆學道之友學道其寔也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
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公沙穆遊太學無咨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
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
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
得住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
成救者多乃得免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
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
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
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
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
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
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
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
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
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
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
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
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
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
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
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
無得保其夷粹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以傾朝廷玄平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長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江鄰幾云胡翼之卤訃至京餞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illegible]而避之間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呼其[illegible]與環坐共醉而歸由是相誠無犯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庾業家富每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愨設粟飯菜葅曰宗愨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後愨為豫州業為長史愨待之加厚

庾杲之嘗候樂頤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解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歩

亦是一時

趣

好道理

真

巧于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撨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巳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劉餗隋唐嘉話曰齊和士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謁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往北至其門立者衆矣盧佳轡而望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畢竟是不慣奔競者

焦云畏人一念的是道學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衆得巢由拜於馬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爲州刺史不爲加禮又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勘文寶師鼎臣故柳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爲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乎及文寶至未與開相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

此道學假滑好可法也可敬也

文寶詢問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鼎事立解

以上皆道學之友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起名也善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欺罔濟用也欺天罔人之術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

三會說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

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敕吏常給焉仲叔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仲叔同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蒜貢亦受而不食

猪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声亦爲所若閔仲叔可謂知味之極矣又曰生蒜與且不食不知有理道者可笑也非必真定講道學未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

張云妙人

劉云沈忽(?)然(?)得失何有於(?)狗人

已則躡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疇覽(?)

以爲座右銘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過隨門猪索偶斷遂失猪所在屠者强認隨溷中猪隨即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筍者隨出行遇見恐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縶屐緩

步而歸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

以上皆會說者謂道學者但要戲說詩[illegible]耳不

管我行得行不得也既行不得則謂之[illegible]言未

可然其如解矣仁何哉吾是以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實難到也若陳邵二先生蓋實學實行實說也又不可不知

張云有意爲之益而見令色也天然本質而如美婦何妨乎駸以令色目之過矣

劉云此色不令

令

四令色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麄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

劉云同吳畀覦

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劉云好色不令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諳林曰

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丁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道氣象爲之不令雖免于今之世矣故曰正顏色斯近信也信之色是爲正色豈道學□知

五少年

雖少年心自求同

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

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爲楚令尹

聰而慧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
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玄德從西堦上但得
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
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
亦宜乎客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
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
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

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
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
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
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
了韙大踧踖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
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
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
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
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
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
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者鼠獄
智乏雜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
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
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
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謝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
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
矣
永安王浚八歲謁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

何頗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强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徧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虚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聽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里子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

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子無以對潘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虚也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劉舌母西師
原本不道

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大日守則有嚴出則有蹕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十四被詔爲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

正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遞起義端而憲酬對閒敏觀者重沓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代爲博士矣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郎易之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答問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

之因改名半千也

玄宗問俶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請問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一籠以獻荊公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

識遽對曰麞邊是鹿鹿邊是麞客大奇之

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天資聰俊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因其始是故講道學者宜識此幾

六標榜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頳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焦云此便是聖賢心事

甚矣史之文勝質也方其揚槌不顧之時目中無鍾久矣其愛惡喜怒為何如者此雖中散亦累而不足以損中散之高胡為爭益之哉

庾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闓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炯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默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狀得佳標出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安期述之父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

育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四人任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名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疑云育長原無志何云失志不反情耳那得情癡

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劉云比、皆然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頋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以上皆標榜以爲賢詆毀以爲極不賢者夫相爲標榜正所以自檀声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絶敢訕好生羽毛惡生瘡疣孰敢違之世人多愚故倣此等坐握重權耳

八易離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文節送之三宿

想祖考未必受賢英好名之金蘭密友安得許多

臨別滂泗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而常羣聚乎

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殊應曰師父想當也不然何以皆涕泗而先生獨爲抒乎

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皆號爲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議賈

以上皆易離之交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是故以利交者利盡則踈以勢交者勢去則[illegible]

初潭集卷之二十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黃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

薄氷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

復膏之君來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膏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

遂見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

之爲卿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給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

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illegible]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

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

大奇子大見

之謁中子辟舍請罪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

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

妙哉言梁王亦具眼矣

好傳士尤好光武

之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

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光武問可傳太子者羣臣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

批云卓吾集兄弟甚誠周公集君臣則以公爲聖傑[illegible]

太子平卽拜佚爲太子太傅

二聖臣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又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痡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

君擧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

至言至言

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齊桓公請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三賢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鄒穆公令食鳬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女之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雖帝強知新鮮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

不戰而屈人兵矣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遂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城自壞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服其義乃請降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子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

體群臣如此敬禮安得不重身

劉云以獸令誰射世俗之好臣知此

麗執香爐護衣故沈佺期直宿詩云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治護萬方時有加減權為慘慽欲數見又恐其勞常壁瞻之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之

宣武桓溫也簡文即文帝太宰司馬晞

劉云可笑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勅令免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也習跛

一足裁堪半丁故戲之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四賢臣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瀞其朝冠振其鹿裘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

妙語

妙

公身體懈惰、詞令不給、則隰朋涖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甯言涖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涖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涖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涖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涖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焦云景公樂二子未必如梁丘據之樂之真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子思不腐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時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到猶貪與少日周旋

王胡之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輙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武皇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羇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宰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

人以爲淚我以爲趣

世
諸葛靚入晉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武帝欲見之乃請諸葛妃呼靚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厠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

曰觀紹靚二人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言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

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也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入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明主皆賢臣上有賢君而後下有賢臣唯賢知賢世亦衆是遇也然所謂賢即事邪將離而見識力量足稱耳若必皆如齊桓仲父要可以耶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終

鄭鄭見昭帝聰明異常

焦云帝能燭奸于千里外光不能照察于闈帷中何哉帝益任光光之殺益甚不學無術信哉言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敝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敝甚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矢

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

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隷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簒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斯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往矣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

亦好

既有此母定生此子

馬良易馬豪雖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無脫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𡰥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弱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既出市玄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如言宥之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

禪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衆散不知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符堅爲慕容沖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跼蹰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韁堅擧韁得登岸西走盧江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

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擧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驄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惟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卽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隷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爲司隷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隷再入公馬雖瘦行

極是極是極
雖極矯

步工

陰與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輿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寛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華嶠譜叙曰歆爲下邽令値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

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名則不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大率難以唯憑吾此國家将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

周舉不負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此節槩之臣也何可得

司隷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

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門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

太真之可

中善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旟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

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言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荅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傳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郞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

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郞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郞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郞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郞者臣詔出不爲郞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向栩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梧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賁往問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謂邪至齊王即位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

作中書郎死不當爲一名士邪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
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
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
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
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行
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

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
話曰徐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
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
是再三終不挫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
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
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
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

媚暴語于朝
唐侍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
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
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
之
徐俯字師川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
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
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獬廌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

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
奇爲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四清臣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
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
不難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

難衣食者。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麄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來從以桓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宦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黄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謝牋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

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莅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豎議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

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旣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昔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焦云武帝乘情徽坐覦破非古之紘也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閔之卽敕免罪

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巳誦四十四萬言又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刘云利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

劉云傲言刺心衡赦而融不免矣

陽㨖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䟽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聞乃收楨減死配輸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諭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

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妙語無人合得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illegible]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劉云李喜[illegible]方不無[illegible]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

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録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

假其名秀咲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詣司馬文王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

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嘆服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咲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淸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勑疏取語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彼瞌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

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諧傳得好劉亦不受許刺卻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藉在渾許圖識中矣余因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令度新許公用巢由舊許也

袁宏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張天錫爲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咲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咲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

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

刻云此與兒鄉補一律

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荅無味因代劉荅蓋轉語云坐則談清言行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

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李生代謝荅一轉語云參軍快了出則為遠志處則為小草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周武與蕭巋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埤罵朕者也巋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巋曰當爲梁王盡歡巋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乎

刘云一字一
珠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僑之僑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僑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僑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曾論事移時吏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餧驢不嗤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魏愷積年沉廢遷楊愔於道徵自陳愔曰發詔授

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躍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
四嶽愔忻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乃仰
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
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淸風對朗月登山傚水肆
意酣暢也
蘇瓊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
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

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
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飮灰洗胃帝善其
言乃釋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
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劒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
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
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
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

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
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
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彪彪不受酒
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一坐悅服李彪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
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君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
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
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
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
職

疑是第一矣

知人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嘗爲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致仕居東都桂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

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爲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頒還國王贐以兼

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終

不得不殺焦云操別有深意非爲形陋而已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

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奇見了

焦云能使役公伯以此術也從以其君伯亦以此術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産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二能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嶔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華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殽以享之華

焦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揚祖德之事魏武是也盛年見遠矣

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
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
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欽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
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華子
黄金百觔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華子爲相

此章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廷推乎而
同會子廷遊之途不幸而同風雪于欽巖之間
讀日過時無所食飲武不祭饑之與寒遜所以
死章子蓋幸而得不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

見楚王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
遂以爲相錫以千金其身之未殁必其爲何如
也而況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因謂章子之賢
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頃奏琴之間而没者以慰
生者以榮成巳成物道在茲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
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
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
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巳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
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

歸

一語一標可是國家大器多入也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郎紿
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
顧召令史奉璧蒼既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
藺相如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劾范
知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

此人用得

之范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
下獄范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
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融
繫得出因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
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
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
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

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
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
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
去慈既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鬲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
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
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
封印如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

阮籍本高道曠達之士也而晉帝以爲王慎何殺所謂不合諮慎也非与俗士道矣

臧否人物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
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
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
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
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
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禹子也兗州刺史王昶
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

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小庾臨終自表其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
乃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不能克
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恢請爲
從軍司馬相王不許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
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
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

謝因贖遠拒亦惜才又曰運者皆言曉返解兵痴人不道清談你如

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彦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數十歩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温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覩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羹錢十餘萬其子歸

刘云真能

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羹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杜黄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長者非餘臣不能能臣非其君不亨設吾（?）智能之臣可貴也何也真才實學足以集事（?）不可以虛名勝也當如（?）彼

道自以為性高學以欺世者皆自（?）也噫下矣何也彼既無一技而專一媚嫉人之能敢辛免乎故謂之詐雖矣況有位與

焦云桀君本無惻隱亦不責龍逢矣龍亦少妙用者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

痴語也

妙妙可法

妙甚

氷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
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
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
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索蠍一斗置浴
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
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四諍臣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

先言歸者死顔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
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
將謀不納之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
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
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
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妙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
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
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
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
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

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
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
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
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
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
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
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
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晩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黙然赦之

妙

能人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先主乃大笑而止

諸葛瑾與權談説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惠帝爲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瓘嘗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瓘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

真諫臣

聖君

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髮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真諫臣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决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贓官死且不怕况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决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集之贓污也誰曰士人寔同徒隸但論有贓否耳徒隸之入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酧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焦云此吾以龍逢比干爲癡余謂單讀葉皆痴也不知余之癡是真吾之痴否

此過不惡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逐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含之鷄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眡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

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是撫掌大笑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刘云真六謎

雍州刺史劉鰛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鰛狀問曰此何人鰛曰正是我

令狐綯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温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以上皆痴臣夫暴虐之君濫刑以逞誅只爲能入也蚤知其不可諫卽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遂諫諫而至死癡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士爲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爲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君故諫之爲暴集所用諫而故激以強諫此非以其君以爲要名之資以爲吾他日後南之捷徑者君而人者設遇龍逄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當今之世也下不如其上臣不如其君奴之才寔不逮其主胡然不自揣量而躁竿日欲之也

六昏君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晉武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妃

焦云史贊衛以賈臧張曰趙殘忠于乱世自古為難砚衛瓘張華而知司馬德操之拙矣

令外人代太子，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太子得對，帝大說，以示衛瓘，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以此怨瓘。

七哲臣

司馬德操知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德操輒言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與決，而一一言佳，豈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燉煌人，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璞已自知其禍矣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是人事多為所搆，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忱為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氐賊即苻堅

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知人

温嶠庾亮陶侃

又虎視淮陰矣。於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

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

知人

焦云德祖真愚

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言。馳使問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楊修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常過曹娥碑

焦云大恩大恩

下見碑背上題作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楊修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記所知修曰黄絹色絲也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楊見卽令壞之曰門中活闊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内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幷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决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早那裡去如天道何

陸平原名机

焦云孫秀徼賈后帝扶倫廢賈后朝後卒斬于趙泉之手好同惡以自斃哉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爲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

遲了遲了矣怯庾也

此子曾讀楞嚴經來然見頭在鏡中也

豐收玄送廷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及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己頭、俄而難及、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指不枉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可逃者則雖欲不愚安可得也講道學者未可槩以明

於韓口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終

刘云容滕之外皆贊矣此亦端人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　縱君

炎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旦食䱇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

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𦒎鴻錦閣上焼荃蘼香屑焼累許其氣三月不絕

梁孝王好營宮室作曜華之宮築菟園園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洲鳧渚其宮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大如車蓋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煑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裸遊館釆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牕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牕

唐玄宗置麯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

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二　侈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捨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為鯖故世稱五侯鯖

是何言與

刘云放恣逼尔假手孫秀晚矣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石崇）身斂服俟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糲、虞獻糲及維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

一方而已。。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舊云晉史贊曰逞欲牛心、紓情馬埒、惜武子也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埒、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舊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縈金為鳳凰釵、有所召

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艶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

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糅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

焦云我亦恨我之不見琛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

金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火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

焦云此等奢華可助寒酸一餅、

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敘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塵世人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滿坐、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絶、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劉云宋季雅其慮深矣、宅竟誰能買鄰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千萬買鄰更不須百萬買宅

李德裕在中書、不飮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

黄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去其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而設紫綃帳於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凉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韋陟中廚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出語曰人

欲不飯筋骨舒餔餘須入郇公廚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金陵諸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有七妙薤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三貌臣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

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

梁武帝常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云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閒遠舉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

行粲即下席從容而出

此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強弱之分耳強而暴弱而縱豈定在民上也然此等皆有過人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貌臣而事縱君真可謂咸有一德矣豈不好哉雖然縱君日夜營營唯貌恭以取容又豈貌臣之所屑耶故稱貌臣貌臣無人氣矣

四諂主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

如何至今亡知

劉云設紹不能脫操將竟爲好人矣

子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

操自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袁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

魏武袁紹少時共爲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五奸臣

好不濟王緒非東亭能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逐之

表悅有口才能短長說始作謝玄參軍後丁艱服

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止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

好不濟王懋非超宗能也

亦是適之不濟

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白鱃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不孝坐廢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爲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

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忠而薄適之

盧杞忌張鎰時朱泚戍鳳翔當代杞告上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譎莫譎于魏武奸莫奸于司馬宣王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共所心腹之人

不吝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領下之珠不必遺其睡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即反嚙於司馬司馬之齧曹也亦可謂無遺留矣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噉食于犬羊之群青衣行酒徒跣執蓋身為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虜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裂令人反欲慘而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論之無益奸之受禍也故作論奸

論以舜鑒馬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

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財欲難足必呈託詞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賀司空名循其父即邵也

詔，元皇慚愧，三日不出。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語也不慚詔，是召卒方中止乎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羣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

刘云：既忠人辭，署又何心

七　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鬭甚苦，乃得上屋上，久

庾亮可殺
按庾亮不從王導之言而
微積妙也

許而死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旣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
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
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
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
朝而去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
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

以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
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頃
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
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旣定其夜同宿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
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
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
也

太宰司馬晞

一強一弱忠
孝何干桓公
再翻丞以見
妙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屈起
坐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宣武旣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
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
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
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
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
父子遠徙新安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旣爲忠臣不

得爲孝子如何初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
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
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
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王珣郗超並爲溫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
軍超多鬚珣短小故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
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
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

梁王安在哉

李溫陵曰、臣之強、強於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爲舐痔之臣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噉矣、死即死、而噉即噉可也、且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爲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

誠然誠然

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勳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答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刁協爲腹心、而欲滅王氏何耶、晉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既幸無

老曾得此當于九京之下且跡其敝

爲尽弓藏何止王謝可勝嘆哉

且絕識也是快論

事而道子之讒逆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於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泝海之柴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好絕了

千古所罵爲奸逆者皆英略蓋世之雄也就道通達辭克有終至于心受罵而奏可自白非臣負君ゞ負臣耳讀此應知積恨一消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終

集云伯樂一顧薊北群空師匠運斤輪國是弃才吾于鈴曹独見一觴混好功育好門下根尤好六守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斂衽下執

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曛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太丘爲西門亭長太丘少

鍾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當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

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遥見种暠遂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遂舉孝廉

小黄門高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登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盧毓爲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有名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王祥以後母故隱遯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檄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晉諸公贊曰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叅同選舉充啟用亮濤以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允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咸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大傅遂委仗之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

慕誠東南之[illegible]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illegible]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illegible]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王中郎年少時江虨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為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

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清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家居臨海住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

李崧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

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崧官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獨行帝遺人語陸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不堪卽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

嗚呼若韓滉當無遺才矣
此是他長

浩然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浩然曰僕已飲矣曾可柰何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

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吾言吾言天下未有王才能而無過者然公爲將帥薦人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拘了好名何耶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夢得爲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終

寔云寬嚴緊簡各有所長汲水守獨以高所得之倚乎有治人無治法

詞云以峻法行寬仁所謂水易入而火难犯也高則中商可鉴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

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

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

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

妙絶古今

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

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罏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亦才可用也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
令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
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
行此術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
遮道自言官寺自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
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敎告吏
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
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

大有幹局人

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
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
事敎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
斫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之以他事召
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
拔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
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

目禁晨夜發起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
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
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
以實乃令就席受敎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
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
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
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
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

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職公廉與野王相代爲太守民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
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
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
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
震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

身瘖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

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為相乎。

太守即將也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刺史即將也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丸投河中，賊遂潰。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穢汙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啟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

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無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家麥以進母文舉特加賞焉文教高密令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受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即餽豆三斛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故時

人目為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多修為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水香一片隱之

見之卽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姑臧稱冨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爲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

官屬之禮禮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

刘云圣人亦只在分寸

寬大之餘必有苛察濟而之後周宜有過也

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

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乎談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丁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其見憚如此鄧爲之諱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栗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

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爲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

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

妙妙至妙

則云居官者三復此言

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遠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崔鄩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世有以左手執匕而以右手執筆者當如之何

太守即將也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肱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李叔堅家有犬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舉子求哀曰若不垂祐明當為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甌石為灰公悟敕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

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積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後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敢以鴆都之事仰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

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秋祿

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

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其衣告訴於前汲仲命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遶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寧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籮木桶沿市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給其直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蠟紅桌三百事内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齊景公渡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傳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辱之也令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縑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

曾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膽

氣頗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密為肅陳三策

吳遺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棓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

[illegible]

桓温雄氣周設具眼

無才畧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摧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幗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冀獲曹咎之利於是師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仗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士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于萬而屈於王人大畧深長皆此類也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潯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衆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庾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

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皆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鎚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囘颿撾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

復云：宇文忻、柴相兵法明，識多方誤之之術。

不作負恩生。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

劉云：霍光不學趙普論語，敬兒好學未晚也。

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熲爲元帥伐陳，熲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爲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爲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敬兒始不識書，爲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

刘云此人甚奇

負之、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後周韓杲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

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隔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乃解去、

焦云孫子用間有五反間最難

紹興中、統制酈瓊縛節制呂祉歸劉豫、魏公方宴、報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虜得書果疑、分頴瓊衆、因苦之、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葵時年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士遂定、人服其機警、

張忠獻名浚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及發視、乃明受僞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

發庫錢、示行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賚時可矣、於是人情畧定、乃央大計、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

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朱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淡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

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之又公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價增數倍夫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憎可不慎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
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爲長、
路巖佐崔鉉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
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
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曰、路十今已入
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
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
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時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楊愔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
有退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
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illegible]云崇大奸
說大貪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
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
姚崇張說同爲宰相、不相能、崇病、誡其子曰、張丞
相爲人奢侈、好服玩、吾没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寶
帶重器於前、張若顧、即録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
既獲其文、登時録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
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
引視鐫石、告以聞上、可也、崇没、張來、吊如之、崇家
悉如崇誡、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却後

數日、果遣取本、以文未周密爲辭、姚氏子引視石
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張嘆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
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
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
出、即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搆也、有
教授生通其侍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覩色不
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
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即以侍兒與生、生一

眺跡去旬月餘忽來言某感公之德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說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罷

令狐綯以舊事訪温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暇冀一覽古綯怒奏庭

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身

令狐綯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

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仕宦情熱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

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孫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雖、是、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丞相非高言是着數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

說着了

滅、山陵夷毀之酷、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

王導知人

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第一美政只少人解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輔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刘云王公之技專在方言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

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咲四坐並懽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安石知音殺羡可人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

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遺愛何凡道正爲江左立根基耳

丞相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

言此是其奇異

東山方言折狀

妬極

棋局曰何乃淵劉訖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卽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焦云一練易一金朝廷安用小度支好消何及此

房玄齡校讐秘書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王荊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

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欲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郗太尉晚節好談旣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

劉云帝與王公契同及此此而不言誰當言者

王導字茂弘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鎭故命駕詣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嗔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

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郤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爲琅琊王

劉云真宰相才廢太子不誅不恨江充矣

孔覬醉日實多及醒判决未嘗有壅衆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醉醒

斛律光聞琅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儀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而謂之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爲之請

真可賞

于帝曰琅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廕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未得食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寇萊公鎭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

熊云始用青苗法千歲全立斬自古所民無如宋者割肉飼虎故

在中書冠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眞宗不豫李廸與宰執祈禳宿內殿時人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金盂貯熟水廸問是王所需乃搵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王見水大驚疑有毒即上馬去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壅莫售京尹曹泳白檜檜即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見錢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貨見錢頓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終

劉云徐勉之名与犬並存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高僕射頴每卧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輙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嘗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

俗云仕途原是畏途不得不慎ゝ而無乱君子戒之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愼相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叅秘畫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屛障中置灰爐七著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卽平之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

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贄唯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咲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呂僧珍旣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屛氣鞠躬果實未嘗擧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咲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逆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滂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

相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初潭集卷之三十　終

跋

蓋世說撰自臨川王而元美兄弟獨珍秘之以為枕中鴻寶已而梓之以公於世無論學士大夫長語青衿爭相賞玩而稍知風雅藝林之一班者莫不戶搆而家習焉一時紙價為增十倍嗣是而有焦氏類林何氏語林出而竊與世說相頡頏夫世說起自漢末以至魏晉二林始自羲軒以迄勝國然不較臨川

為僭也然漢以前之人猶多質寔而言亦少文致晉以後之人率多嬌跨而亦鮮風流故覽世說而覽二林差亦足強人意有如先世說而後閱二林短在不全寡韻長者不無寡添讀者所覺嚼蠟卓吾先生以為類林世說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半神若一怨恭必其然也茲卓吾先生以類林合世說而成初潭集不獨僭而且廣亦淺以其慧鋒玄鍔托

為風流調咲之評令觀者神暢而心躍真所謂合之則雙美矣詞約而畫言微而滅今又蓋以兩名家之品概視風昔尤為偉觀誠千古不刊之物也倘不得善本傳之大都通邑藏之名山不幾大負李先生以游戲三昧之旨提醒一世之微意乎哉諸從子劑爭當設索跋於余余曰此真善本也此真有功於李氏者也

西吳後學閔杲謹跋

初潭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此乃所集說部分類凡五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曰朋友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皆雜采古人事蹟加以評語其名曰初潭者言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書故以爲名大抵主儒釋合一之說狂誕謬戾雖粗識字義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書當時人心風俗之敗壞亦大槩可睹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二十卷

〔明〕楊慎撰　李贄輯並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升庵集二十卷》提要

卷一

賦一篇

鳳賦

露布一篇

戲作破蚊陣露布

序十八篇

古文參同契序

山海經後序

水經序

檀弓叢訓序

六書索隱序

選詩拾遺序

書品序

丹鉛別錄序

滇候記序

大理府志序

劍州志序

卷二

卷三

疆場
九國
明月
揖瞚朶躧
儀禮逸經以下禮
倏狼氏
周禮素問
三農
屋誅
質劑

夜覺
旦明
姑息
五祀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
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鴻鴈四候
伐蛟取鼉
姦色

浮筠
須臾
玉者猶玉
跬步
樂論以下樂
五音
變聲
淫聲
鼓刀中音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散
師開師曠
京沈衍律
鉦鐃
空侯
擊缶
清溪五曲
段善本琵琶

卷九

文類

卷十六

卷十七

鳥獸

伊蘭花
海紅花
欵冬花
竹賦
龍鍾
甘菊
桂花
桂子
荔枝

范堅石榴賦
橘柚蒲桃橄欖
檳郎樹
長卿簡子
甘棠
桐木
共枕樹

卷十九

雜類

漏點
擲卦以錢
三澣
嫁殤
丹的
勾欄
火禁
寒食人禁
春宵秘戲

韮榜
女史
彤騶
服妖
輕容
纈衣
綢繆襪禂
閙掃
隱囊

虎門
屠蘇
東西北第
亭堠
麗譙
封堠之始
申明亭
央瀆
水龍

綠鶍蔥鶯
鳳艒
編册
車子釣
魚栫
萬尺筴
渾脫舞
胡㗊
珠聲玉價

光明砂
九曲珠
不灰木火浣布
木難
古錢
幽蔌宜果
酒帘

卷二十

雜類

翰林撰致語
俗儒泥古
張九成格言
諸葛恪語
心如秤
郵亭書壁
貧樂
梓碧山人
正士貞女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目錄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一

賦一篇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扆閣降觀於桑阿有鳥來巢翕音交和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爲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此鳥以爲羽族先其爲狀也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咮鶴植而鸝化首若韄青戴仁也嬰若白至抱義也斧若赤丹負

禮也胸若石墨蘊智也足下赩黃履信也厥像有六厥苞有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像地日像在目月像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兌鉤音激揚腹文戶天爲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爲實琅玕之腴是曰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琦玗子栖必朝陽高岡之桐啄必紫脫蒼筤之粒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干自舞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節足足喈喈邕邕其音英英萋萋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鬱昌翔玄圃過崑崙軼底柱風穴暮宿弱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靈翥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而翽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

鳳翩翻帝竹而不驚宿留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琅霜吞嵊山之紫露馴于宮隣爲帝司晨扆于軫車以節路驅爰率其屬朝嘲夜咏露翥風翔千百爲羣朝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鷙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角鷙獸忘其距而可御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于洞庭之野有猋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于是風后從而賡之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力牧載而和之曰赦爾瞽師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

無怠無凶帝曰昭乎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
而賛于帝曰臣聞縹青者曰鸞黔黃者曰鷯鐃紫者
曰鷟多白者曰鵠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鴆雀東有
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鷞鸘飛光而睒天綬雞曳
彩而駢羅竊鳳形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
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
是曰羽蟲之孽德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
似德極下衰則得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
聞誣天而矯神必宋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貺

咎徵天無口孰分其然否神無彖孰折其眞僞誠乎
幾何矯枉寔多鳳之瑞世僅見孽世則那帝曰遠乎
哉綠圖之見也遂乃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律寫鳳
之音素女調三舌之簧炙笙象鳳之翼史皇作斧扆
繪鳳之羽胡曹黹衣裳畫鳳之文又采飛龍氏之篆
陳帝鴻氏之硯書之右書曰巾几銘圖之左圖爲帝
命驗

露布一篇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於
乙夜妆鶼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蜎化
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鴦久貽害於羊羅鼠夾
如虎如豹曾煽虐於鼊社淮津血骨三千睫巢億萬
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
胄系孑孑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擅據閤閤要地
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
越女嚬蛾撩亂錦䆫似柳張郎挫精儽直靈殿投閒
抵隙乘瘠幸昏嗟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

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
嘗藥之經恐漏罪浮鼉蟈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
金神不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
貫魚手戡閎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
灰釘須臾喰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
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
宮叶熊羆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忭曷勝捷
書夜奏淸晝同馳閫敢後

序十六篇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

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予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予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伯陽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

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州九州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州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州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贋作詭譔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篇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爲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啟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偏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予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平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

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予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爲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

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於山海經之牴牾
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頗不足爲禹貢之
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
鮮爾予近得之惜其紙敝墨朦乃重爲校輯止存欽
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厥其枝蔓太繁頗無
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洗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
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
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
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

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而賤本始是末
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
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檀弓叢訓序

楊愼曰醫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
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
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斠諸明高亦德又羣
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
能犁然有當于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
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
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
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頴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
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
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騤謝枋
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澔乎曷其沒矣
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
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蔡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
筌恧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藏累味集珍何遽

不若咸陽之懸金淮南之鴻寶哉

○○六書索隱序

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
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
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
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
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
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
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籒文一百

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
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
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
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
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
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
竹尚少為筭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
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
夾古詿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

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
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
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能朋來趙古則窺班得髣
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
樹之蚍蜉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
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
朱之涶鬼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宗以形聲
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
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墻哉愼為此感欲以古

文籀書為祖許氏說文為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
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
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為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
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于諸家
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
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詁經正史訂子滙集
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即道也
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
長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

為楊子雲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蟲
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為極致而識字為非
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
後為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
而厭下學者聆于斯言其必豕咈而心俞矣夫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
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昈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
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

是以枝殀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予觀漢志藝文隋志經籍跡班班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覩其書每一披臨輙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畧先世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臒矣二集所畧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綴合叢殘積以歳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軼可重悲惜者業巳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諼矣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此者歟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借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

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佘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于人曰作字欲奸即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著穪上世道巳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緜駒之撅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眞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丹鉛別錄序

葛稚川云予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壁洪答曰泳圖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予之抄畧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予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敝帚以

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咲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玆其細也太明大蒙之墅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胛而已曙山川之隔閡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云之臺有相風之帨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懍作荊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予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棘矜歸于珉吅焚枯酌醴班荊坐菉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瞻浸蒼山像靈鷲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裒然有爍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乎無謝於南滇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爲邇封陸終爲黃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里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頞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皐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卯列實則錄存書云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另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恧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温泉郝公按部駐郡繙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崖蔡公二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荊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服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蹟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一咢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與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愼也恩譴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儆壓香界珂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劒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怪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劒以山形名州人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謂卽劒道之谷泝其世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絡關劒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還劒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鎭領縣有八棊布於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在目迨

國朝劒獨遠於宸極最爲蕞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厭其政者往往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咢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劒之士久爲荒解至是有衷然舉者始也予徵其政於閭旣而北征

路貫劒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其所脩劒志繙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甃者又衷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仙之詠競其英爽過其地者覩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志夫白夫請予志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時白夫已遷秩去劒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嘗三物賔興期雲南巡按御史其申令甲嚴法癸茸試窽芮文執業爰飭其故期不徭于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愼選精遴盱局埭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届罔弗共闓滇之校四十有二人鷇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長夏回星淳湡湛聲及初商應律啓霢升陽乃甲子鏁院御史蒳蕭衆曰矢公矢愼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瞋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鏑之夋夋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卌人鋟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首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删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異備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毖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詩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典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淩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䰡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瞍矇誦詩閽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亟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迓穆穆之衡行媲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況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其也願儆榮靈假于諸士子僭書以俟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槼撫庀續食預資用寔文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司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其應聘于邁途貫亟阻山則侵霄豁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閡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孴枝俯蹐弱泥步者鏐橇利屐騎則緘鐵鑿蹄晨與雞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葱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釆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矣逮鎖院則白盛青堊黃簾綠幕輪奐睟觀心神怡曠嘖嘖乎籍籍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逖攺鑒乎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三十篇爲録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甞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産方貢品明晣列而獨怪其詳于物而畧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怪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哉及汜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

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
宋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國之地里
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
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
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
之今何啻皋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人之性禀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
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
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

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
也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於西羌也少連生
于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
巴蜀九齡出於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
愛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黄帝所娶之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知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
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
裳之列箐砦而闤闠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
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
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
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
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

○周受菴詩選序

粤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郎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旻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爲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儁焉

唐則陳子昂海内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苻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響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輊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媢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冉淵喻三嵎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掞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愼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頴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胸有萬卷書宦轍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儌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秉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祖經畧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刪

稿示愼且曰選羼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愼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干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牙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愼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隘矣繄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竢
海内名鉅擁爲大序茲其弁章之先秕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袠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届風清弊絶暇日寓書愼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愼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愼也屏居遐逖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内典有云忍含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愼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況今
皇上誕敷皇極斂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躋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耶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卓吾曰一篇笑話到底又曰當面辱罵不知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臺省諸公力挽若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遽願高臥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頻弁矣既先禮而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强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稷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尨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于邸報士林傳譽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台苻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瀧龍章而無愠然其仕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況今人乎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鐘鼎之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於賢人由是論之公之

茲歸不獨褆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
耆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闋用代驪駒之什
云
歸去來兮羨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
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
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　公言某豈
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況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鵑
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
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敘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曰
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邛
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其
距吐蕃其利鏐鉄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者
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師
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服
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爲咸宜
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
況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
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
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
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見勛勳立致退
遁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
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從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
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凉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輿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最爾
我邑秖稍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岌乎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岌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輶車
之使釆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淸苦可不謂廉乎能扃鎬土宇而揖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爲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上不逮旁近州縣司牧奇者聞之將益勸于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氷蘗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淸素兼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

不狃既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吕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守成都復播淸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李白詩題辭 文不録

卓吾子曰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余謂蜀人則以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

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一

記五篇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斃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刄決水猶恐不及而內賊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矣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也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胥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侯前已有之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

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覩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載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

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兵備姜公去思記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雞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刼以為世箐居則以善刼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輙問曰爾男能蹶張而刼商乎若是者以為恒俗弘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淜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殺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為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為世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為爾之不治何以官為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尼龍伏鎖姚嶲路逋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為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為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獲騰讙呼曰前此我輩下山即執誣指為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刼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涖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若莫佽今官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為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耶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為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灑泣拊心誓曰不復為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為市無異編民

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爵定者夙為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誶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為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鞍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為效矣其

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恥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嘖公弗可留已愧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蜻蛉謠 原載古樂府今附此

蜻蛉美姜公也公未蒞止西郊不聞乎息渋年公在斯矣聆輿誦采民謠綴茲風耳而目之乃知美非溢也

蜻蛉川硪碌野鐵箐窮崖飛鳥不下雕結成羣行白日腥風灑繫我犂牛驅祚馬金雞廟前無行者使君坐紫城枹鼓臥不鳴蒼山平洱水淸守犬無夜驚行商達天明白羽翥靑苗生南山蹋歌北山耕願留使君住只愁使君去畏途前番君不聞高車駟馬亦使君刼商車下殷車輪

○○博南謠 原載長短句中今附此

瀾滄自失姜兵備白日公然刼行李博南行商叢怨歌黃金失手渋滂沱鐵索箐邊山差峩金沙江頭足風波爲客從來辛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

○卓吾子曰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其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何哉故余每每驚訝以爲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猓獞之變矣大槩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爲狂則以爲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予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爲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余生之非不祥也因喜而錄之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牒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入以易大傳所敍十三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偰夾緊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於是乎嘉會比屋
於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
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
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
定哀之間帝綱沈聖法斁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
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
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
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

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
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
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慨
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
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
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
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
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
繼美兄第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焰

益輝學記有楊烱之碑摛辭掞千言之藻鍥石雖泐
方乘具在宋與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
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
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
戌廟廡傾頹妥神無所堂齋坍醭鞠爲園蔬主簿薛
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鱀巡按
吳阜喻公時提學憲使兩泉陳公鎣同聲衆允助以
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翮又汲汲經營不

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木
有古株躍於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
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
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
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
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伊劉孫四君及學彥其等
以愼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雕蟲之辭大
壯斯干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禪垂永禩其工直
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

辰之上竝列姓名于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於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愼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愼按圖經越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嘗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

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
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遠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爲一統而胡俗無識焉
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皐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懼彼自棄乎矧髳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淸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丕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驅焉

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未祔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嵩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稽郡乘師言僉同蕘言攸協乃上於布政使王俊民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處脂膏不自潤澤西湖廣其利鄭水安其鍾考績三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贍族而族待以舉火恕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愊褆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畚祉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於

裕孱氏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在唐宋為剽分元世無聞自

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嚴哉世之巧言强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一於公議蝨於庭蠹於里陽鱎於邢剪公財隸弱産豐屋蔀家華衣光佩市童謝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眞生氣亨社獻侑瞽宗乎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昜來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人紀弗紀昌昭昌戒昌彰昌昜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蓀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殆矣乃駉駉然

厘㒓㒓然藏以世建為命債鐶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為受室余氏余復夭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矜又以衡為命益拮据治絲縨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袠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巳出經畫

内政并井中度雖頻遇荒暵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週
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
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
亦為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耀同
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
事於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
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
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為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
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

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豈其傳乎慎母族內江
既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唶曰是幽
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厚人倫移風俗可傳可
記可詩可頌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冊之風陶嬰之
歌何以加焉乃畧舉大綱以為斯記以附蕭氏世譜
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于
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傳 一篇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
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
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捫心曰吾無頭風何
以老嫗虛拘哉乃啗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
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
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
玨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
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
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易桂襦雉經于後園古梅

樹下姑不知也及旦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
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歡樂今定何如入
室無見也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之
日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
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非哭此惡
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淚每
夕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
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
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

悍姑生以梅爲名死于梅之林氷操霜清梅乎何殊
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
以附露筋碑之尉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
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
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
子池州通判毛其非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
慈谿爲縣又非毛其所產之巨邑名區乎今通判
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沐教化者如此

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未曾讀書而沐聖教
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

卓吾又曰孝烈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
烈矣於孝何與也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
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
而顧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
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終不敢舉每日之
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
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項容易表白
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之外無干
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楊太史
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
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
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白
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
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
見于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士
積夙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

傳具載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
不但孝烈藉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徒
作耶嗟嗟毛通判當日之爲亦只爲貪其賄而人
莫知也貴梅已死而誰爲白也孰知不白於貴池
而卒白於新都乎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
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贓吏
毛其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
有鄉官毛其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其唯無
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認毛其以爲父苟有

孫則必不敢認毛萁以爲祖矣蓋一時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萁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又安知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樊敏碑跋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武

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爲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雕鐫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尊章而付之拙劣之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卓吾子曰鐫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道與技爲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即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況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賤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鐫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鐫書名可也今世鐫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畫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鐫者工則書鐫者姓名碑蓋藉鐫而傳也鐫者或未甚工而所鐫之

字與其文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則鐫石之工亦必鐫名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自然之勢也然元佑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鐫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論四篇

擬過秦論

愼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

䄂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吾孫信𢿒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戍滇中士夫家有傳録之者慎取閲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爲巳作也今録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强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離横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

之策而覘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幷之說用而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强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於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凡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鬬樂之戈巳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賴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巳翔於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月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劒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在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道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子楚以亂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封建論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予得拾其遺而裨之曰封建始於黄帝不得其利巳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

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弒矣昆吾雄覇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蕃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蕃屏烏在乎夾輔烏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

菅烏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

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唖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

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

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百千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于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譏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立賢無方論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郕郜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

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誚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故周公日夜之所思惟以此耳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親舊也蓋主于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唯主于親則親者未必賢且妨賢者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行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則必不用管蔡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矣孟子所爲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亦不能改積習之常者久則難變也況周公乎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鬨然而議是其積習使

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袞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蟬嫣雖貪如狼狠如羊蠢如豕戇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戇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并部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于作亂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然則立賢無方

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魯之郊禘辯論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尊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

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

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

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

知皐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

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隣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益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乎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盖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燄也君子

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因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爲

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乎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説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書二篇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内摧裂曾不得啁噍蹢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在胄胤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

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遄歸及役維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凟公聽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鈇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懐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同伏承手教知爲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爲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巳多而私頌作德哉予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況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愼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

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

古樂府

○○關嶺曲四首 貴州

倦枕愁雞鳴問郎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長途須早行

○其二

北登雞公背南望象鼻屹相逢試相問往來定誰難

○○其三

關索嶺四十三盤高前有安龍菁行人莫辭勞

○○其四

老鴉關仰樹間靈卜西去何當還

○○蒙鳩篇

辭家鄉去親愛遠從軍萬里外日暮曠野霜風凍我有夫行惻營巢寄所蒙鳩語老鴟摘巢抨去之老鴟言此鳥是鳳皇抨之恐不祥但可嚇去之不令在我傍皇止鳳飛羽毛摧頹五里一返顧十里一徘徊山川嵯峨嶔岑隱阿且飲晨露餐朝霞禍無常門福無常家咄嗟呼傷哉謂之何

○青蛉行二首寄內

青蛉絕塞怨離居金鴈橋頭幾歲除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書

燕子伯勞相對瞑牽牛織女別經年珊瑚寶樹生海底明星白石在天邊

○○後緩聲歌

澤藏之山必有陸沈之波物或反其常君將奈之何雌曉難爲雄斧小不勝柯心之憂矣歌且訛復思入淮之爵必有飛海之鯷披枝且害心繁實多隕條吐珠誰不含憂睬能無招心之憂矣歌且謠

○○笠澤弄三解爲潘叅藩父壽

蜀城東望笠澤雲輪囷搖曳青氤氳萬里從龍持獻君將獻君先過里攢鳳笙歌燕喜

五津東下仙舟輕三泖涼波秋水平景丁南極中宵明中宵明玄景煥展國容拜家宴

鷲湖小雪梅照天鑪羨尊豉酒如泉錦袍起舞白華篇白華篇丹桂曲祝千齡綏百祿

○○青海引

長白山前呺黑風枯槹火照甘泉紅五千貂錦血邊

草單于夜帳移湟中華林酒艷長庚醉沈香春濃海
棠睡金馬門如萬里違那知青海城頭事

○田家喜晴謠

玉女投壺玉皇側海童拖霖海天黑風花閃日日笑
雲俗以雲氣班駁謂之風花古詩明月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俗諺以雨乍落乍止日光穿漏謂之天笑雲氣烘爲雀頭色須臾變作樓梯天黃綿襖
出曬破甑諺云曬梯天曬破甑又田叟冬晴見日喜曰天上黃綿襖子出茅簷夜望
黎星沒蘆絮飛殘水生骨諺云黎星沒水生骨

○○扶南曲三首

愁覷綠綺琴絃澀不成音鏡裏春春貌牎前夜夜心
臨邛人去遠離夢遶花陰
遊賞上春時踟躕望所思花嬌初學臉柳茂未成眉
問訊溝頭水微波可致辭
淇上輕盈侶巫陽縹緲仙晚歸因鬬草春困爲秋千
羅帳含雙笑燈昏尚未眠

○○烏栖曲四首

金蓮作杵瓊瑰砧蛟龍艷錦鴛鴦衾并刀未翦燕霜
落何日征衣到沙漠

畫漏迢迢春灩灩草如柔翾花如焰白日紅牎恨轉
多箇儂無計奈春何
汝南鳴雞烏臼鳥強言饒舌催天曉殘粧相送淚闌
干月帳雲屏生曉寒
月華二八星三五丁丁漏水琴琴鼓相思相憶阻河
橋可憐人度可憐宵

○○桂湖曲送胡孝思

君來桂湖上湖水生清風清風如君懷灑然秋期同
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懷悵然何時輟

湖風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別離俱有憶風月重含情
含情重含情攀留桂之樹珍重一枝才留連千里句
明年桂花開君在雨花臺隴禽傳語去江鯉寄書來

○○大堤曲

大堤二三月垂楊千萬把上枝堪藏鴉下根堪繫馬
藏鴉繫馬晚樓邊沈水香焚清酒傳紅霞宛宛歌聲
外漢水團團明鏡前夜飲朝眠歡不足秋去春來芳
草綠只知郎槖盡黃金不道妾顏銷白玉江有方洲
岸有沙牙檣絲纜各天涯釵橫花困驚殘夢不信行

人不憶家、

○冬晴三首

冬晴連月歲欲闌、北屋修影迴南巒、行人喜舞農人歡、貧未杖策各自返、過涉不愁溪水寒、

岸梅春動江不波、玉顏粲粲同鋏柯、橘洲霜晚繁香多、吁嗟二物堪贈遠、如此萬里關山何、

岷山白日多光輝、清江潋霧雪霰稀、魚龍不蟄鴻鴈飛、塞上將軍未解甲、城南思婦夜縫衣、

○阻風曲鏵子磯作三首

峭石驚磯橫浦口、朔風半夜蛟龍吼、一枕波濤萬里心、江水客愁誰淺深、

行人夜唱江南曲、巴歈楚些遙相續、聲聲怨暝復愁更、訴盡離情天未明、

啼猿峽口江流遠、回鴈峯前沙磧晚、水驛梅花開未開、緘情千里寄陽臺、

○休洗紅 憫山東流賊之亂也

休洗紅、紅顏薄命恨難窮、我眉傾國誰家女、十五織腰媒未通、金屋盈盈嬌白日、錦總的的玩春風、戎馬一朝生冀北、黃巾萬騎滿山東、金繒賤棄如泥土、絕色爭擒獻鏑鋒、火燒野田飛墅鴨、雲暎東方生蝃蝀、飄零自分身如葉、憔悴誰甘首似蓬、當時不識門前路、今日能彎馬上弓、婦女何能堅節操、丈夫本自不英雄、

○○古艷曲二首

皎皎復盈盈、傾國更傾城、珊瑚絲結網、看華玉篆名、宮女多相妬、非關君薄情、

攏輦來玉塞、顧影戀金門、翠燭勞光彩、銀屏役夢寃、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宮恩、

○○盤江行 貴州

可憐盤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二三月、綠煙生碧波、行人好經過、

○○七盤勞歌

一盤谿谷低、仰首愁攀躋、蠶崖白雲上、鳥道金天西、

二盤行漸難、谷口野風寒、石磴愁旋馬、行人各解鞍、

三盤雲霧堆、側逕轉迂回、前旌正延佇、駿騎莫相催、

四盤連翠微、峯日隱晴輝、石齒嚙人足、樹枝罥人衣

五盤勢更高俯見棲鳥巢巖巒暫相倚人馬同時勞

六盤窮攀緣直似上青天下瞰已峻絕上望更巍然

七盤險棧平眺望倚分明西征通蜀道北望指秦城

○朝天嶺

落日半山坳掩映栗葉赤行客早知休前溪多虎跡

○將進酒

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君子有酒旨且多我當起舞君當歌歌烏烏舞傞傞歌舞未終良夜過

將進酒杯行遲主人且勿喧君子有所思堯罝中衢

尊文王法酒旗共此融融歡無從抑抑儀令汝年壽等喬松名與金石期

○○○蘆笙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 一解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 二解

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髮皤

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 三解

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四解

五解

五言古詩

○○元謀縣歌

遙望元謀縣塚墓何纍纍借問何人墓官屍與吏骸

山川多瘴癘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

九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嗟爾營營子何爲欻來此

九州幸自寬何爲此遊盤

○書李前渠藩伯公便面

望塵斗以北傾蓋江之陽命駕慰遲暮倚樓訊行藏

下榻沉痾失擁篲端憂忘玉藻敷溫麗金薤披琳瑯

淪詩綴四始逸籀括三蒼荒經詢夏后汲冢懷周王

賡阜旣旦旦聆韡何洋洋維時首朱夏迅晷改青陽

欵言移日稷彥會屬辰良蒲葵聊短詠木桃愧申章

九月三日見新月 時有悼亡之感

纖纖初生月掛我高樓傍常時照歡影今夕流悲光
悲光正徘徊悵望相思臺凉霑露襟溼爽透風闌開
絲蟲繞階緝火螢穿箔來更添漏水咽膏減缸花催
莊休歌不發潘仁心已摧商陵別鵠怨梁樹棲烏哀
未抵此時恨長歎獨難裁

○○恩遣戍滇紀行

商秋凉風發吹我出京華豬衣裹病體紅塵蔽行車
蒻絰當門啼怪我不過家行行日已夕扁舟歛潞汊
揚舲天津口回瞻見牛斗風吹紫荊樹月照青楊柳

逆流泝漕河相顧愼風波荒村聚豺虎夾岸鳴蛟鼉
僕夫困牽挽防吏苦嗔呵徐沛洪流溢滄溟浴白日
聚落雞犬空銜艫羽毛疾暗灘持楫防洄溜揚帆慄
維纜依鸛巢搴蓬邇鮫室乘月下呂梁侵星過白楊
漫岸憬失道孤舟鬱相忘喧厯見疊浪極眺無連岡
陰霞互與沒凍雨倏淋浪濕新戒傳火空囊愁絕糧
信宿萬籟平隣舟動歡聲闈雞共起舞買魚賀兼程
夕泊秦淮岸朝逗維揚城愁聽玉簫曲懶問瓊花名
畏途險已出勝地心猶驚眞州對瓜步分岐當去住

翹思鋏甕雲悵望金陵樹江浮櫂濤瀾陸走淹霜露
移船鸚洲來弭榜龍江隈故人同載酒一醉雨花臺
高臺多古今百慮盈疎襟琴彈別鶴調笛唱飛鴻吟
臨風惜南鶩揆景恨西沉江程始挂席江月照采石
招搖西北明水霧東南碧銅陵夢裏過豬圻望中隔
潯陽見市屋湓浦異潮夕馬口歌獨漉魚山候風宿
西塞漁父磯東陵道士洑估客歎浮萍放臣悲落木
秋驚赤岸楓霜謝黃州菊龜山漢陽縣鵠磯遙可見
披襟倚山閣開圖對離晏鮮飈蘋末來餘霞波外絢

柁底鳴飛湍舷際失江干仙子駐鶴嶠王孫闘鴨闌
雲開君山出壑歸洞庭寬乾鵲噪危檣連連一何迅
試叩巴峽船果得家鄉信時序感孤懷風煙集雙鬢
江陵初解帆倉皇理征袗家人從此別客淚不可緘
騰裝首滇路問愁程楚巖楚水縈沅澧楚岸秀蘭芷
言慕識昭丘遺芳號珠履珠坊青蕪繁昭丘白雲屯
傷心楓樹林回首桃花源天寒行旅少歲晏霜霰煩
界停四十渡羸馬不成步幽篁詎見天容箐才分路
營窟半卉裳人煙盡槃瓠夷蟲嘯落景鬼客當官戍

驅車先發眴投驛遲暝霧淑浦涔陽連龍標夜郎天
遠遊弔屈子長流悲謫仙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潸然
一葉崇安渡千波竹箭急鬼方昔云遐羅甸今初入
陰霾喧凝交瘴嵐昏曉集長亭此驛遙只尺如棘澀
石行蹶昆蹄沙吹煙蒸粒斷腸盤江河銷竟龍從坡
軍堡鳴笳近蠻管荷戟多三辰晦光彩七旬瀝滂沱
罽衣行風舞蘆笙跳月歌可憐異方樂令人玄鬢皤
煙霜窮瑣旅莚若開芳序迎睫平原來還顧殘山去
喜見青松林却辭黃茅嶼滔滔歲已周望望且夷猶

衣塵何暇拂足繭不能休碧雞儷金馬滇海昆池瀉
五尺常頻道萬里唐蒙野隋將仆碑川漢相連管下
我行更向西綿力倦攀躋䃜礫穿危磴蜻蛉控絶谿
點蒼明霽雪抱珥飲晴霓浦塞重關峻蘭津毒草低
枝寒鴝鳥下花煖杜鵑迷溯瑗蜮射渚暾入象耕畦
瑩角髦牛鬬斑文笮馬嘶緬書塗貝葉爨照燧松椽
風景他鄉別天倪吾道拙雲山巳亂心風塵仍結舌
出門各自媢失路爲誰悅桑落豈忘憂尨鱗詎申結
蘢吼雄劒鳴驥歌唾壺鈌蒼蒼七星關幾時却東還

瀰瀰三峽水奚啻隔中沚黃犬代書郵青龍借歸舟
鴈翼翔廖廓猿聲遞阻修何由一縮地暫作錦江遊

○行旅

行旅苦日短勞人知路遙忽忽歲云莫客心中搖搖
曠野饒寒氣四望但寂寥嚴霜下豐草朔風鳴枯條
浮雲起爲蓋堅冰結爲橋白日隱餘照玄陰瘞層霄
鳴轂無停輪嘶馬不解鑣飛鳥夕知還征途何迢迢

○晨發高嶢東丘月渚楊墨池

荒雞嘷西隣海霞射東壁又携孤劒征去作點蒼客

高嶢亦吾廬安寧亦寻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鄉陌
飛展頻登臨披衣數晨夕別離今幾時重到感疇昔
兒童巳長成賓從盡衰白聯榻情綢繆晤語慰衰瘠
此行擬何爲筋力疲疆埸少城雲思紛江陽春夢積
一身四處家浮生百齡迫請爲勞者歌歌罷轉愁劇

○○西征夜

寒重旅衾單默對燈花謝亂山荒壘間獨客孤眠夜
寂寞與誰同尋思似夢中勞勞無止極去去忘西東
故鄉孟冬別有約仲冬返人願天不從長征日以遠

興縣多相知樽酒話心期含悲不能語淚爲生別滋

○○南寘始發京

秋風蕭蕭發駈車出郭東問我今何適寘身向南中

南中萬餘里去去與誰同親交滿京國只尺難相通

且喜脫幽縶未遑悲道窮

○○○江陵別内

同之洞庭波獨上西陵渡孤棹泝寒流天涯歲將暮

此際話離情羈心忽自驚佳期在何許別恨轉難平

○○離思行

飛蓬無根株飄飄隨風起游子辭家鄉流落在萬里

當歌有苦調對酒無欣喜閉門愁緒集出門多荆杞

徬徨安所之斷腸分流水水流何潺湲遠遊幾時還

○○擬青青河畔草

河水清且漣河上多荒草春風二月時千里交河道

交河漢家營荒蕪少人行日暮淒風起黄沙與雲平

雲間有孤鴈附書自鄉縣翩翩欲下來聞弦却驚散

草青鴈北飛草枯鴈南歸鴈飛有歸時征人無還期

○○庭中有奇樹

奇樹生南國孤根來遠方佳名誰不愛植近君子堂

春風一披拂花葉何煒煌上有寄生枝亦得沾恩光

桂枝陵寒山梧桐在高岡草木非自獻信美非所將

○○○送終安人王氏葬恩波阡

石流何湔湔湟潦增其波天陰日易晚曠野悲風多

嚴霜下喬木零雨泫桑柯蕭條我行野傷心悲如何

中道失嘉耦葬此山之阿凛凛歲方晏誰與同歎歌

君看彼鳥雀各自安其窠

七言古詩

○辛卯除夕飮潘郎金斗歌

主人新得黃金斗好客尊前爲孑壽招搖揭柄轉春

星流薤騰波挹仙酒天涯今夕歲云徂痛飮狂歌夜

良久乍可用爾爲鴟夷萬事盡付持杯手君不見商

彝周鼎徒聞名見之不識人不取

○○○南枝曲

會川五里坡玀玀哨邊有古梅一株婆娑蔭

映形如曲蓋封蘚斑駁文如篆籀蓋數百年

物也孑平生所見梅樹此爲冠絕惜乎生於

窮山絶域、而不得高人韻士之賞也、玩歎之
餘、作此曲焉、
我渡煙江來瘴國、毒草嵐蒸愁箐黑、忽見新梅綮路
傍、幽秀古艶空林色、絶世獨立誰相憐、解鞍藉草坐
梅邊、芬蘊香韻風能遞、綽約仙姿月與傳、根地錦苔
逆蟻縱、樹杪黃昏搖鳥夢、飄英點綴似留人、顧影徘
徊若相送、焦桐椽竹亦何心、中郎一見兩知音、誰謂
南枝無北道、願譜金徽播玉琴、
李卓吾曰、余見吳氏移置古梅一株于山中讀書

房、得地矣、而枝條橫蔓、惡其礙墻撐瓦、時時砍削、
幾於無梅、又見曾氏移置古梅一株於庭之東、亦
得地矣、而築土墻以隔之、剪多株以瘦之、其初蓋
古幹盤結、有甚於楊太史所稱者、故余每見輒恨
偶讀此、遂效嚬
○會川五里坡、古梅正婆娑、根連貴陽竹、影落盤江
河、封蘚任斑駁、寧期太史過、太史而今休怨歎、我
愁正愁俗人看、假饒置我大都中、究哉剪伐仍逢
炭、君不聞曾與吳殷勤亦各移置梅一株、上條棲

雞、下聚淵、視我今者又何如、君今傾蓋來相結、曾
似山房坐磨滅、更聞月下吹南枝、東庭玉女恨難歇、
五言律詩
○○層臺驛
陡坡千百磴、破店兩三家、濕竈薪無稻、磽田飯有沙、
瘦兵宵泣血、猛虎晝磨牙、行路難如此、羈愁一倍加、
○箐口關
箐口關何險、山頭路更賒、凌兢磨旋蟻、屈曲陣蟠蛇、
官舍惟孤舍、人家無一家、客心何處切、夕照閃歸鴉、

○○寒夕 七十行戍稿
東西垂老別、前後苦寒行、旅鬢年年禿、羈䰟夜夜驚、
春鉏胸內貯、石闕口中生、讀書有今日、曷不早躬耕、
○畢節簡蔡廂二廣文
鶉衣裹凍身、荒館夜難晨、冷榻誰相伴、寒爐獨可親、
塗窮千慮失、天遠四愁新、夢裏兒童戲、醒來倍愴神、
○○臘八日與墨池野酌遲丘月渚
傲步謫仙橋、嚴寒酒易消、雲容將變朔、風信已鳴條、
只爲朋從好、渾忘旅寓遙、淸吟遲月渚、剪燭永今宵、

○○烏撒喜晴

易見黃河清難逢烏撒晴陰霾既已豁險道況復平蜀日杳千里滇雲惟十程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

○北橋離席留別趙州諸子

漂泊猶戎旅羈棲且歲年又傷南浦別重醉北橋邊煙樹環江嶽風花簇野筵鄉心那可問愁思繞離絃

答馬敬臣二首

北闕承恩譴南荒作旅人可堪同瘴癘猶自隔音塵鶴嶺霏煙外螳川積水濱三年不相見兩地各傷神

空宇澄新霽牀方報早秋涼風天末樹明月海邊樓塞草封歸望湘蘭與別愁來章三復罷對酒不能訓

○次張大理文桑別後見寄韻

垂老雲南戍逢君海上州桂招非小隱萍泛是同流江漢詢幽側關山慰阻修欲酬平子贈空有昨牢愁

竹戶

竹戶少塵埃濃陰鬱不開靜聞清露墜涼送好風來鳥下彈瓊粉蟲行篆紫苔無人共欣賞坐歎獨悠哉

○○折楊柳

白雪新年盡東風昨夜驚芳菲隨處滿楊柳最多情染作春衣色吹爲玉笛聲如何千里別只贈一枝行

○雨

蟬咽枝頭露鳩搏樹杪風颸颸涼意足葉葉雨聲雄案對燈花喜宵分篝色融不知何水部吟斷滴階中

青橋驛

鐵壁千秋雪冰崖萬壑雷人家比星散鳥道入雲回旅宿山河隔鄉心日夜催客行春又夏不見捷書來

○○渡黑龍江時連雨水漲竟日乃濟

飛鵲朝暾霽停驂午漏分客心隨水急人語隔江聞雨過添清氣風生受縠紋中流歸棹穩跂望有來羣

○○候朝簡王舜卿

文華接武英鳳吹應雞鳴月晃牙牌字風傳玉珮聲天香飄左掖宮漏隔西清不是班行迥焉知夙夜情

○○重過華清宮

繡嶺仙人闕華清玉女湯山川猶氣象臺殿久荒涼煖水生煙霧寒松受雪霜碑文無歲月螭首臥牛羊

○○舟曉

輾心厭漏遲未曉命舟師樹過如人立帆開覺岸移
天核星落織霞銷月舒絲漸喜漁村近炊煙出竹籬
○○十二月朔旦南郊扈從省牲
天仗雲門外宵衣曉漏前蒼龍旂影動朱鷺鼓聲傳
星爛廿泉燭霜清泰畤煙南郊新警蹕重覩孝皇年
○夜泊
夜泊中流下扁舟對萬峯一星高岸火幾杵上方鐘
水落灘聲急雲低雨意濃何人吹鐵笛潭下惱魚龍
秋日枕疾四首

陋巷本寂寞病來人更稀氣候倏忽變陰晴頃刻非
量移寒燠損調停單夾衣餘生付泡影焉知衡氣機
其二
風前黃葉樹雨後紫苔墻肺病知秋早身閒覺日長
杵聲頻擣藥煙縷漸消香遮眼聊舒卷雕蟲久已忘
其三
病叟茅亭臥頑童竹杖隨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
夢境虛傳蝶支床底用龜古方渾不效無乃僞軒岐
其四

殘燈光翳壁斜月影穿帷衰鬢難禁日幽憂不寐時
棘籬嘷夜犬茅棟笑寒鴟展轉那堪說呻吟強作詩
○○春月臥病至夏首
愁心冷不春病眼夜難晨蝴蝶成虛夢芭蕉喻幻身
枕乾垂老淚門絕問奇人惟藥添無量呻吟似飲醇
○○新秋悼亡
清商不堪聽白露自生愁孤枕寒先入空堦雨未休
夢寃回永夜悲怨集新秋奇樹中庭色傷心不再遊
七言律詩

廣心樓夜宿病中作 七十行 戊稿
落弁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病命逡巡藤蘿深箐猿猱
穴瘴癘窮山虎豹隣枯木幾時霑雨露藏盆何地見
星辰元夫幸遇睽孤日寂寞寒灰也望春
五言絕句
○○陽橋彎
澗壑浮白雲俯瞰低於馬雲開見青松又在澗壑下
○○西路雜述二首
虎穴猶能入猿梯亦可臨把關苗子面開店主人心

其二

啃名一碗水坡號半邊山疲人倚石磴渴馬飲氷澌

四月五日夜與叙菴末菴樂菴得菴話別集句

鼎鼎百年內一別一囘老欲知萬里情坐對青燈曉

○嘉州登舟

馬上風塵倦登舟似到家雨晴凉意足含笑對江花

○渝江登陸

來往舟如屋相隨一月期登途不忍去翻似別家狶

○普暬基曉發

霜華重於雪星光明似月喔喔荒雞鳴蕭蕭征馬發

○自安寧之高嶢李葵之丞馬相迎

遙岑昨夜別獨樹今朝迎高嶢連榻處清話到三更

月夕獨酌

夜沽東橋酒醉聽僰童歌羈人不作樂其如鄉思何

鐵鸚武歌［蜀中名鴛鸘雲南號鐵鸚武即伯勞也］

可憐鐵鸚武常鳴五更前愁人抱瞑臥聲聲到耳邊

○寶印寺

曲徑餘榛路穹碑剝蘚痕空廊僧不住嶙熅爲開門

○圓照寺

横桄山飕裏月明林影動禪心烱不眠寧有巴山㝱

○妙高寺

絕頂愁飛鳥丹霞隱林杪孤僧早閉門熒熒佛燈小

○白龍寺

詩人張揭山喜用白龍字何事獨無詩留題白龍寺

積翠巖

翠巖隱玄龕苔徑無鳥跡不見煑茶煙那知有禪客

七言絕句

○竹枝詞七首

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樓閣層層梯冬雪下來不到地春水生時與樹齊

日照峯頭紫霧開雪消江面綠波來魚腹浦邊𪈐網去麝香山上打柴囘

江頭秋色換春風江上楓林青又紅下水上風來往慣一年長在馬船中

最高峯頂有人家冬種蔓菁春采茶長笑江頭來往客冷風寒雨宿天涯

紅粧女伴碧江濵、遊草花簪茜草裙、西舍東隣同夜燭、吹笙打鼓賽朝雲、
上峽舟航風浪多、送郎行去為郎歌、白鹽紅錦多多謝、危石高灘穩穩過、
無義灘頭風浪收、黃雲開處見黃牛、白波一道青峯裏、聽盡猿聲是峽州、
焦竑侯曰、似雅似俗、最得竹枝之體、劉禹錫後獨此公耳、

○○寄遠曲

濯錦江頭煙水綠、相思萬里人如玉、瑤琴別後不曾彈、今朝才理將歸曲、

、詠箐底香花

滇海花名箐底香、山礬風味水仙粧、瓊枝本是天邊種、零落遐荒四拾霜、

、有寄

寶刀截水恨難裁、玉筋啼春濕未開、昨夜陽臺添暮雨、夢魂飛過曲江來、

○楊柳枝詞二首 張禺山云、此紀彭幸菴平藍鄢二賊事也

漢東門外柳新栽、拂曉長堤露眼開、野老攀條相向語、去年曾被賊燒來、
臨水臨風漾碧漪、含煙含霧一枝枝、戰塵收後無離別、又見長條到地時、

長短句

、黃栢行 稿行戍

寧食苦黃栢、莫作貴州客、寧食頭七醋、莫行貴州路、少年輕壯心遠遊、早歲從軍今白頭、只今行年七十二、猶作羈縻滇海陬、

○○惡氛行

金碧山前惡氛起、虜馬來飲滇海水、城西放火銀漢紅、炎焰塵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呼蒼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寄命須臾中、賊徒渾幾箇、挑戈臨水臥、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土酋脅盟來索官、城上無言騎堞看、父老倉忙雙涕泗、細說去冬尋甸事、紘急柱促柄倒持、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陣誰主兵、喁喁公等皆儒生、賊來不肯令出哨、賊去但解撞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只尺皷門

不肯前怒髮衝冠氣塡咽況聞千金逐日費連月公儲已傾竭士兵抄掠盡村園升天無梯地無穴顒皡閭閻踰百年太平官府眞神仙紫薇迢迢華蓋遠虛將敲朴威窮邊邊隅一旦紛解瓦喑嗚變作擘拳者喑嗚擘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校尉又不見開元年中張乾陀

○三岔驛

三岔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銷沈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

樹

○佛現 鳥名峩眉山有之聲呼頻佛現每叫必有金光

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晶熒草木呈葱蒨坐使遊人心目亂佛現佛現

伏枕行贈嚴膺階

愼也投荒今五年竭來臥病左足偏臨床伏枕與子別心斷神傷魂黯然憶昔去國行戍邊弔影纍纍入瘴煙永昌試問在何處都門相違萬三千虎豹晝橫林箐側魑魅夕度關山顚肝腸欲絕隴頭水夢寐忽到夜郎天肉黃皮皺形半脫喜一見子日周旋除館西河客樂土傾壺北道賓初筵悲歌慷慨悲壯士風流儒雅追先賢解鞍淸華洞褰裳碧玉泉抽子瓊敷藻枉我瑤華篇衰遲遠尋留藥價寂寞時共買山錢同年意氣同兄弟異鄉會合情尤異貧交豈歎雲雨翻急難實在風波地昂昂嚴夫子矯矯人中龍長才抱經濟大雅含春容叩之淸廟組朱瑟懸之東序鏗金鏞我今甘心憔悴窮山中子亦胡爲淹留簿書叢朱輪五馬人生貴靑翰雙魚海若宮七澤霜風鳴五

兩白蘋丹楓渺予望分手遙指大江西愁心已掛匡廬上嚴夫子交誼非凡流徃時傾蓋今白頭子行高步躋九州我病崔隤思一丘水蛩草駏那忍棄雲鵬雛鶵難相求待子功成採藥去期子共結逍遙遊

六言絕句

○寄張愈光二首

斛律光敕勒詠劉越石扶風歌曲高從來和寡妙處正不在多

詩須有爲而作文至無心乃傳蘇武何粱四首劉伶

酒頌一篇、

○○周儀晚晴

剡溪無心泛雪、衡山有意開雲、天借黃綿襖子、憐吾七十從軍、

○○感懷四首

玉皇香案仙吏、金馬碧雞老兵、我自甘爲于役、衆怪胡爲此行、

楊子登科之歲、周郎破敵之年、屈指于今二倍、不成一事華顛、

黃昏忽見山店、倦客歡情倍增、𦬞柴清於桂馥、松明紅似仙燈、

征途九十方半、記里二千有零、夢攪離心夜夜、愁添旅鬢星星、

○○敝唐

馗道穹隆龜背、折坂詰屈羊腸、惡溪四十八渡、怪松百千萬行、

○○霑益

古跡碧雞金馬、畏途水菁雲關、春迎滇陽勝境、雪送

黃竹殘山、

○○正月六日温泉晚歸

月似銀船勸酒、星如玉彈圍棋、幾杵林鐘鼓後、兩行松火歸時、温泉晚舟歸、漏已下三鼓、新月將沈、視之比初出甚大、形如銀船、衆以爲異、予曰非異也、古之詩人亦未嘗玩新月至三更耳、李文饒云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信夫、昔人詠月、金波自司馬相如始、玉塔自東坡始、銀船自予始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三終

經籍

○○季文子三思 以下論語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黄東發曰行父怂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即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巳矣文公不得其解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絶妙

卓吾子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日繼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説遂以三思爲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十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卓吾子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

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丞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陳恒弒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始爲當於義矣

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

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弒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洌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可無此議論乎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卓吾子曰舜是一生兢兢業業到死者處頑嚚處傲象以至歷試諸艱處烈風迅雷處大麓初攝位後登庸處殛鯀處丹朱處商均直至陟方以死蒼梧之墟憂勤惕厲死而後已而子曰無爲吉哉先生又引楊子法言此楊子之無爲也非大舜之無爲也舜命九官設十二牧歲巡狩祀方岳舉八元誅四凶何曾襲堯道哉先生又引莊子此亦莊子

之無爲也非舜之無爲也槁木其形死灰其心所謂居簡而行簡難以臨民矣而曰用天下而有餘何哉

○吾爲東周

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答曰是未聆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言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傷東周之衰也删詩于王風首錄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

風于鄶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既如此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列在四科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矣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

卓吾子曰說興周道于東方便是欲挽東周爲西

周矣無異無別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

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證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

○尹和靖對高宗孟子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近世道學一趨宣召自稱學生何哉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四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五

經籍

羲皇心易 以下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況其餘乎則知心矣

卦爻名義

易者蘆蠝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隕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狶神是矣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狶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

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〻古字象爻總形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

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邵康節師也康節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

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注云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以養人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

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謚信乎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槍榆數尺鶻鵃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皐一鳴而聲聞於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氷同志故冶字從氷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

○君子有終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謙之道衆人不能終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匐服葉拱墻負誰

不知又誰不能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易能謙哉

卓吾子曰先生眞君子眞知小人心中物矣

○噬嗑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輿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刃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覇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决不爲此也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陽鳥攸居 以下書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淸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鬬法哉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

、五玉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

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季

鄉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愼嘗謂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識蘊于過矣

○○禹貢彭蠡

禹貢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士六也江水濬發冣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爲漢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帝賚良弼

傅說事世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閒已知說之賢

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頳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説與望猶田單之用一男子為軍師吾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弗弔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

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按緯書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至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龎統之諫蓋信緯書也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自得降喪之旨寧信經勿信緯也

○小序　以下詩經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故去序言詩自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陟彼崔嵬下三章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計程應説到常

山之意耳脩與何仲默説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夏屋

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間關車之舝兮

間關車之舝兮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

都矣蓋冶容豔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澀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若夫釆新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旣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泮宮辟雍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祈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又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可略

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淸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

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說諂、而非以爲美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夐然不同、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與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

識得大雅氣象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不知用字有虛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蓋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然則倉庚之羽如熠熠之明亦豈謂熠燿卽倉庚乎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觱發

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凓冽注觱發風寒也凓冽氣寒也今按凓冽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故凓冽字从冰觱兂人吹角也其聲悲慄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觱栗然今觱發俗名頭管樂書又名風管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今觀周公七月之詩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實莊子畫風之祖也

隱公元年 以下春秋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

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恒星不見

愼曰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是也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帝紀書有如日夜出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謬矣

○○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頴達云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矣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如此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寶玉大弓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虎初竊時本知無用以魯寶之必追之與之則釋已也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

繞朝贈策

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也若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趂韻之誤耳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卽九州八索卽八澤見淮南子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

秋命歷叙文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尤明暢左傳又謂之九藪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眞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玄賦

云吝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以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疆埸

左傳疆埸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作場誤甚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

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大可笑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明月僅見此爾

○揖曠采躡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也又以目通指曰曠曠與睇同以頤通指曰采觀我采頭也以足通指曰躡躡足附耳也

○○儀禮逸經 以下禮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也今

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卓吾子曰先生愛書則喜書亦猶士人愛官則喜官俗人愛錢則喜錢一也先生奈何以愛書之心律愛官愛錢之心乎亦可謂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矣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干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

禮鞭撻大夫者此金元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歟其可勝誅乎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愼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

卓吾子曰文莊亦甚迂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頴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愼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卓吾子曰二鄭俱是何必有本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晉儒誤天下而陷人主大矣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黄山谷云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

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魘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𣅀旦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曰春祭户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户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愚按井卽行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爾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水澤腹堅 月令十二月候 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氷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

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此說出晉于寶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聖王之世禁魍去夭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佽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眞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正色之外雜

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箹之膚如女膚之滑也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䑈駼千里變鶻鵰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候屈降之義今之所云候屈古之所云須臾也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爪分亦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跬步

說文引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今文無之知非全書也

樂論以下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管弦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

遷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卓吾子曰樂由心生此二人皆真樂也不隕涕不瞋目更又何待

阮嗣宗論樂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嘆息曰善矣乎爲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

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爲樂也故墨子之非樂也

卓吾子曰今不造新聲矣而思靡曼者又何其不少也又曰非以悲爲樂蓋樂極生悲耳墨子非樂不爲此故

○五音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閏徵

○淫聲

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云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防者水淫 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玄枵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個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刃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卓吾子曰先生眞聰明先生眞蓋世聰明者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梃彫琢刻鏤鑽笮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古者清聲在上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竹不如肉之說本此

卓吾子曰、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乎口、歌者、口也、心之聲也、肉之爲也、豈假竹而有乎、可以知自然之道矣、若夫馬賦長笛、自然贊笛、亦如稽康賦琴、自然贊琴耳、無差別也、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散

散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個流廣陵之名散、散平聲、在寒字韻、元稹詩

酒戸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與闌散、是也、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師開事見晏子、

京沈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衝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脛、畫蛇之足矣、

鉦鐃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雹霹靴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空侯

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侯、今作箜篌、加竹、贅矣、其器只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干、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篥箏琵琶阮咸之屬、絲木相去、皆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甕叩缶、眞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原於擊缶、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竝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

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嶮、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輩甚異之、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

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即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縣之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矣、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卒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三人

者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寳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妍前僩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説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五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六

諸子

老子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貲貨有餘此之謂盗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

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竝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是以護持而交贊也又如澹泊明志本出淮南子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卓吾曰深中其病

、淮南子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連五語俱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獨舉此二語以教子也又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

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

卓吾子曰膽欲大之語又勝志欲大語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語甚有病能即事也多能即是多事了而一欲多一欲鮮分而爲兩得乎

淮南子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

莊子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按内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

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非心服也

卓吾子曰莊子不管這閒事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關尹子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閼，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

管子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功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狀云，淖而不舠，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先江南而後河東，

管商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之術，先後若合符，其文亦不易及也，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

○○開塞書

鞅開塞書，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則細過不失，

卓吾子曰，索隱所言，是開塞之綱，先生發明，是開

壑之目一也商君以此帝秦亦以此殺身苟能令秦帝殺身不顧矣李莫輕議商君也

商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宇嵬瑣之語 上以此四字問内閣值愼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正荀子所謂商宇嵬瑣者也

晏子

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魂此晏子語

天鬬天總

韓非子云寄于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鬬也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總聚也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鬬天總文字尤奇

老萊子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

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梨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陸子

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趨駕六國摧輈

○鷸蚌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父也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奇儁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爲兜籠書傳爲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賈子

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來叶音釐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福叶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青史子

青史子漢志五十二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斤而御戶右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

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歎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哀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

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爲也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餔賓饁牽亦竭矣不出何待

新論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杜伯射王下部

按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春秋云周杜國之伯名爲恒

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嗚呼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

之論經術哉

卓吾曰至言至言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公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黃鄭山谷

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説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議論之正也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鄭山朱子門人之門人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

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也文公恨之欲爲洛黨出氣耳不然豈其無人心至此乎若安石自宜取之

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横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逃其議者噫文公註毀譽章云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

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説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論天下之士乎文忠困阨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游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必論人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六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七

史類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張紳云史之爲體不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此論甚新

卓吾曰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楊升菴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湯文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曰仁得已而有天下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決其仁

殷有人也文王則深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

李卓吾曰此絕妙之文也牛氏亦可也

○太王翦商

胡庭芳曰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耳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鑾是太王固巳形之言矣余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辯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裴氏父子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駰字龍駒注史記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唯子餘爲差愈(餘作史例三卷)其言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司馬相如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卓吾子曰先生甚不妙何不改何哉爲妙哉也因爲之歌曰二司馬兩具眼兩地生並時產千百年說長短更有誰爲左袒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乎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卓吾子曰自與伯玉妻不同艮之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崇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也且史云微子抱祭器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寃言之皆必無之事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旣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

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旣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潸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闢苞著之乾象羲文垂之易卦册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

○○○伯夷傳

眞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

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太史說翻不怨以爲怨又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滑稽傳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極是）優孟自言如令人下盡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眞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青雲

史記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後世謂登仕路

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詠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戸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躬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食貨志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駈農民以效商賈（明說）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明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駈農民以效商之爲

也

卓吾子曰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即如今計戸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既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輸灌也焉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

孟輩已不曉桑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俗士不可以語於政信哉

○漢待宗室

河間獻王漢之賢維城也其子禮遂以恐喝取雜失侯其次子又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歟

卓吾子曰未必專以此故也獻王亦有以取之也因嘆曰賢維城後世稱天子在貴滅名昔人不云乎饑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要得後世名禍

患亦顧不得了也其獻王之謂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氷泮氷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氷合眞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氷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氷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澌而氷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以人力亦天助也

○李密陳情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卓吾子曰好箇靜修先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看一死又負穢名也

、官蛙給廩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晉史所載爲詳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劫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

嗚呼荀裴二人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殺之不恤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彧與樞類之矣若以彧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烈乎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花鵠梨妍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也亦理之不可曉者

○石有赤心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璹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濵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

、詒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嘗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乃云孫音遜可謂說夢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何也亡國之餘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瀆鬼嶽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稱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與有劉康袁粲周滅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狥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綱目減字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唐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引尸子鴻常一之云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亦猶蕭方等注三十國春秋而胡三省注通鑑却於方下去一等字爲蕭方也方等佛經名蕭氏有方等故取爲名有弟名方諸方知

○五代史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

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剣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梆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矣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古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而此法壞矣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禀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若宋史一書

鶍胡相聚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又不特如漢唐所譏已也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

卓吾子曰宋公作列傳歐公以前輩而不敢譏宋公又以歐公爲闇望作諸志而不敢視三百年人情之史美又安在也又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此正論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眞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毫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南渡

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

卓吾子曰先生謂宋統似晉似矣但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大抵仁柔之基其勢必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乖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況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況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弒奪乎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亦一名得志狹邪也況濟以賈南風之淫妬閻公私之蝦蟆乎而何可以比太宗況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哉高宗雖弱比瑯琊亦自十倍所恨者無一剛耳故予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

江東耳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宋主勤身

宋太祖內訓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欲其涉歷廣庭稍冒寒暑勤身之法也予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爲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廻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鐐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

得罪者嗚呼仁矣近世有逹官因庖丁治葱不如法笞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按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別稱力弔切

卓吾子曰此天心仁愛自然非道學依倣古本行事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二事雖

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胄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祗辱

陳張亡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聖料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七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八

史類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不係師友也

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立荀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則自能奔走求師

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

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子矣

○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

卓吾子曰此正其才識高遠處

○孔明炊釜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復有水火二字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斝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孔明之才孰後

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傳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豎子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

○○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

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況也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卓吾子曰取覆被九州之義有何不妙而乃謂錦文織耶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

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謡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宜官之禍其及宜矣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雖然曹參只舍一蓋公耳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

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

卓吾曰道集好和尚虎亦妙哉

游俠處士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號曰游俠處士然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矣

劉琨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

粥飯僧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宜矣然其貧至無屋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與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

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邪

○制策入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垕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蘇范李皆蜀人也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溉字道潔其

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過青城籖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

○火迫酇侯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

風便面一一皆書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汴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騕褭之中更齊飛兔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慕藺比荀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彧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旊字元鈞斿字元龍元祐中安國貶死旊及斿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又曰眞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眞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或曰子何以恕眞小人予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卓吾曰、說出僞君子之禍、千古如見、但安石非僞也、僞君子尚怕事、尚護名、若眞君子一偏、則無如之何矣、

○趙師睪（音擇）

趙師睪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胄、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詭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出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秦檜詐作瑞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瓮有文、樓觀車馬人物、竝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

、慕容德

慕容德乘苻亭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愼巳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咨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頹墓、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玆、或是史臣飾辭乎、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卓吾子曰、吳起之文、孫武子之文、尉繚子之文、文人能爲之乎、先生小矣、

、楊素

楊素作柳弘誄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爲一時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忠簡忠武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郤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

、劉表

劉景升爲書家祖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顧厨俊

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不可見

○張飛

涪陵有張飛刀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劇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刀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沐繼軒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胤績廣帥王一清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字學皇象畫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抄矣

卓吾子曰先生唯恐埋沒古人姓名先生聖賢豪傑之心也何可當何可當

○岳忠武施全　要緊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

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竝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

更鑄施全像在傍持刀砍檜乃得
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敎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所望於執事者不淺也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縶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
李卓吾曰不難有華岳而難有傅伯成也又曰與其收而入之名臣奏議之中孰若表而出之於名臣奏議之外也在奏議中而人不聞孰若先生聞之而使人人莫不聞乎有先生吾何憂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

李卓吾旣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并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趙天澤
趙天澤最善括蒼劉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趙退而贈劉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泜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方劉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趙有吳江月下汎舟詩云餘

霞斂遥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錦車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可畫可歌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

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宋子虛詠史

詠宋宮人王婉容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烈矣

○謚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爲一而李氏

妄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曰天潢仙派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眞僞如令狐綯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爲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嗚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況堂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宗知幾百千萬矣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我　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欲附國姓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

僖仁四代而巳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敝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羊楊陽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旣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

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巳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

、蓋姓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盍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蹋

、昝姓

蕭何封於鄼其後因以爲姓而鄼訛爲昝鄼本作酇

○郡姓

河北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于阜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眞名言哉

○蘭氏

周禮韗人注鮑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

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刺史太守

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荊益梁幷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

百十有二嚴能膺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舟鮫

舟鮫官名掌澤小說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嘗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太子之官屬主干掫夜行以備非常也率與帥同將衛也更番直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士之科名云

白簡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八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九

文類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奇者工於難命之曰複奧莊周禦寇是也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命之曰江河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而號於人曰吾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

○文思遲遲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皐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畫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 李昭玘

、迓鼓

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謂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自然可笑宋儒亦謂今之古文如舞迓鼓謂無古人之學而徒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然衙訛爲迓

、翻着襪法

知梵志翻着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皐相馬法則可以觀文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

刪月離陽離陰末節、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泣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說盡則無味矣、

○萬歲夜

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

人立言之妙矣、

丶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卓吾子曰、而字真勝、

丶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

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

丶文選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

丶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胥滿徽撰萬字文、

卓吾曰、金海、玉海、千字、萬字、同出無字大海也、

、何法盛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相貝經
相貝經嚴助作馬總意林引之博物記唐蒙作後漢
書注之水經引南中行紀是陸賈作而稽含南方草
木狀述之
○○晉釋子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詎

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籠未到
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貴聞蟋蟀
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
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疊溜滴似伏流之
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脣口不動
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
多隙無事忽景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曰籠餐
詎貴釣耳難嘗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
老帶彈沐叙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

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
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
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
於既死矣
卓吾子曰余謂曹馬亦然故曹之子孫盡於馬馬
之子孫又盡於胡羯
○王半山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
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
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
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
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
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
不安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卓吾子曰王半山謂荆軻豢於燕故爲燕太子丹
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豢於周故爲周伐紂乎

相知在心豈在豢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嘗識燕丹哉只無奈心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于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鎚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與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公子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如之何敢望於今之人哉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鶩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卓吾曰絕妙絕妙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之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九知蓋用漢書九變弗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俯與如此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崔雍

崔雍弔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登三乘六

凉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何法祖之

傅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傅一廖二乃　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

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古蜡祝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澤音鐸古韻皆然）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

○○丁零威歌

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

卓吾曰增此三字何哉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卧遊錄今之玉壺氷豈不天淵又其中載古歌謡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没别無期記䕫道謡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諸家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嶁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

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厓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鬈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臿即鍤字）

○○木寓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其甚皆可以致斃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奇語也（木寓龍木寓馬是也見漢書注）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鬫鬫鼜鼜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臂短帶長解我胸春尤爲奥妙萬目睽睽九鴈列陳文山鴻豹肥腯多脂古之文人亦多用之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

○○韻語

予嘗愛晉宋人以韻語記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也

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偏體無衣襦唐蒙博物記也

三廉大實實不但二（雄名三廉其實四五枚）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暘異物記也

芊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玄芊贊也

日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檐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鬱林異物志也

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也

烏鰂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噏波噀墨迷射水歷萬震海物異名記也

𧊒蠬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肴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𧊒蠬贊注肴爲高爲肴渠爲毓爲渠此魁陸海蛤也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岩如猿仰株入如沉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也

江瑶柱厥甲美如瑶玉（玉音裕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瑶柱萬震海物異名也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也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玄中記也

笮複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笮橋贊也

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傾側縈廻下臨峭壑行者攀緣牽援帶索袁崧山川記也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駮映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瘡賓饗嘉食是豆是觴南裔志也

斂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也

○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卓吾曰一話一言皆曰賦願我言而無見違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束晳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欿於拙目袁豢云有
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鴈賦

劉尚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繒
繳羊祜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夌
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
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
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汎一壑則衆物不
能易其所浮若飄毋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

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騏華田目送歸鴻手揮
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氷鮮玉潤髓滑蘭香

○黄滔律賦

黄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顔
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
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
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顔又
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
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
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
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
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

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惜眞可惜
哉

○粘天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
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
粘衰草正用此爲奇今本作天連非矣

浮生騐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
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綠而動色
張鷟奏章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
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學士濡珥
形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乗四海之輝光
學士

○○巾八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
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

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鏡銘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
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尚方作鑑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飢食棗又頼川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𤦼瑶裝陰
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此銘辭古雅又有二首一云
有玉辭夏唯金去秦倶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
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
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
創寫翠對臉傅紅綺牕繡幌倶照秦宮皆唐人作也

、書燈銘

鼂無咎銘曰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
滅唯此銀釭不孩其光黃簾絲幕永夕煌煌經史在
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燭銘

傅玄銘曰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

照彼玄夜炳若朝陽

、茶夾銘

程宣子銘曰石筋山脉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啓雷
車采之擷之收英斂華蘇蘭新桂雲液露芽清風兩
腋玄圃盈涯按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
子花如薔薇實如栟櫚枝如丁香根如胡桃

李卓吾有茶飲銘幷序云唐右補闕綦毋旻著代
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
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

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恕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飲不辨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五色賦

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庚亮之樓月明千里

右賦白

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右賦黑

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

右賦青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掇落英霜清彭澤

右賦黃

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

右賦赤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九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

詩類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余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之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李迪袁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蕡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贅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藐矣弘治間文明中天

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纎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滇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甘泉歌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堰此歌見三秦記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草可染阜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所載比漢書多水流二句）

蘇武詩四首

○其一出使時別弟作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

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其二出使時與妻別作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其三歸自匈奴與陵別作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其四遠遊與朋友別作

燭燭晨月明、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好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幷、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褰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眇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亦遺焉、李玉臺新詠有之、遂錄以傳、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萎綠映葭青、踈紅分浪白、落葉灑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梁元帝陽雲館柳詩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枝邊通粉色、葉底映紅巾、帶日交牎影、因風掃隙塵、入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此詩諸本所載不全、以定本正之、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䟦見歌云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充所弑臨命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文人學士耶

、連綿子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眞五言詩用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尙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當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蕭遇詩

蕭遇春日詩水堤煙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謂不減庾子山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决難下東坡詩朝與鳥雀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

、切夢刀

施肩吾閨情詩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係腸

線

○庾信詩

庾信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薄新易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詠杏花云依稀映林塢爛熳開山城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望渭水云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暝浦應有落帆還此二絶卽一篇哀江南賦也詠桂云南中有八桂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唐人絶句皆倣效之

○庾肩吾燭影詩

垂欿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敧舞隙中來李吾夜績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李冠詞

草堂詩餘朦朧澹月雲來去齊人李冠之詞今傳其詞而隱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悲壯今亦不傳

隴西謡

郎樞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四地名皆在隴西言宜畜牧也）

○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粤上斯巳惟莫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四言詩

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又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

○○幽州臺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其辭簡直有漢魏之風而文集不載

羊叔子蹟語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絶似詩句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旨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遥原

樹如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

○謝詩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有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即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即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即諺云鴈飛不到處也

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

、謝靈運逸詩

謝靈運有集今亡其詩獨文選及樂府秇文類聚所載數十首耳予見永嘉記所引斷章諸選不收者今錄於此溫州柟溪詩曰濟潋結寒波檀欒秀霜質洞合水屢迻林迴巖愈密登石室飯僧詩曰迎旭凌絶巘映泫歸椒浦結架非丹楹藉田資宿莽又泉山詩清旦索幽異方舟越坰郊石室穿林陬飛泉發樹梢丹山詩曰遨遊碧沙渚坦蕩丹山峰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厨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於董逌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魏收贈裴伯茂詩

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誠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杜逸詩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

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

○杜詩野艇字

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乃妄改作航字謬矣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蓋用此音也

○○韋應物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凉爲一代絶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深爲𣏌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爲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泛、或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註所引、

○緜知一 [illegible] 緜音

緜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緜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如此、

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絶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則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張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之作耳、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嶽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遥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鮮及、尤延之詩話云、會眞記隔墻花影動疑

是玉人來本于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
樂府風吹牕簾動疑是所歡來乃齊梁人語又在益
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選載其全
篇今錄於此微風驚莫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
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入幌
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牕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顧況詩句

顧況詩遠寺吐珠閣春潮浮綠煙二句情景絕妙雖
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

有遺者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
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
矣王語渾含勝崔

卓吾曰一樣一樣惟我親切

○○唐人傳奇小詩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
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
二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
歌又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
銀牀又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
翠微中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
度可憐宵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
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爲予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
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

紙書可謂絕唱予又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
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
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
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
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
檻列清樽江上煙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
却待入華園字畫奇怪擺雲捩風而詩亦清逸可愛
好事者摸爲四首懸之

○○唐詩近三百篇

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門外猧兒

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

此唐人小辭、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蒼、曰、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摺也、

○劉采春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一句、

○太白用古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其楊叛兒一篇、卽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太白用徐陵詩

徐陵詩、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王無功詩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意、

○陸魯望

陸魯望寄江州司馬詩、湓浦嘗聞似衣帶、廬峰見說

有香鑪蓋用何遜詩湓城俯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
望高樓耿耿青雲外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一

論詩

○袁徐張李詩

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閨晚翻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眄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寬遙張文收酺樂也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

妾李椒怨詩也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驅鴈

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驅胡鴈慘淡帶沙礫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雲之語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奇甚

○薛逢老去也歌

徐山甫詩薛逢休歌老去也陶潛已賦歸來兮薛逢

詩老去也爭奈何擎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王適詩

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

必為海內文宗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許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盧照鄰芙蓉劍

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鈲如列星之行

○周繇多景樓二首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春砌檻山雨洒窗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烟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戶亦踟蹰

此二詩勝張祜金山詩而人罕稱之

○水寺鐘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祜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李國用句也

○○張說詩

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春心既駘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沈滿願詩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裡洛陽花覺

來葱嶺雪張說又詩云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鶩羣又送客詩云同居洛陽陌徑日嬾相求及爾江湖去念別思悠悠又一首云常時好閒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二首一意于又記羽士吳筠別章叟一首云平昔同邑里經年不相思今日成遠別相對心凄其能道人情也

○沈彬入塞詩

唐沈彬有詩二卷舊藏有之其入塞詩云年少辭鄉事冠軍戍樓閒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擒驕虜死奪河

源答聖君蒿覰敗兵眠血草馬驚冤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此言盡邊塞之苦

○柳公綽梓州牛頭寺詩

纔出城西第一橋兩邊山木晚蕭蕭井花莫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此詩今刻於樂至縣湧泉寺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巳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然揔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涵畜藴藉自然不可及也

○尹式詩

尹式和宋之問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后山云短髮愁催白衰顏酒借紅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爲佳

○殘燈詩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

○風箏詩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巳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窻寒夢驚流波愁覓傍枕不肯去翻疑住處隣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

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恩枕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筝非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歛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張正見詠鷄

陳張正見詠鷄詩曰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上句用金馬碧鷄事下句用緯書玉衡星精散爲雞事也以無爲有以虛爲實影略之句伐材之語非深於詩者孰能爲之

○複褌詩

陳蕭鄰詠複褌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鄰舟詩

括蒼鮑欽止詩舟行有後先相去能幾許鼕鼕塗鼓聲見而不得語水花來幽香岸柳過疎雨登艫各乘流解帆會聯浦携我小龍團睡起就君煮

○鄰舍詩

張正見鄰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苻載詠綠迸穿籬筍紅飄隔戶花于鵠詩云藜甞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展朝尋藥分燈夜讀書劉長卿詩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鍇詩井泉分地脉鄰杵共秋聲梅聖俞詩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歆滿

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閙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一張祜詩雖佳而結句終詩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唐人有張打油雪詩北總戲官有胡釘鉸詩

○○早梅詩

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
發映雪凝寒開枝横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
落故逐上春來
○○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
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
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
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今人
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

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
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
○塞上梅
唐王建塞上梅詩云塞上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黃
雲下昭君已沒漢使回前後征人惟繫馬日夜風吹
滿隴頭還隨流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
少無攀處按此詩則塞上斧冰斲雪之地亦有梅花
可謂異矣詳詩之旨以爲漢使送昭君時所種者又
異矣而昔人詠梅花及賦昭君未有引此者元老滇
南楊文襄公一清塞上詩云酒店茶房梅樹無梅無
酒無茶雲外行行白鴈風前陣陣黃沙則地名梅樹
蓋亦有因王建所賦殆非虛也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
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册子
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

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
解意容易莫摧殘
○返魂
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
天公未肯隨寒暑又蘖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
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蟫
航雜談云黃昏對清淺兩字月黃昏謂夜深香動

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蘂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有詩云曉屏殘夢暖香中花氣薰人怯曉風與此意同蓋物理然耳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著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嬌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古梅

蕭東之古梅二絶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寬只有曉寒知其二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絶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凍蜂知甚有風裁

○落梅詩

氷崖蕭立等落梅詩云玉龍戰退鹿胎乾好在晴沙野水看舞翠臺回仙袂遠對雕闌出露凝寒連環滑冷香猶暖如意痕輕彌未完誰在高樓吹笛處輕彩當戶獨凭闌此詩工緻似李義山後六句皆用美人事甚奇不類晩宋之作當表出之唐詩新柳園林鶯毳邑落梅田地鹿胎斑

、尤延之落梅海棠二詞

尤延之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皆絶妙落梅詞云清溪西畔小橋東落蘂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卻憶孤山歸醉路馬蹄香雪襯東風海棠詩云兩株芳蘂傍池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烈火

照林光灼灼形霞射水影沉沉曉粧無力燕支重夜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摠無心二首詠二花句句見題而風味脫酒何減唐人乎

○賞梅懸燈

余少年與恒怟二弟賞梅世耕庄懸挂燈於梅枝上賦詩云疎梅懸高燈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然不覺燈花落王浚川見而賞之曰此奇事奇句古今未有也近閲趙德莊眼兒媚詞云黃昏小宴到君家梅粉試春華暗香素蘂横枝疎影月淡風斜更燒紅燭枝

頭挂、粉蝶闘香奩、元宵近也、小圃先試火樹銀花、

○竹枝詞

徐延徽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賺拋萬斛燕支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薛能柳枝詞、和花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

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尊題

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分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

○柳香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詠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春陽、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鬭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

○荳蔻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余謂牧之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若但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

○○宗懍顧野王二詩

宗懍春望詩曰、日暮春臺望、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沉憂竟不忘、顧野王芳樹詩曰、上林通建章、雜樹

偏林芳日影桃蹊已風吹梅徑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二詩前首五用草木名後首四用草木名在後人則不勝其贅矣而清麗脫洒如此宋詩前聯都尉移棗益用漢藝文志有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法司空種楊則用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其官司空其樹楊也用事頗僻故須詮詁始見其妙

○傅玄雜詩

傅玄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

響歸洞房五臣注景鴈影也映於月光而已玄也二句皆承上文說鴈

○顧凱之詩

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杜牧詩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有含蓄

卓吾子曰人人盡道青山好青山看見何人免倣杖

○李賀詩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摭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

詩善狀物也

岑參詩

岑參寒上詩首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塞外無州郡城驛沙漠無際望中惟有烽堠故以烽計程五烽當一驛如首宿烽白龍烽狼居烽是也葫蘆河上狹下寬亦以形名

袁紹盃

後漢鄭玄傳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飲酒一斛紹客多豪俊並有才

說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其不暇服杜詩江上徒逢袁紹盃公以玄自比爲儒而逢世亂也

○落星遠戍

落星依遠戍斜日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

、袒裼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袒裼風霜入袒音𡇺字見列子

、鶯啼脩竹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但恠脩竹本無鶯啼字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

、星橋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陳張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桔槔烽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

、舞馬登床

杜詩鬬鷄初賜錦舞馬使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

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

、重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障泥錦之句又裴潰家以卷縫罅處爲玉池

、小兒拳

黃山谷詩蕨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矣

○杜詩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鎖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垜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半江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矣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左思蜀都賦鬱盎葐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靑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杜牧之云與客攜壺上翠微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瑟瑟寶名其色碧此句言楓葉赤荻花白秋色碧也樂天又有重脩香山寺排律云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流薔薇逕云猩猩凝血點瑟瑟蹙金匡閒遊即事云寒食靑靑草春風瑟瑟波太湖石云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早春懷微之云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驅瑟瑟波莫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諸詩以瑟瑟對斑斑對蒼蒼對猩猩豈是蕭瑟乎唐詩惟白公用瑟瑟字多其他則王周嘉陵詩云嘉陵江水色一帶淥藍碧天女瑟瑟衣風梭晩來織亦妙王庭筠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瑟瑟擁西窗山僧乞與堦前地

招客先開四十雙詩亦工

○塞北江南
甘州本月支國漢匈奴轉得上所居後魏爲張掖郡改爲甘州以甘峻山名之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冬溫夏涼又有仙人樹人行山中饑即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也唐韋蟾詩云塞北江南舊有名言其土地美沃塞北之江南也

○日抱黿鼉
韓石溪疑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

雲雷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耳雲雷坼峽山木蟠挐有似龍虎之臥日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黿鼉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蘇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此意豈真有烏鵲黿鼉虬龍虎豹哉

、紅雪紫雪

劉夢得文集有謝面脂口脂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

日口脂面脂紅雪紫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與杜子美口脂面藥翠管銀罌之句可參考

、屋角明金字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縠文用此事也

、仙媼

北齊竇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駛雨而驚流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媼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轂塵用此事也

○蓮子隨他去

北齊時童謠云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蓮子隨他去宇文常有詩云偃月堂空罷舞塵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蓋用此事

○援繩縛涼州

西涼李暠平北涼問梁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若敵我我何能於千里外援長繩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唐詩請纓不南越援繩縛涼州正用此事

、日暮（暮音默）

南史王融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暮作慕淺矣蜀牛嶠詞曰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融語卓吾曰俱宜用暮字

焦弱侯曰、驀地、如言倏爾也、曰驀豈復成語耶、此公常有穿鑿處、此類是也、

○皓月蘆花

楊徽之詩、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

○○四嬋娟

孟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其辭風華秀艷、有古樂府之意、予嘗令繪工繪此爲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湘煙

許渾詩、劉巨濟曾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煙出、煙字極妙、兼是許之手筆無疑也、大抵湘中煙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煙、是也、

○艶雪

韋應物荅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艶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艶雪二字尤新、或問予雪可言艶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廻雪比美人之飄颻、雪固自有艶也、然雪之艶非杜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晛日

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晛、衍義云、日斜如人晛目、遂改作晛日、對渴虹、愈光曰、渴虹晛日、（真奇對）古今奇句也、

○凍洛

集韻（凇）凍洛也、三蒼解詁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霧凇、漢書五行志雨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訛耳、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冑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木上、日出飄满庭堦、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凇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凇如霧凇、貧兒備飯甕、然凇之極則爲樹介、木冰、諺云、木若稼、達官怕、蓋寒淺則爲霧凇、寒甚則爲

木氷霰淞召豊而木氷召凶也李獻吉詩天寒氷雨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雲蓋詠木氷也又云今朝香白霰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揺䧟蓋詠霰淞也各極體物之妙予舊有霰淞詩曰恠得天鷄誤曉光青腰玉女試銀妝瓊敷綴葉齊如剪瑞樹花開冷不香月白詎迷三里霰雲黄先兆萬家箱貧兒飯甕歌聲好六出何須賀謝莊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

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

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盜贈官吏亦有詩七首并録附之未曾相見心相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贓攘到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君倚奉公戴虎冠誰得似君來路寛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其難君若恃強十五十三俱不許我亦發賴願得借君廩俸去驅我爲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謡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

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余因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卓吾復因而詎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甚於怒罵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一終

論詩

○唐詩雷同

唐人詩句雷同絕多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

鴻鴈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莫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曾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床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棊客詩云満目山川似弈棊況當秋鴈正斜飛金門若召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棊詩云閒對弈秋傾一壺黃羊枰上幾成都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挂綠

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右梁簡文春情曲後二句又作五言也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玟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凉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右後魏溫子昇擣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文牕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捉柱點脣鶯欲語調絃繫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祗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後主聽箏後二句五言舊知山裡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

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稿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隋王無功北山後二句五言

○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僧浩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者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

○唐詩絕句誤字

杜牧之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十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羡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予戲謂此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士俗不可醫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煙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草樹如煙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

○晚唐絕倡

許渾蓮塘詩為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

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為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倡可與盛唐峥嶸惟具眼者知之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為晚唐之冠信哉其薊門懷古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莫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三羅詩

晩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嘗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唐彦謙詩

唐彦謙絶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奏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軺非所宜況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幸免相如渴病歸卽李義山

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其餘如登興元城烽火云漢川城上角三呼護蹕防邊列萬夫褒姒塚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鄧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卽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烏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慮無消息卻就真人覓鉅公首首有醞藉堪吟詠比之貫休胡曾輩天壤矣考其事蓋僖宗時人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歌一曲白首對汀州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裡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

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遥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晩唐乎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

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莎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洒如絲棼合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詠硯云煙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詠鶯雜體云鶯能語又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裡百囀如簧煙景晴五言摘句如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

吸瑞景飛步翼神飈詠花云香歸陶令宅艷入孝王家妓席云容華本南國裝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裡風情敵少年又青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外集有觀舞一首云山鷄照清鏡石燕赴遥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裍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死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

○劉駕絕句

劉駕晚唐人春夜詩云一別杜陵歸未期祗憑魂夢接親知近來欲睡渾難睡夜夜夜深聞子規

○○朱滔括兵 麗情集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純雅滔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曰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卓吾曰朱滔可人

○無名氏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莫氛謝安團扇上為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仙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季章作

蔣凝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

、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慎按文選註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弦超贈神女詩

今日何日辰良今夕何夕夜長琅跡瑣牖洞房中有美女齊姜參差匏管笙簧歆聲含宮反商蕭暉窈窕芬芳明燈朗炬煌煌卸巾解珮褫裳願言與子偕臧此詩甚佳而罕傳

○○三句詩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㝡爲難工偏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晩留賓四眸百萬横自陳㝡爲絶倡唐詩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宋謝皐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蘗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麗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

又古步虚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躡雲語吟風颰颰吹玉笙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觜亦風韻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山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九言詩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踈影横斜暗上書牕敲盧贊元酴醾花詩云

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酴醾洗粧素頰相追陪絶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横斜照水攙先梅以李花爲不韻甚切體物

、、西施障子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颸風不擧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頡頏也

○南浦詩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寛

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曾子固詩

曾子固享祀軍山廟歌云土膏起兮流泉駛兮我徂於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藝芸且耔兮一歲之工在勤始兮野無螟蟓田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掇掇風雨聲兮困藏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鰥煢兮酒食徵酬消忿爭兮非神之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祐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惟其舊兮王之報祀亦云厚兮釃酒

刑牲肴核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歲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此詩王荊公稱賞以爲有雅頌之意當表出眎者言子固不能詩豈其然乎

○米元章

米元章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鐵甕近青天縹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冤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

○張邵張祁

張邵字才彦簡池人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仕後寓烏江遂家焉祁字晋彦有詩名渡湘江詩曰春過瀟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

游女似京都

、文與可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丹淵集予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不虛賞也

○鱸香亭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詩句絕膾炙人口今吳中改香作鄉又於其地立鱸鄉亭余謂鱸香何不可之有

、謝艮齋勸農詩

仕宦之身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夏絹新衣秋米白飯不知金貴惟聞粟賤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了逍遥散誕安眠穩睡直千直萬

○范文正公

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遇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即薦之

卓吾曰可以見范公矣

○謝皐羽詩

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宋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鶻鵰淬光眸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

、劉原父喜雨詩

劉原父喜雨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柯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肯醉奈此粲者何此詩無愧唐人不可云宋無詩也

、周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

○楊慈湖撫琴行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颺寒空月明夜氣清入

骨何處仙珮摇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嘆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遯神怪千山萬壑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氷雹碎和氣回春陽縹渺孤鸞翔三江五湖煙水濶波聲颼颼鳴漁榔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瑟松風長閒雲洩碧落勢去還迴薄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馭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

慈湖此詩不減盛唐亦嘗苦辛非苟作者又何必指李杜爲癡笑昌黎薄逸少空萬古爲無人耶

○莊定山詩
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
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瑯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
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
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墻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
敬亭不看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
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

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絶無人處縱有佳山誰
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絶相類
、天尺
元好問送劉時舉節制雲南詩云南山高去天尺漢
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
幽并豪俠喜功名咄嗟顧盻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
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諭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
新銘天尺二字可以名樓
○陳孚遠詩

元陳孚遠歸帆絶句云日落半年歸渡頭動津鼓煙
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識者以爲不減王維
○佛經似詩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
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絶似唐人樂府也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
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逕然忘所適揮手
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

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
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古石刻耳孰是騰九
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
船子和尚有偈二首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
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又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
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貫休詩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猶惠休之碧雲也

○靈徹詩

僧靈徹有詩名於中唐古墓詩云松樹有死枝冢墓惟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眞絕唱也

○帛道猷詩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峯採藥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

、齊己詩

僧齊己詠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

○玄覽塋壁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唐荆州陟屺寺僧玄覽詩也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蓋亦取之玄覽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覽悉加堊焉曰無事疥吾壁也異哉此兒奴能知魚鳥任其飛躍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筆乎

卓吾子曰可惜可恨可殺可誅

○韓衆採藥詩

闇河紫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列火烘焰翕赫煙未及黔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驟死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香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

、朱玄駿眞人詩

郭外西郊柳巳苿中流極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遊同社燕一樽相屬到

昏鴉此邦物色吟幾盡爲謝山中好物華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魏武帝父子不好仙

魏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乘可言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如此

○○甄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緑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顔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常苦枯蹶船常苦没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搜搜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甄后中山無極人爲魏文帝后其後爲郭嬪譖賜死臨終作此詩魏明帝初爲平原王時納虞氏爲妃及卽位毛氏有寵而黜虞氏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氏愛弛亦賜死魏之兩世家法如此元人傳奇以明帝爲跳槽俗語本此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黄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

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其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此首不載、

○天寶迴紋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事相類

○梔子同心

梁徐悱妻劉三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唐施肩吾雜曲、憐時魚得水、怨能商與參、不如山梔子、却解結同心、韓翃詩、檳榔浦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

○盛小叢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乃唐妓盛小叢詩也、

○沈氏竹火籠詩

陳范靜妻沈滿願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緗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宋人稱李易安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亦以爲婦女有此大議論、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二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三

璅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諧臣也顚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疇唰同也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尾衣今曰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利主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蹶塗乙卽塗註二字

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愼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竝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外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故曰日月瞑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

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鳥集之交初囀而後吐鳥巢之瓜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化茎變菜

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其珠之利乎照乘晒於隣探頷粉於津寶者殃國剖者災身害亦弘哉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當遯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

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嘆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桑落事見荀子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黼以拂顯善以否形

垂橐而往稇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狂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蠶蠖之不知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于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栈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綱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産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貪態乎煙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悍鷹鸇者野鳥也一爲繫絆則馴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徽而威王終

日悲進乎道者技巳末感在心者物巳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
必以柔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
而後奉引遮迾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
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
輸不能說其手、
霸國無貧王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

宣王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無
克藿咎犯語晉文公也、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
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
劉貺作續說苑、
六家之旨既巳異矣三語之掾強而同之、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瘿皆文也、

漂於眾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
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乎邇墨、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
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
為然也、
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矱人亡而匠石之斤輟作之
難知之難也、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

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積精曰誠
積誠為精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糗嚮犒
甘不踰嗌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齊歌曰歐吳歌曰歈楚歌曰些巴歌曰嫭、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鵷紫色者鸑白色者鵠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委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畎之則流君子之道譬其如水乎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興行隊與鼇緝棼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士徙養民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雍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迥一遐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章句之病薰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周宣歌澤鴈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蝎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遥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

則擯之曰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眞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脅息之精陰慶鮑叔之覔默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甘對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似重影故曰與影

競恣悲夫、
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氷投氷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蹋、將噬者爪縮、將文者必朴、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鬭、皆草書、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鯀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孔子失馬於野、二人閉而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喜、曉俗以鴻文、猶振聾以盼蠻也、外典有之曰、文殊出定、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故七聖迷途、而童子知、黃帝失珠、而象罔得也、

人家畜犬以防盜、而盜魁反能盜犬、聖人作易以知盜、而盜儒亦能盜聖、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楊德祖三解讀碑、不如隰斯彌之止伐木也、況孌童注醪瓶之沸湯賂人、量膾寢之尺寸哉、
世變如輪、無暫停也、人心如波、無少平也、成之極、即壞之漸、治之至、即亂之初、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信陵君濟窮鳩、而義士歸心、越句踐軾怒蛙、而勇士爭死、隋珠照日、羅衣從風、王孫芳草如積、珍木連陰、

思而重之、神將通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
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相與匿之以黙、雨久而自晴、晴久而自雨、則相與歸之爲功、
虞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
道心如桅、人心如船、弗鼓弗振、罔涉大川、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
于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禮降將而北面事之、
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

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奇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卓吾曰敬宗爲祖亦未易得莫隨宋人口頭轉好

世有莫盛之福者必有莫痛之咎人所羨于前者必所憐于後也

丹丘千年一燒黄河千年一清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名不擢才於異代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㝢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

吳任宰嚭伍胥鴟夷楚信靳尚屈平魚腹

無人非闒戸之閒無見非面墻之愚無實非贋足之書無眞非魚目之寶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三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四

○字學 書畫類附

○易字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勿相對爲明對而戯爲昒愼按昒卽眛字史記眛爽作昒爽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昒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昒卽眛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眛谷作昒谷

、大字

大字古音戴音埭而無一駕切者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鸇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

、祇字

祇有兩音音岐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亦祇以異楊子兹苦也祇其所以爲樂與並音支而俗讀曰質又作秖亦非秖禾始熟也

、榜字
榜字平音作(邦)船韄也、江湖中、兩船相之曰挨、榜、盜
暗曳船行劫曰抽榜、是也、又音(彭)所以轉正弓弩、又
音(綁)答也、又音(謗)進船也、

、躄字
左傳、苑子剕林雍、斷其足、躄而乘於他車以歸、躄音
(鼈)一足行也、梅聖俞詩、竹存帝女啼、麥學林雍躄、韻
今不收、

○囂字
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䀠从頁、頁頭也、牛刀切、
今讀作梟非、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鬭囂、注、鬭以力
爭、囂以口爭、尚書序仲丁居於囂、其地在陳留浚儀、
秦之敖倉也、三川爲天下朝市、故曰敖、敖卽囂、愁歎
之聲亦曰囂、詩云讒口囂囂、又云選徒囂囂、音(敖)漢
書、囂囂若不足、詩又云、哀鳴嗷嗷、食貨志、天下謷謷、
荀子云、天下敖敖若燒若焦、字雖異、義則一也、又史
記注、靑陽在靑之陽、玄囂在玄之囂、唐詩、春雲生嶺
上、積雪在囂間、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嵒嵒而特立、

仙的皎皎以孤臨、或以囂對嶺、或以囂對的、則凡山
凹之地、皆名爲囂也、市之名囂者、亦猶後世名市曰
墟也、交易市合則囂、市散則墟、峯之尖射者曰的、壑之凹凸者曰囂

、頪字
左傳忿頪無期、又刑之頗頪、獄之放紛、言刑之頗偏
而頪戾、獄之放縱而紛亂、紛與頪對、作類誤也、唐李
邈傳、治條疏頪、唐韻頪粗絲也、玉篇絲節不調也、

、類字
六書攷類力遂切、从犬、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
从犬羣、从豕、今楷書作犬、草書作絲、取其便於結構、
失之遠矣、

、白字
日光之白曰(皛)、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
之白曰(皖)、詩皖兮皖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
(皅)、霜雪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翯)

、心字
張有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火心、火臟也、予按今之
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寮字

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牕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牕爲義、

○榮字

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絶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榮

爲榮也、

、煬字

煬字本音(向)今音恙、非也、按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是煬卽向、同音可證、

、笨字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晋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

、菴字

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至三國及晋、有菴幔菴閭之語、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此字、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考古閣有伯戔饋盦盦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

、尚字

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

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也、尚平音、

、殺字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厦)、俗語大甚曰殺、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假借字也、

○塗字

塗字從余、余有三音、一音餘剩之(餘)、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卽余之轉注、而俗書从入从示作佘、乃小兒強作解事也、一音(除)、故(荼)字从余、東方朔傳、老拍塗

解曰塗者漸洳徑也叶入麻韻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二塗字音在巴茶之間毛詩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以此博證之則古音昭昭矣

焦弱侯曰華古音敷家音姑毛詩處處皆然正與塗叶不必讀塗如賒也

○○酺字

會聚飲食曰酺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鹿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為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卽酺也則其音當為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故漢世有賜酺之典吁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飲以亡殷虎酣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乎我　朝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無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

武而過漢唐矣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本文自協韻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

○曖曃

班固終南山賦曖曃晻靄若鬼若神注曖曃音(愛)(逮)雲霧吐吞障蔽天日變化殊形也韻會曖曃不明貌詩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从人作僾方言从草作薆字書或从雲作靉或從日作曖皆蔽而不見之意宋玉高唐賦曃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以揚袂障日解曖字尤明白韓文雲陰解駁日光穿漏移以解靉靆與曖曃字亦切○僾俙从人薆蔽從草曖曃从日靉靆从雲又僾俙之作靉霼字从雲猶奄忽之作飈颮字从風僾俙不明莫如雲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隨隋

隨說文從也从辵安步也旬爲切隋从左从肉裂肉也徒臥切與裂音相近楊堅本封於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丞不寧去辵爲隋其音則去隨從而就怠隋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豈非凶終之兆乎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降卽承制授爲朧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怕刀剓來降卽以怕刀剓爲三酋姓其後三酋皆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帕刀改刁剓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爲裂肉不祥之名又改爲多是隋之音爲徒臥切夷人亦知之滇中人有呼隋煬帝之隋作剓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將千年矣

○蠡劙

蠡瓠瓢也蠡字从䖵若與瓢義不協按楊子方言云蠡瓠瓢也字从瓜从蠡今閩廣之地以蠃魚殻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爲瓢是以蟲殻代瓜匏用也故蠡字之取義兼之

○枘鑿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謂其鑿內而合之宋玉九辨圜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今舉子程文只用枘鑿不相入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亦自省文但作柄字可笑也

、叓庚

史記庚死獄中按說文叓縛捽抴爲叓叓庚古字通也

○泊薄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喻歈

喻歈二字竝有平去二音與吳歈巴歈同或從口或從欠亦猶歎之與嘆嘯之與歗唉之與欸也

○匆怱

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怱遽者稱匆匆今流俗妄於匆匆中斜加一點謂爲匆字愈失

其也拔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慇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息字解云多遽息息也今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息息遂俗者又但知息息而駭勿勿

、谻極

爾雅谻音劇相如子虛賦徼谻受詘一作谻別作豫又作豫音義竝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載明帝問沐浴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帝荅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

、備賠

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償補也音裴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

、不丕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謠作䚻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童子歌曰童䚻者謂其言出自巳胸臆不待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卽說文肉言之義

、冶作野

古冶字或借作野楊子江有梅根野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皆以冶爲野

、諺喭唁

劉勰曰諺喭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實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盪櫛

郭知玄韻序銀鉤乍閱晉豕成羣盪櫛行披魯魚盈貫盪如周禮簜節之簜謂竹也櫛與札同釋名云札櫛也相比如櫛也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

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札與別叶是揃札同音可知
宋羅愿謝表云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
適當蕩節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又可知蕩札今之
玉版牋

、尉斗

隋書李穆奉尉斗于楊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
下史炤釋文尉斗火斗所以申繒也俗加火作熨說
文平也後世軍官曰校尉刑官曰廷尉皆取從上按
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繒亦使之平也王莽傳有威斗
即尉斗威與尉音相近轉音鬱今俗言平曰鬱帖是
也畫譜有唐宮熨帛圖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
陸龜蒙詩波平熨不如溫庭筠詩天如重熨皺王君
玉詩金斗熨秋江字皆從俗

、鷩帆

曹真有名馸號鷩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驫字

、綸巾

說文綸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
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東海
有之皆草也綸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紫菜也詩
白綸巾紫綸巾皆合用此俗作綸非亦猶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
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為藐然之藐藎蒸草也今但知
為忠藎之藎耳

○凹凸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
當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為俗字
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
高下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
則平俗遂呼為凹凸寺云高僧傳云谷之應聲語雄
而響厲鏡之鑑像形曲而影凹其來舊矣

、鋄瓖

鋄音(减)鐵質金文曰鋄西京賦金鋄鏤鍚馬融廣成
頌金鋄玉瓖詩云鉤膺鏤鍚國語曰懷縷挾瓖皆指
此婦飾曰瓖嵌生活用此瓖字俗作廂非

、彏彍

唐府兵變為彍騎彍彀弓弩也字又作彏音郭尸子
曰鴻鵠在上扜弓彏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

非二五難記也、欲潟之心切也、

○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隷、其法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矣、如云、有卩爲吴、無卩爲天、吳字本从卩从矢、非從天也、又吳元濟之亂、童謡有小兒天上卩之䜟、又如董卓爲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爲黄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謡乃熒惑星爲小兒造者、審如此、熒惑星亦不識古文乎、𦳝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卓吾曰、人不能人、隨時之愛、

○文字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荊公字說

王荊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荊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

○○番書

元朝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遬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

卓吾曰、有旨哉、科斗龍蛇之稱也、又安知胡地不有倉頡史籀其人乎、我之科斗鳥跡、又不自蟲魚來乎、

○音辭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

卓吾曰、朝野難分、正其質直之處、

○善書以下論書

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龍、朱季平、皆一代

之絕手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藝並用古體皆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曇礦

袁昂書評一卷如上谷之翩未覩鴻蹤曇礦之鶩空傳脣本曇礦山陰道士所居村名也又云中郎運帚之妙奕奕入神師宜懸帳之奇翩翩自逝

、潭帖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希白錢易也

○索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討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草章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悋筌蹄未免凡近耳

○皇象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䈞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預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蹵古[illegible]字）（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鸞鷟

梁元帝古跡啓鸞鷟之奇既聞之於索靖虜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搨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黃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臨摹

王紹宗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

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又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眞草千文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堂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里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徤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戸不啓善學栁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

○字畫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非通論也太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荅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

卓吾子曰知先生志在温柔鄉矣

、草書枯濇

徐浩眞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濇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云忽爲壯麗就枯濇龍蛇盤騰獸屹立魯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絶藤懸槎蹙生奇節竇臮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驚絶任華云時復枯燥何褊褫忽覺陰山突兀横翠微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譬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粧倪思以痴重筆跡爲墨豬元班彦功之字評者以爲死豬腸可以驗矣

撥鐙法

虞邵菴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擫壓鉤揭抵導送也鐙古燈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驗言撥鐙如挑燈不急不徐也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鐙侵繭帖可證其音讀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有自京師

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于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

○石刻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爲難古刻之存於今者峋嶁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縮

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甎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研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巳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晩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于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論詩畫　以下論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

卓吾子曰余謂改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也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輿

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

卓吾子曰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況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容易識此也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揔若此矣

○曹吳

吳曹不與（一刻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僅僅束身唐吳道子畫衣服垂帶飄舉故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蓋漢魏六朝至唐宮衣皆尚窄不止便於趨承亦以示儉也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李賀詩越羅小袖新香倩是也嘉靖中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濶四尺餘於是有碧羅舞袖雙垂地籠郤纏頭無處尋之譏矣

○周昉

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也余謂不然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留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蓋肉不豐是一生色髑髏肉豐而骨不微一田家新婦耳

卓吾子曰知先生志在豐城矣

○九朽一罷

畫家於人物先以土筆摸其形數次修改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曰一罷獨周忘機不假此落筆便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人豈先朽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

○掩障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

、遠公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殆隱於禪者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

○畫似真

慎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父看畫因問二叔父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對曰元微之有詩云顛倒世人心紛紛乏公是真賞畫不成畫賞真相似丹心各所尚工拙何足恃求此妄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慎爾

可試作之遂呈稿曰會心山水眞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眞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晋詩人二叔父喜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弘治己未時年十二也）

○十樣蠻牋（以下論紙）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又有百韻牋幅長可寫百韻其次學士牋比百韻短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

李生曰可惜可惜何不賜我卓老也

蜜蒙花紙

蜜蒙花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紙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晋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

李生曰與賜杜寫訓詁文何如賜李卓寫腹中書乎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蓋蠲之爲言潔也是故爲之蠲紙劉績霏雪錄獨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刲股親丧廬墓規免州縣賦役者歲給蠲符以蠲免之故號爲蠲紙

李生曰妙也是也若言蠲潔之紙天下豈曾有紙而不蠲潔者乎

養紙

養紙芙蓉粉（薛濤事）薰衣荳蔻香（霍小玉事）

古製墨法（以下論墨）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蒸匀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煙鹿膠相揉尤蒸回澤萬杵力就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

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剉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虞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

達寸心不逐飛煙化遠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
又曰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
在郭圯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煙易松煙
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眞定劉法造墨
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因覃思
而得之予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
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
嘗以蘇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
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佛幌輕煙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
予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煙爲
名豈不奇絕

古墨松煙

古墨惟以松煙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
兔翰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
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徐池筆記眞松煤
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
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古
衛蔡瑣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
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
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
用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
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藏墨訣

贈君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黑丹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
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
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
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
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
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
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
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
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

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煙桐煤旣盛故石墨遂湮廢焉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高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緇彩書若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於洛陽塵之句

周公有筆 論筆一條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籍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懦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勾方員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

金題玉躞 論裝潢一條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謂之玉池又謂之贉有毬絡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有引首三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擨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皁鸞鵲錦褾褫是也卷之奏發曰檢又曰排漢書武帝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籤後漢公孫瓚傳皁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四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五

法象

天門地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戸注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以固此氣夫天有軀殼乎誰見之乎旣自撰爲

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見天殼矣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至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誕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外之事耶本朝劉伯溫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故天之行聖人以厤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余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天綱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吳泉

吳泉即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爲乎禮之省爲礼也河圖絳象云郊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鬱儀結璘

黄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

兩見辯曰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故一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遠者涼乎晉束晳以爲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如星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丘處機論日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星墜於地猶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抑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遞遷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

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日斜

梁元帝纂要日午曰亭日未曰昳王仲宣詩山崗有餘映謂日昃也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暆暆日斜也遼左有東暆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暆斜俱音移）

、彈烏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烏日中烏也扶音叱扑也

星牖月牎

凡山洞岩穴有竅通明小曰星牖大者月牎

、拒雲槩日

灊山一名天柱山三峯聳峙拒雲槩日

○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

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

、朝霞作雨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夕淫淫而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出市

山帶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四時山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四地山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頳而堆阜

○○山形

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甬而嶮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illegible]王涯仙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

巉差窳空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岌峘宮霍

爾雅小山岌大山峘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峘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峘也又大山宮小山霍疏云宮猶圍繞也謂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圍繞之若此者名霍非謂小山名宮大山名霍也爾雅文既奧妙而邢疏解之具析其微矣所以兩發其義而不厭重復者正慮後人誤認也近

時有刻爾雅而去疏者曰我自能解不必觀疏試以此問之果誤認如邢所譏

、天隳山

楊雄蜀本紀曰有王曰杜宇出於天隳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號曰望帝

、峩眉山

予書峩眉山寺簡板曰奇勝冠三蜀震旦第一山劉東阜云不如以王右軍崑崙伯仲地易奇勝冠三蜀又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老保樓簡板范景仁詩

也

、巫峽山

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於斯山故因以名見郭璞巫山賦

○梅山

宋章惇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濟北晁無咎開梅山一篇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爲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一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爲長沙之害豈減于廣西之猺獞哉

、獨婦山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句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按二事吳越春秋所載近是又齊記云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克國用論語有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其女閭之餘乎

枝峯蔓壑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五臺山

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

○參山

武當山一名參山又名仙室極晴而見之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旦必西行夕而東返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包山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或問雉亦文身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

○金庭玉柱

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黒久無遊者徐武功好奇列炬而行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寛祟四壁上下

皆作金色石乳自上滴下謂之金庭玉柱也有刻字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

、嵩岑

元魏裴粲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汶郎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岷說文作㟭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務不踰汶謂汶川也非汶上也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

北之水乎

○野狐嶺

童瑄字碧瑄號玉壺以明天文召入扈從　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云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

火山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爇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

、山穴有火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王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湯而火不滅名曰陰火唐詩陰火雨中然顧况詩颶風晴汨起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

○陽燄

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煙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

、陰火

海中漉出魚蜃置陰處有光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所云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天池

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

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三江

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出也崌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怒江

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湧如怒也

四海

東海之别有渤海南海之别有漲海西海之别有青海北海之别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席氷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淸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

○海潮

丘處機論海潮曰東萊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卽膠西潮下

膠西潮上卽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巳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巳北皆潮下卽是如何登萊卽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大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於理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乎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卓吾子曰先生陡然又信起神來

、海船候氣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煙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水也

海影翻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

、遠水如岸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遥山倒似雲

祝融之王

楊誠齋擬大招懷東坡詞歷九州而猶癡兮誕眞之祝融之汪按祝融之汪謂南海也左傳雍氏之汪服虔注停水曰汪楚謂之汪閩謂之洋

康浪

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

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近書坊刻駱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干涉也

○斟溪

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湖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沟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

○龍湫瀑布

鴈宕志云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四石壁數仞水

從四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煙濛霧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散或直中如注霤或屈曲如蜿蜒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亂灑衣帽沾濕或大注如晴霤或為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匡山覩此不及遠矣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按此段奇景披志見之亦爽心目況親至之乎

○蜀三水

按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為名爾

○十二月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黄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治水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文彥博曰河水之東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水性

水性之別、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種則庭州灞水、金鐵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酈延之川、石脂流煙、即延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于洛陽塵、弱水溺毛、黒溪玄髓、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石、象至輙不去、昆侖取以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所、呼怯腐手、見佛經、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又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銜鑒、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及涪水皆不

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輙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痟酲、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煑膠、和半夏尤皆異常藥水性之分如此、

若水變甘

李錫之爲蘆城令、變苦泉爲甘泉、

、東熱西冷

惠州佛迹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

○○水鬭河僵

國語曰、穀洛鬭、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鬭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鬭、有司奏言何衝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鬭、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氷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氷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

瀺灂

瀺灂、涔灂、淵灂、㵒灂、皆水聲也、

○都鄙

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様、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鄙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各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様、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

頑似鄙是也、

○溝瀆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潦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冓、冓之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櫝也、鍾水之利、如韞櫝也、矯揉水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注、不理遜、謂不行又曰、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梢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是則漢之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顙在山、非止爲驗、蓋桔槔斛𣃁、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爲機事也、

○甌窶汚邪

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說苑蟹螺者宜禾、汚邪者滿車、蟹螺之背、徵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汚邪、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注、地之坳坎如器之甌臾、甌臾、窊下之地、邪與臾聲相近、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窶叶溝、邪叶車、一音也、蟹螺叶禾、汚臾叶車、䶆音又一音也、事一、字異、而文藻各妙、甌如甌臾之甌、窶如窶藪之窶、當是傾側窊下之地、故曰滿溝、蟹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又原蟹可對地虵、見莊子、

○東漢西漢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蘊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汚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南夢北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涪水有南

浯北浯、北浯在瑯琊靈門、南浯在九疑零陵、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西甌郎閩越今之建安山有東吳西吳(西鎮吳山在隴州)、水有東漢西漢蜀有上雒下雒(上雒新都下雒中江)、鄜有上鄜下鄜(上鄜金州下鄜夔州)、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吹臺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九折七勝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只陸法和所立、

、寶盌泉

寶盌泉在江州徐陵文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岳、

○半月泉

會稽天依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有僧鑿開岩名滿月殊可惜也因作殺風景一絕云磨墨濃塡蟬翅帖開半月岩爲滿月富翁漆卻斷紋琴老僧削圓方竹節、

迷子洲

王半山詩洲迥藏迷子溪深礙若耶迷子洲在建康西南、

○十七阸

子胥諫吳王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阸以有吳哉、十七阸可對百二關、

、三鵶路

元魏西郢羣蠻反斷三鵶路按三鵶在汝州古繞角城項城縣爲第一鵶分嶺山爲二鵶汝州爲三鵶也唐詩三鵶水上一歸人、三鵶路可對五鹿沙、

○鬼乘龍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槖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鬱鬱葱葱

光武紀有望春陵氣者曰嗜佳哉氣鬱鬱葱葱陸佃

曰鬱鬱塞也葱葱通也言其氣塞而通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鬱鬱森幽也芊芊茂盛也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涉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馬齒魚鱗

州疆馬齒候館魚鱗宋人四六語也應璩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候館若魚鱗

影國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云附庸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兮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未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左擔

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甘泉宮

甘泉宮有三秦二世甘泉宮在渭南隋甘泉宮在鄠漢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洒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

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劉歆甘泉宮賦云軼陵陰之地室過陽穀之秋城回天門而鳳舉躡皇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昆崙而爲宮梁劉孝威詩漢家迎夏畢避世甘泉宮校尉烏桓騎待制樓煩兮後旌遊五柞前旆度九嵕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回百子閣扇度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秋戲射熊

女媧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閺鄉縣黄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栁時號風陵堆蓋女媧風姓也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説亦或不誣乎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髪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五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六

仙佛

僧寺

南朝四百八十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

鴈塔猴池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獼猴江其一也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

瓔枝旃檀

佛經云瓔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袈裟

袈裟内典作毠毬以毛爲之又名逍遥服又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玉少伯詩手巾花㲲凈香帔稻畦成

闍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闢士五峯秀真骨闢士開士皆僧之稱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爲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泥掌今云泥林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婦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

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拾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若無停息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透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

太極泉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漿益漿之類宋孝武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是也

郝仙女廟

博陵縣有郝仙女廟仙女魏青龍中山人年及笄姿色姝麗採蘋水中蒼煙白霧俄失所在母哀求水濵

願言一見、良久、異香襲人、隱約於波渚間、曰、兒以靈莽托蹟綃宮、陰主是水府、世緣已斷、毋用悲悒、而今而後使鄕梓田蠶歲宜、有感而通、乃爲吾驗、後人立廟、

賀克

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二十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賦詩三首、詩成、吟咏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睥光射人、揖損曰、子哀甚、有何不平、損具對之、叟乃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妻、併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首隨刃落矣、用之驚惶、夜遣幹事賚金、併裴氏還損、損夜從舟去、虬髯亦無踪跡、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君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于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晝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

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寄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温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

○○鄱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瀾、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脩、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鞾、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

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愼毋渡夫人驚覺如其言移

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淵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偲偲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祀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滸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旣而果然幸免顚躋於乎人傳君之爲神溢胥濤而享祀卽今所過而驗之無乃隸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酲未醒踰其閾則騰口以刺過門不

入反爲操戈落穽不援忍拋下石親於其身也遑恤況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於乎文淵生死同一始終無二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飮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酹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醽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

來入憂哀君惻惻毎吞聲朝回坐對黄封酒悵歎鷄
壇負舊盟

卓吾子曰戚先生水神也生而爲人猶名曰瀾可謂不忘所自矣吾聞聰明正直者上帝必命之爲神死復爲神無足異也而丘先生與之生平交契如此則丘文莊者亦豈尋常之人哉奏請遣祭固以申其報荅之私然文中歷歷吐膽至説今世之交背而相違何况於生死朋友不顧又何况於妻兒則文莊之人品大略可睹矣文莊身爲宰相正

濃豔時也不容遽有此光景者也而説至此則文莊之人品又豈非戚先生之所重哉是故爲之一慨

紫姑仙詠檜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數聲送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頴耀尖圓狂僧堪笑難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聰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雲繭瀉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宋元小説

宋元小説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斂若夙構而語不凡其爲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瑶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贍空濛虚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揺香風上有神仙玉虚子凌風出没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宫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瑶宫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磊落誰磨礲商家傳説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億昔江樓吹鐵篴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黄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濵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既跌宕字又飛

動豈術士能贋作者耶異哉

卓吾子曰旣知此又不宜說無仙佛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六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七

鳥獸

○龍生九子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圭峯羅玘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敢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文正嘗爲楨言今影響記之錄於此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椒圖

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馬車戸列八椒圖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戸後漢

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

搚頭護朽

唐韻搚音塔柱搚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蚴蟉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

此圖贊係殷仲容撰書係歐陽詢筆元學士王惲復寄恨於附驥跋其後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

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為像題頁以贊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魏爭光瀍闕之役備體流汗神矣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

李卓吾曰昭陵六馬成此武功刻石泰中奕世嘶風書者歐陽詢贊者殷仲容當時刻石之工胡不使之附驥尾而名亦重乎

○石馬汗流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

○馬贊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又奇唐太宗亦有回鶻十驥贊云殊毛共櫪狀花並之文林異色同

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五花

唐詩朝騎五花馬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相馬

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趺目蹄如累麴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圖索駿也韓文公詩飛

黄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亦影略用此事

、朱鬣馬

符堅時大宛獻天馬朱鬣五色鳳膺麟身王維詩玉靶角弓朱鬣馬

、韓蟲

淮南子云馬韓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蝦蟇

風俗通云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

無他所掉尾肅肅說者以爲蝦蟇非也蓋言夏馬患蚋掉尾振擊常肅肅也蝦蟇下馬音相似唐人名下馬陵爲蝦蟇陵亦此類

、畫獅子贊

東坡題獅子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岩岩高堂護燕几嗚呼妙哉古陸子

○禽制在氣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物性

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路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螉博物志有獸緣

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牛螉見淮南萬畢術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毒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卓吾曰鹿食解毒草豈解無毒藥乎既能解毒正

宜用之

狐疑鼬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鼬也

鼫鼠

易鼫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鼫鼠頭似兎尾有毛黃黒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沙鼠

沙鼠今之黃鼠也

山都

南康記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輙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覔蝦噉之

茶首

博物記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　兩頭鹿可對九尾鶴

野干

肇慶有騰豻嶺山產騰豻狀類木猴頭正方類人髮長尺餘常覆其面欲有所視輙搖頭以手披之佛書所言野干即此

天祿渴烏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

天鹿辟邪

一角爲天鹿兩角爲辟邪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申公子

培劫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兕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然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予謂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

雀彀熊蹯

杜衍移檄梁武云徒探雀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雀彀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城

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鶉鶉周周

禽經鶉鶉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鴻

、韓盧宋鵲

義訓曰韓盧宋鵲良犬也盧純黑色鵲黑白色李賀詩練香薰宋鵲

、燕昕鶯轉

禽經燕以狂昕鶯以喜轉昕覗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轉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轉

、六燕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遂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遂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尋常丈尺

禽經云雕上無尋鶩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雕之上不能尋鶩之上不能常鶩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鷃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

、鳧鶩

禮曰庶人執鶩尸子曰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管輅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皆誤以野鴨為鶩楚辭泛泛若水中之鳧梅都官詩野鳧眠岸有閒意梁簡文詩寒鳧共浦飛其用字體物却不舛誤

卓吾曰鴨一也但稱之曰家鴨何如

、烏燕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

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丁仙芝詩曉幙紅襟燕

鵁鶄

劉欣期益州記鵁鶄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卽今之鶴頂也

鶡鴠

鶡鴠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求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鳱鴠又作鶡鴠盍自早省爲干故鶡或作鳱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鴈岸省爲干故鴈或爲鳱皆古鴈字也然則鶡鴠字正當作鶡省作鳱作鶡非鶡乃鬬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玉鷄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始受

玉鷄之瑞於此水唐宗楚客詩紫庭金鳳闕丹禁玉鷄川

潮鷄

唐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鷄臨海異物志云石鷄清響以應潮石鷄卽潮鷄也

、鸛井

鸛雀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可對蟻封蟻封穴天將雨

鬼車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鸕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見而歌之歌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絲鷄

絲鷄大如鸛俗訛爲葱老

鴨鵊

鵊鴨鵊也唐詩作批鵊今名山呼其鵊上有一點白

○倒掛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

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于戲作小賦其上略曰繽茲鳥於珍箑動凉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囀劉績霏雪錄云卽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寬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

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鵙鳴

月令鵙始鳴鵙卽博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爲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翺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鵙必單栖鷙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爲鳳皇阜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鴐鵞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搾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翠碧

唐韻鳿音玉水狗也注小鳥青似翠食魚陸龜蒙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

、鷺絲謎

杜牧之詠鷺絲詩霜衣雪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晩風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鰕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阿濫堆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

鶩啄蝗

元成宗大德三年揚州淮安蝗在地者爲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鶖

、鶴在陰

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鴈隨陽故汲冢書目鶴曰陰羽禹貢名鴈曰陽鳥

〇鵪鶉獄

范百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鵪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爲雲南腹裏之縣不聞此鳥遠至夷徼亦不聞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之事未可知也

、白翎雀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白頭鳥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旧有白頭鳥萬計集於門樓童謡曰白頭鳥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鳥夜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〇斑鳩賛

寶誌公偈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黄鳥宿淵

韓文公詩注引東方朔詩海水暴竭黄鳥宿淵

、燕子海青

海東青鷹之鷙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元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

、錦帶功曹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即詩所謂卭有旨鷊也鷊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鬲从草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爲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

函常令鳥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
、魚味美
諺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鱟魚額言其味美也又里語
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伊水清淺
宜魴也又曰居就梁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
厚
、怪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鰐其身已朽其

齒三作此卽鱷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椓去其
齒而更生
、魧魚
魧魚卽嬾婦魚也多膏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
則暗佛經謂之饞燈
、鰯魚
說文鰯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
人相傳嬾婦所化以膏爲燈鳴琖泛醉則明披緗倅
纑則暗

○五酉
孔子厄於陳蔡夜有一人長九尺阜衣高冠咤聲動
左右子路出與戰相搏久之孔子曰何不探其胭如
其言仆于地乃一大鯷魚也孔子曰此物胡爲來哉
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凡六畜之物皆能爲怪故謂
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
也殺之則已
、蟹圖 蟹隨潮解甲更生新故字從解也
傳肱蟹譜云蟹鶻眼鱟足蛭腦蜩腹其爪類拳丁其

螯類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
青白眞如繪蟹焉
、千人捏
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
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謔市倡
、蚶子贊
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克又千歲蝙
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蚶形似瓦屋
○係臂 海錯名

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必求而不信者風波覆舟

考工記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屬

犹蠪

犹將風則踴蠪欲雨則鳴以犹識風以蠪識雨

蜩螗

鄭楊栁賦蜩螗厲響蜘蛛吐系

蟪蛄寒螿

風土記蟪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皆蟬也而分二蟪蛄朝蟬寒螿夜蟬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栁老半書蟲按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注嶺南呼蝦蟇爲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

燈蛾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自照

王符潛夫論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

水螢草螢

螢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深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蟲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

水螢爲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蝦足能自運亦自隣於蚿邑動波間狀珠環於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

黃蝶

蝴蝶或黑或白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蝴蝶黃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愼按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嘗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嚳蚊

江山黃借菴戲作驅蚊賦一篇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爲血肉喪軀楊慈湖作夜蚊詩反其意而嚳蚊謂其傍耳皆雅奏觸面皆深機勝於人之耳提而命而頑錮莫曉者○荊州江右岸有李姥浦浦

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大戴記丹鳥羞白鳥注丹鳥丹良也白鳥蚊也）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某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　蚊郡人暑月嘗移舟避宿其間予以何顧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卓吾曰（然則嚳之亦不來驅之亦不去矣必我也）

十七卷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八

草木

樹藝之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氾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穱穋

古歌高田種小麥穱穋不成穗男兒在他鄉安得不憔悴

○瓊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是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

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樹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此說未必然今滇雲處處有之村姑采插盈路仙女一何多乎

卓吾子曰此說未必然是也然又安知不無然乎且公但知是村姑耳更不曉是仙姑也又曰瓊花止揚州一本宋時士大夫愛之扁其亭曰無雙今此種絕矣曰梔子花亦恐未然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

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鉅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裡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妾孟賓笑曰不謂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虞美人草

賈氏談錄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花葉相對益州草木記云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唐人舊曲云帳中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攪衣摧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烏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宋黃載萬和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蔦荒葵老吳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

卓吾子曰辛稼軒詠虞美人草云不肯過江東玉帳匆匆只今草木憶英雄唱看虞兮當日曲便舞東風兒女此情同湘娥竹上淚痕濃舜目重瞳堪

痛恨羽又重瞳以竹形草而重瞳適相打合尤奇

蘭草

古樂府云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鐮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卓吾子曰升菴先生謂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蓀與芷耳惟菉葉紫莖春華秋敷則楚騷所稱紉佩之蘭也余嘗記漢昭烈皇帝有蘭草當門不得不鋤之語雖諸葛忠武侯以魚水之歡

竟不得藉一言而貸之，失蘭生道傍，可謂混世之極矣，而不免辱於樵豎之手，挺而當門，可謂庶幾一遇矣，而又不免於入朝之嫉，蘭乎蘭乎，將安所處乎，余既無如之何，則戲爲問荅二首以紀之，感慨者無重爲升菴先生之不幸可也，

問蘭一首

蘭草貴當門，當門見至尊，既見至尊已，百勑何足論，

蘭荅一首

相見翻相惱，不如不見好，寧爲道傍花，勿作當門草，

○伊蘭花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月不散，冒少岷爲余言，此花之香，冠于萬卉，但名不佳，余按佛經，伊蘭即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即菖蒲花，世不恒有，貴其難得耳，又西域以∴爲伊字，象尊，如中國天字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謂其香無比也，

、海紅花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海紅即山茶也，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爲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款冬花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

款冬茂悅層冰之中，傅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氷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

○竹賦

陳陶詠竹詩云，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編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煙，蔡邕竹贊云，綠潤[illegible]鮮，緗文紫錢，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甘菊
埤雅曰菊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从鞠菊有兩種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菊花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莖青味苦爲野菊花其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難得爾
、桂花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桂子
劉績飛雪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焉寧非月路耶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

○荔枝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香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也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畫歐陽公詠荔枝詞曰絳紗囊裡水晶丸亦妙
卓吾子曰巴峽間安得有此見巴峽荔枝未曾見

荔枝也至曾子固荔枝狀三十四種始詳著福建軍荔枝名產雖廣東不載也況西川哉
曾吉甫荔子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噲伍梅花應愧盧前金谷危樓覓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苧蘿不數西施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非如西崑用僻事也左思蜀都賦傍值龍目側生荔

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詩用此末二句言布衣抱
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
須何爲者耶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羌
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籠矣山
谷尚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范堅石榴賦

紅鬚內艷頳牙外摽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瑱之廁
碧瑶

橘柚蒲桃橄欖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蒲
桃味何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香減之君房曰金
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
柚而輕蒲桃也魏文帝詔示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
蒲桃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
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
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況親食
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
有匹者此比人譽蒲桃而貶橘曲也比人不喜橄欖
南人語之曰橄欖回味比人笑曰待他回味時我棗
兒已甜了半日矣

○檳郎樹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郎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
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動似舉
羽扇以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郎木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
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榖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

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
其林則寥覩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郎圖也

○長卿簡子

寻徃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
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寻舉以問曰長卿則草
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名出何書耶孟賓
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
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取
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王應麟

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與孟賓散帙共
欣賞耳

○○甘棠

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者避暑也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哉

○桐木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共枕樹

潘章有美容楚人王仲先慕之與同學一見相愛情若伉儷同衾共枕死亦同葬羅浮山冢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號曰共枕樹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八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九

雜類

、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三點又并去初更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

卓吾子曰初更二點前尚許人行五更三點後即令人行意美矣

擲卦以錢

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岸餘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此乃唐制今襲用之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宗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則嫁殤嫁死人古已有之

丹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子本天子諸侯有辟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故注此於面

、勾欄

叚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火禁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丞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氷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勒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

卓吾子曰寒食之名不改寒食之節當行

春宵秘戲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藍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蘂珠宮故又稱藍榜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彤騶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策曰黄榜開天上彤騶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服妖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

輕容

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宫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測輕容

、纈衣

說文纈結也繫彩縚爲文也杜牧之詩花塢團宫纈元微之詩内蕻繁於纈王建詩纈衣簾裡動香塵魚玄機海棠溪詩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薛濤詩夾纈籠裙繡地衣胡元時染工有夾纈之名别有檀纈蜀纈撚水纈三套纈綠絲斑纈諸名問之今時機坊亦不知也

、裯繆繖縭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裯繆垂者名曰繖縭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鬧掃

鬧掃髻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鬧掃學宫妝獨立閑庭納夜凉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

、隱囊

晉士大夫尚清談作麈尾隱囊之製今後學罕知顔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隱囊是軟可倚又便于欹棊

流蘓

倦游錄述流蘓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蘓爲馬韉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不知古者流蘓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錞飾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蘓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銀蒜

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押簾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象牙火籠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愼常有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煴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玄詩十月都人供煖箑是也

供御炭

供御炭用𥻆餳色胡桃文見宋史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蕋珠殿命坐紫花墩

車渠𪇆䴅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𪇆䴅驟傾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羽觴

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注以玳瑁覆翠羽于下嶶上見唐詩玳瑁筵本此

方麯

北史楊愔傳以方麯障面麯通作曲蠶薄也說文作笛漢書周勃織薄曲爲業此云方麯障面蓋竹織方扇耳

萎蕤鎖

錄異記萎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萎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

不借軍持

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
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
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冥火熛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熛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
施於雲梯之上者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
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曲名有六幺戾義取

六博之采

楮繩

商君書楮繩束枉木古用楮繩即今墨斗

仙人弩

史記注通天臺上有天梯仙人弩通天臺上仙人弩
笑電岩前玉女壺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巷陌

麗騶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
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

蛟韅

荀子蛟韅注馬服之華蓋以蛟皮爲之在背曰韅在
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靽音半鞅倚兩切今之
衮肚也靷音胤韅音絢呼見切

星旄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亦旄旄之屬

七娥

束晳玄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門之食方言吳
有桼娥臺桼即七字七林有七娥三粲百媚千嬌之
語

南漪

坡詩有南漪亭詠時有人讀晉書者坡公問曰尋得
幾個好亭名名隹自難得也

〇麗矚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矚宋人以麗矚名亭

鑿翠流丹

開牕鑿翠杜詩鑿翠開戶牖飛閣流丹王勃

葦交螺首

夏后氏金德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鐶桃梗則今之桃符

金溝銅池

手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棋此語殊有韻致

閭𨵿

閭闔一作閭𨵿省門從戶也儀禮又作㞐从𥁕而去皿也

宏㝠

宏㝠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詩所謂噦噦其㝠賦所謂蟂蟥飛而生風尺蠖達而成響也

槐衙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窐衡

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賁於遁軸玉帛之贄委於窐衡謂圭竇衡門也圭或從穴作窐又晉書云茨簷賤士又廣里記云葦菴漁父又嵩山隱居聯對云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壑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

柴門

晉書儒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漢書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兩階

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爲賓階左爲阼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干羽於兩階是也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賓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賓於王是也天地所以交泰也至秦中爲御道亢然自尊天地不交而爲否矣今佛寺道觀猶存古制

瓊寢玉簀

劉聰以娉爲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而塵瓊寢

綴戶綴牖

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楚辭網戶朱綴注綴緣也以朱緣其邊今曰四映如古紫界墻青瑣闥之屬

函道局室

函道道如封函也局室室如碁局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薦鬯之夕也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僞飾女樂也以此祭天不亦媟乎

卓吾子曰以此祭天不亦樂乎公蓋未知天人一理也

諫霤瑣闥

諫霤見左傳瑣闥見漢書又韓翃青州詩柏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柏寢梧臺皆齊事予謂梧臺柏寢可對茨簷葦菴

虎門

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曰虎觀取此義

耆穮

蕭子雲雪賦曰韜孚恩之飛棟沒耆穮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裹丕置錦耆穮耆穮菴也廣雅云耆穮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耆穮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耆穮壞居孫思邈有耆穮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耆穮爲酒名矣又大冠亦曰耆穮禮曰童子幘無屋几冠有屋者曰耆穮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耆穮障日覆兩耳會見瞷兒作天子

東西北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

亭堠

予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侯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巡狩過亭

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

○麗譙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言壯麗而嶕嶢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樓愼按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誰何一作譙呵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即譙呵之譙今都門出入者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

、封堠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申明亭

今之申明亭即周之鍬漢之街彈室也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是也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謂中瀆人家出水溝也又央溝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稱牟溝不知何解俗又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卓吾子曰陽溝陰溝央瀆中瀆如先生者始不謂溝瀆之水耳矣

水龍

隋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藩節誠須責罪典師若命水龍終當屈水龍謂戰船也

綠鷁蔥鷟

劉楨魯都賦綠鷁蔥鷟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鳳艒

博雅艒䑿舟也艒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艒

、鯿舟

或問詩人多用扁舟何所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則多用之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擷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魚桁

桁寂見切說文桁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桁㵗爲涔夾㴹羅筌皆取魚之具

萬尺簇

陸龜蒙寄吴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簇簇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簇年取魚億計號萬匠簇按簇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爲簇蓋以竹爲魚梁此字唐韻不收

、渾脫舞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胡器

詩含神霧曰外國器物多與中國相反書則横行食則合伏床則交脚鼓則細腰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玭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

○光明砂

李德裕黄治論云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徹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若以藥石鑄術則踈矣

○九曲珠

小說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

○不灰木火浣布

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錠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予親見之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二物不同博物者宜知之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則今夷方所謂祖母綠也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楯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

○幽菽冥果

說文解豉字云配塩幽菽也三蒼解龍字云龍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塩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故曰

幽菽冥果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註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

卓吾子曰讀書者皆如公則當曰懸幟未必皆如公則當曰望子註書不爲公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九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十

雜類

○○翰林撰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爲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泉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毋有文字別開倖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輩毋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曷若仍舊之爲愈

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章諷諫諸公毋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卓吾子曰至論至論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順

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𠀤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乎後世如張横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牵而不用不牵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祭祠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傳粉于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

發金椎之塚猨狄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

○張九成格言

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貪紿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成横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嘗爲屏銘

卓吾子曰格言眞格言屏銘實屏銘

諸葛恪語

諸葛恪語陸遜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貢姜維之斗膽

○郵亭書壁

程明道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問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予於蜀䕫古壁見無名氏號硯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裡回黄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

○貪樂

章楓山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床琴于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

卓吾子曰此歌此樂假笑當哭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予獨取其𠃵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

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覩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于張融辭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鋒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正士貞女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冊華而靡曼顏淸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

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晋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也

卓吾子曰聖人啓之也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

卓吾子曰喜甚恨甚眞名言也

軍中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治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

拒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也

卓吾子曰虞美人在楚軍又可笑矣

○雲岳屛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屛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

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焦弱侯曰鬼臾區黄帝時人鬼谷子自是孫龐蘇張之師如何可作一人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晋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懸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者相傳便謂真有其人矣

卓吾子曰真怪他謂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真則皆真先生勿太認真也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愼按硯以鍾馗名亦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

卓吾子曰蘇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硯石爲鍾馗矣硯石爲鍾馗鍾馗爲進士進士爲大圭首大圭首爲椎椎終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勞也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

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旒以蔽明纊以隱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卓吾子曰其明如晝人皆見之也其晦如陰人不得而見之也何必穿鑿

等身書

宋賈黄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解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

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鐵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小智大慮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宿諸宿問

子路無宿諸宰我無宿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資縣磨崖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不相達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栖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藉易簡亦然或以訊予曰是不勝其爭請予訂其是予曰無以爲也其爭也君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蹴然不悅怫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哉故曰其爭也君子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馮京

予覩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

狗脚朕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狗脚可對猪腸侯景罵韓軌啖猪腸兒

銅雀硯銘

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劫○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

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之銘可證

猓㹸

南史王琨猓㹸所生猓音揉今罵猓奴本此

瞀濁蟲

宦有憒憒於臨事士有顇顇於臨文世皆目之曰瞀濁蟲周禮有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濁是其證也宋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錄作鶻突皆非

○沮誦王嶨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李氷王嶨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氷鄭條與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

卓吾子曰尚有穆伯長在先

血異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

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説載嶺南鶴巢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諱辨

予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辨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予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騶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

焦弱侯曰衆音終不與仲同

○甗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操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巳取去操歎曰今年破賊政爲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吁甄氏何物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

、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鵶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廻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荅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麗色

瓊英膩雪蓮蕋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鄭德璘妻韋氏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也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一時趂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孌童崽子

北齊詩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窕窈容路曜便娟子皆指孌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六蝎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

儒梟

後漢董仲綏智爲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惑衆才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巽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尸位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蟓蝗蠹賊下不在田矣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漢食貨志搖手觸禁

規影循賦

唐書規影循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女郎砧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搗衣石庾信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綠紋螺紅梁醞

煬帝在揚州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紅梁醞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産呼之不害人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壘音律鬱律者苑結也沈休文曰鬱律者屈律也又爲鬱𡋯

古碑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爲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

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簡西嵒爲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

卓吾子曰亦自是良工善錮善合也

○副貳

魏何曾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朝三日是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使者曰信

晉武帝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

一卷爲弓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佛書以一條爲一則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弓音周與軸通

古今語言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

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

卓吾子曰彼見錢而稱阿堵可也我以錢而稱阿堵不可乎先生泥矣舊詩語言少味無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言錢與竹也二語可謂的對、

焦弱侯曰阿堵猶言此物耳顧愷之指眼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合此觀之可見若胡盧山詩阿堵中藏徐稺未以爲堵墻益可笑、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焦弱侯曰寧馨亦如阿堵皆當時語然非助語詞

、因仍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

綜理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

、腹背

李嶠內制集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薦頸表驚駭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傳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心迹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又曰剱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心跡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跡之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

𠩺戶

唐書編氓有𠩺戶謂流民也、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illegible]臾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漚臾善驚小兒漚與甌通蓋傾側甌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甌下之義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以天藏月團爲對本此又茶馬表以摘山對歷塊

楓天棗地

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故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

蠻煙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茸母孟婆

北地寒食茸母生茸母草名也宋徽宗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煙又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長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巳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巳行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劄青狹斜游人與倡狎多爲此態

○詅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詅痴符也近日有一逵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其人不悟

卓吾子曰對得甚妙

○弓𤥨

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有祭酒劉某詩以𤥨弓爲弓𤥨大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𤥨弓詩倒作弓𤥨祭酒如今爲酒祭銜官何以達廷朝

○天畵天話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氷凍成龜文又

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書也湞中有某提學訓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爲笑蓋俗以託空爲天話耳

○別號

幼名冠字未聞有所謂別號也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厭名與字憒然不知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乙近日民風澆猾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鍜工戴東坡市屠宰號一峯子一善謔者見二人並行遥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鍜鐵羅狀元能省牲相傳以爲笑

師稱

鑿曰鑿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曰梵師道士曰鍊師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十終

讀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李贄編是編裒集楊慎諸書分類編次凡采錄詩文三卷節錄十七卷去取毫無義例且贄爲狂縱之禪徒慎則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爲之編輯序文淺陋尤不類贄筆殆萬歷間贄名正盛之時坊人假以射利者耳

續自警編十六卷（一）

〔明〕黄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續自警編引

予自甲戌春讀禮山中寢塊苫者三載矣少暇間取經史子籍閱之凡古今嘉言懿行有當於心者則手録之以爲身心之警丁丑春拜命之郡舟行兀坐懼日月之虛擲也爰取舊録再加搜輯分門列類稍稍成一書矣第舟中書籍甚鮮罔能備載秉筆聊思殊深浩嘆嗚呼以管窺天不知管之外天凡幾高也以蠡測海不知蠡之外海凡幾深也況天下義理無窮一人智識有限玆録誠謂管窺一斑蠡測涔蹄焉爾蕪漏之罪安所逃哉若夫由管窺而求天之所以高因蠡測而遡海之所以深尚有俟于立言之君子焉宋儒以自警名編予因竊爲續云

萬曆五年孟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嘉興府知府前監
察御史金谿毅所黄希憲撰

自警編凡例

一名賢嘉言善行散逸各籍中予性僻喜閲書每於
籍中閲之有得于心者逐日劄記以為身心之警
故先後不同但恨力未能編閲弗免遺漏尚竢博
雅君子輯補之

一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然不越明徳新民修
已治人两端今摘諸賢所言所行分彙各條之下
以便省覽云爾非敢曰破碎其文義也觀者詳之

一宋趙善璙已刻入自警編者不録其余有未備者
則皆蒐輯補畧以成全書

一本朝理學名賢已有録矣然君子取法當以聖賢
為師舍此則非所以為學故摘其傳之本末以為
朝夕身心之法其拜官生卒履歴則載之本傳茲
不贅云

續自警編目録

目錄終

續自警編卷之一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敎所黄希憲　纂集

嘉興縣知縣内江張問達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　仝校

諸儒通論類

二程粹言

明道先生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若有懈則須防檢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

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自家心性本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污壞即敬以治之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亦是思也着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心要在腔子裏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

得性情之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
於一隅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謝良佐嘗
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
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
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
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
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心風人力倍平
常將死者識能預知與是他不著別事雜亂無
昏氣入須致一如此　去氣質偏處克便是致曲
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與於詩便須
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
須見有所用力處　朋友講習更莫若相觀而善
工夫多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大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人而
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
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包涵容覆但處之有道耳若
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

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吾輩觀孔子孔
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
同流便能天地同流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
之知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
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
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
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竹　人言語急莫是氣不
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
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
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致知但知止於至
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
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不見其
大便大　做官奪人志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語乃學之要蓋是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
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學要鞭辟近裏着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陸象山辨言

象山先生曰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　人之不可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人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嘆哉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秖以累明非以去蔽秖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體

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二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本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　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身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敦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　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附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不可誣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胸中不正則眸子眊所謂不正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詹子南述先生嘗舉鈞是人也一章云須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

用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子南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毛必疆云先生講學先欲復本心以為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此心盡此理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

人能知其過而識其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好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智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慥姪問乍緊乍寬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朋友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彼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適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氣雖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個羅網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為一畏其事難見大而索為一求而不得

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重滯難得輕清刋了又重須是父在師側父父教他輕清去吾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本分事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伍官安得一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

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剥落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净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净潔則奮發植立不得田地不净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而齎盜粮

先生謂朱濟道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温柔時自然寛裕温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瞞

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夫子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晚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聚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様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某因随衆略説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顕道今知非否某荅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顕道每嘗愛説閑話先生曰某七八歲時只是莊敬心不愛戲後十五亦覺與人無徒遂

稍放閑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胷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閑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嘗掌庫三年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押海上之鷗游吕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内之粟可以謂

之仁術不可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劳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覧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想日月耗氣劳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一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千有五

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羡天常之厚者固知病之流矣而莫知病之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　學者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閭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詞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又云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　先生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亦止於經世釋氏雖至未來際普度之亦主於出世不無公私義利之辨　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内不謙則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

瑩而為益雖涉危履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是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與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有一縫一罅而能入之矣

陳白沙粹言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静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啣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来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

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玆乎程子曰且省外事
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猶文爲
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
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
省之言畧也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
學不言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者則當絶去
豈直且省之云乎
謂林緝熙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
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
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

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
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
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
勿助之閒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
便都是鳶飛魚躍若夫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
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浮雲過
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
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玆以往更有分殊處合
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
體該括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者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令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夫動已形者
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
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
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是
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
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學者苟不
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
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

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
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
釋卷而茫然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
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
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
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
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處豈
能爲萬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

處便運用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可以着意理會
乎　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浪
生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太為體豈縱未至
灑脫漸省擾亂等而天年未盡便從覺悟神理日
著非小益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漳
廬亦云提撕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造神
妙
君子之居也與於斯慾於斷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蔽
無斷事爭畏難怠爾矣卷下　士必戀道然後可
以與之言　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
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搁之力不勝群蔽則去
禽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矣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
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
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重內者必輕外難
進者必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　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　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
妙以揆聖人之用　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
魚躍之機　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
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心極握其樞機端
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優游自
足無外慕踏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
家在天下忘天下　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取而讀
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
人不難到也　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
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　士何學學以變
化氣質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
已也而奚陋以自待哉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
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
不至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
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
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
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
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
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
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　古今學

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仕
也為己斷不疑矣顔曾思孟周程朱張其傳於著
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為人必予人不可以無
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學貴
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
於故紙之難也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
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
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學者須循序而

進漸到至處　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　在親
為親在君為君無所往而不然　為學須從靜中
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觀人者審於愛惡
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　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
聖人　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進退取舍
槩於義　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𢟍義非士也
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　夫利乃衆人所趨義
則君子所獨　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

便是藥也　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
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
姑息　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
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而于其志之滅
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
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
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
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
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
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顏子之壽過
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　士而好奇揆道則
離士而無奇罔聞於時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直日與逐逐
者伍耶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
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千揣度秪益口耳所謂何

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数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虜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衆俗之意乎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當怒火炎以忍水制　斬釘截鐵工夫當日益但須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為之而力勿遽亥暴其氣矣

論書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謙為全吉孔子賛之曰謙尊而光　詩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

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上下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襃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　子虛長揚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紋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煅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明道先生欲著樂書而弗果西山律呂未見於用今之樂猶古之樂歟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　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容然後可望大雅之庭昔人之論詩者

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　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余嘗愛子美後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

論道篇

天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　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者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関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在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可學而至矣　聖人之道有二術内之曰心外之曰權　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歸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　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繫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内也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　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焉乎

大哉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當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　言依乎教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同其心不同其迹同其歸不同其入入者門也歸者本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由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夫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　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　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求詣神理非但不可戀著亦其勢終不能相[illegible]有當大為體置縱未至脫灑地亦漸省得些[illegible]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至誠則金石可開又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悟　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
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
善力行以底於成德　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
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於今賴之故到于今
祖之　顏淵問爲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顏
淵屢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
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
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
顏子其的乎　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
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
固情然莫知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
以進乎聖人之方而玄洞乎聖人之神者非可
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
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
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仲尼飲
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
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
也其亦慎求之無惑於坐忘也　周誠而程敬考
亭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
爲邇孰知之無遠邇歟　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

之得於周子也　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
而非人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
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
川終不爲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
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　賢人君
信在道憂樂安能奪之　闢楊氏者孟子也豈若
是稱哉道固爾也　皇皇仲尼與世爲倡譏較不
行然後去魯

君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　以大孝治天下
以至誠體萬物　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猷亂既出而世道
享　君與親一也在君爲君在親爲親世寧有篤
於親而遺其君者乎　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
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親天下化本不
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
所爲高不過漢唐之間南渡之後君非撥亂反正
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　大志
弱而易挫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坐
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善惡不分用捨倒置

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
民愈困　子謂劉文靜譏人之生也直章判善惡
於一言决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
與　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遊批鱗之怒
可以折檻千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

心性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
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
昆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肤可以
體仁仁人心也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

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足於內者無所待於
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
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
其為之有道乎得其道則變動失其道則發痛佛
邑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今之人亦
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習之久殆與性成罔
欲變之非百倍其功特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
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
哉　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此性之所
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夫天下之理至

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
耳　夫以無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此
心滌之則明物混之則暗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
失其主則反亂於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
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歸罪於心者多矣
學止於誇多鬬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
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
希矣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
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發明不
為影響依附以陷於狥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

也　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
於是乎兩忘死生烏得而相干　靈臺洞虛一塵
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
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
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天地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
自壯而老其悲歡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
已　地由人勝不勝誰傳濂溪以茂叔勝龍門必

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　雲以蓄積濕物為功易
白容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　變之未形也以為
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
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
成於冬夏者也　水以動為體渾以靜為用物之
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何容心哉　夫氣
上蒸為雲水下注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
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
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灣岳壓辰鼠形豈
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　桃花於春梨花於秋蓮

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與色高下不齊其配
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
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　術家陰陽書
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
是也釋予以土色光潤為地之美猶穿以驗土色
為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土色美惡不同氣亦
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吉乘其惡者則否　山勢雄
猛必得融液之土方為全美　地理家秘而不傳
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將求之不一邪反求
之吾心以觀其會邪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

紙邪　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
大塊無心孰天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私夫人之
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
吝

論人物

余嘗讀蘇子瞻剛說想見其人素夫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山人處士例以不
出為高故其聲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為第一辭
事　李令伯陳情一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
而歎者乎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

公也　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禪帝右更教風采
動朝端知公之才得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
之廻狂瀾於既倒公固有之必有益於人國也大
矣
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欽祗而
歎趙太祖之仁曹武惠之不伐也當是時君不知
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
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　文章與世運
升降孰能留心於此乎微歐公則天下不知有韓
退之　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覆改之有改至八

九次者歐公朔於言者也其不尚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　韓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不得舍孟而學韓也李容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為中而行非中者舉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容以必仕恐非容之心也容之心天理之時中也　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　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觀人　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是以見之矣有剛氣者常御於萬物之上　嶺表自開闢以來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一人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忠襄翰林二人而已耳　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　國朝莫若王源驅真碩之經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為人不可誣矣　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尭夫善醉矣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祭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有異於人也

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注脚百氏區區贅疣者汗牛充棟真可削世人聞見多尚博恨不堆書等山岳舍東丈人號芸閣高坐松根自鳴鐸樞趨童子慎唯諾口受心傳為小學孝經論語時叅錯于史平生盡拈却寄以斯名聊自謔講下諸郎頗淳樸誰敢作嘲侮先覺讀書不為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野鳥晝啼山花落舍西先生睡方着

王陽明粹言

陽明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精神道

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
皆然　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
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
用克已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
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盜之心一
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有甚閑思慮此
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
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言語無序亦是以見心之不存只存得此心常見
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萬象森然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
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
精中有一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知止上此即誠
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脩但正心
脩身工夫亦覺有用力處脩身是已發邊正心是
未發邊心正則中身脩則和　為學須得箇頭腦
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
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
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
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

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
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
與天地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
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
放如何不忙　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
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
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有信得乃
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

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
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刋落然後根幹
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一者天理主
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
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
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工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
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
便謂之窮理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
工夫只是格物脩齊平治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
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

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
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
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
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去惡
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
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
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
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獨知有事時亦是
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功只在人所共
知處用功便是作偽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
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
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
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
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
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已所
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
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滅禪定之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
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

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
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
除是槁木死灰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
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
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
便是通乎晝夜

問立志陽明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
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
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
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陽明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
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
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
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
其職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陽明先生
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
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
更無他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

戒視時間未發之中是如何陽明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覩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汝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

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挽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　先生征浰頭以書報學者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　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

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凌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不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覆薄既拆爾

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嚋與溺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瘝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嚋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慄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執默而識執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

其術爾顏不辱日月愈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貽
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
默則慎慎則無不容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
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
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
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
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
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
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

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
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
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
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
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
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破家蕩
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
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
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

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群起
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
可戒哉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
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姸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
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
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姸者
姸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姸者姸媸
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夫聖人之心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
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

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
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
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
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
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
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
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
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

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且使益精其能於學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脩毋謂己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

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
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
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
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
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
消說夜氣却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
将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
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
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
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

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
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
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
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
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本來
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
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
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麤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
日陋　懆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動浮歉

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
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巨細微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
也存心盡性順乎命而已矣　君子與人惟義所
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
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
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聖
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
如斑垢駁雜之境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
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

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
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
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此學利困勉之所
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　本心之明皎如
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
過改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
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
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
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
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

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
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
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
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也　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
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
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
非忠流毒蔣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

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裏刪
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君
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
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
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為君
子往年大駕在留都左右交搆其於　武廟當時
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
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
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　昔夫

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
曰然非與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
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
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
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
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
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
今曰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
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
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王心齋粹言

心齋先生曰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
須安靜養此微陽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
聖人示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則如
錦上添花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
沒工夫做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
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個真
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
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
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

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私欲淨盡是無極也天理流行是太極也

有知則有不知無知則無不知是處不覺覺處不是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一友問用功頗久究竟頗深然求之此心不能快然自慊何也先生曰見在自明白何必求之久見在自淺近何必求之深請問明白淺近之旨先生曰百姓日用至淺近至神妙至明白至淵微知此安得不快然自足不然終是行不

著習不察何快足之有　又一日瞑目靜坐先生呼之曰吾子枉用功夫撈閣歲月大明當空何自作魍魎耶一日問為善去惡功夫先生曰見在心地有惡否對曰何敢為惡先生曰即此無惡更去何惡良久又曰見在心地有善否對曰不見有善曰即此是善更為何善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綿要之自然不著人力安排一毫持己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恐懼莫離此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恐懼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正心類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

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

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

人皆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

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放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羅豫章粹言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無悔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於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係於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李延平粹言

李延平先生曰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

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
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
學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
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大凡人理義之心未常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
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
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
守可耳
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
矣

佪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
廓然太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
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
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
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
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絕有
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
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
[illegible]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illegible]

[illegible]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續自警編卷之一終

續自警編卷之二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黄希憲　纂集

正心

薛敬齋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無涯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得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能敬天者妄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息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

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一法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少欲則心静心静則事簡

當事物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則心便澄然矣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念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寛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一切外事與己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爲心病也

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一心之存亡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

背馳可不念哉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為閒不用而茅塞之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無我則内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累於外物而心弗定也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皆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鍾虛則鳴心虛則靈

為學當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効也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皆天理之公矣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原不少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錯亂何由有得

寂而感感而寂動靜循環人心之妙也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動矣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離

天理無内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

徒騖乎外偽也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一毫之間斷也

涵養深則怒巳即休而心不爲之動矣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内外交脩之法也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儆覺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作止語默動静之間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物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虚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隱至幽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上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而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揔是人欲之私與上文之心絶不相似

爲學無别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善皆巳分之當爲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絶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雖如静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懈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歟

掃却浮雲而太虚自清徹去障蔽而天理自著

舍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勿忘勿助長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絶之予常用力於此

故書以自勵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大學士宋濂進曰孟軻有
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淸而身泰矣

正心

胡敬齋曰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
只有此理全具在内　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
養得心即養得氣能養氣即養得心心也理也氣
也三而一者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
若原不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
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　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
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吾之本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者故孟子曰仁
人心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欲人明此理存此心
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一度而
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
萬年須臾便思到幾千萬里蓋心具是理理無不
在千萬年固共此里千萬里固共此理所以思無
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易曰神
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
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拘於形心氣則通乎神
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
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含具衆理所以
心體本虛也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心纔私便是
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必
縱情恣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
兢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
裏
覺得心放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
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心常惺
惺自無客慮
中庸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工心自
無走作處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惺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
謹恐懼乃存心之要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来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静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遏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

心有主雖在閙中亦静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　心深潛則造理必深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為昏氣隔塞或為舊習斷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體則天德自全

人心全是天理纔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本心存處天理妙處程子以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内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纔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宰乎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静只此便是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朱子又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朱子曰静而常覺似説重了些子只説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説常覺便有心分而為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静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為至論

或曰静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静乎曰操只是主敬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為二人操即心操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主一無適即心操也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
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
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知覺之只是心
存則醒有知覺在内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
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個操字
謂之操又不如只下個敬字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說若無
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
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
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
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
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懼做甚又存
養個甚必有物在内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
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
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已前
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個操存涵養曷嘗有着
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
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
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無事時不變心空有事時不變心亂

今人說靜時心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
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持何時去操其意以為
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
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
是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
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
自由便放去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
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
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
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
也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
用一原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
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
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
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

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内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
本然在
今人屏絶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
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盖未應之時此理
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
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
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即發而
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靜也體也已應
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
事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
意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
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
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
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
敬無以守又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
行之行也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
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盖
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盖心一理也氣也
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
益清則心益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
為物欲所汨頹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
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盖靜
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
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
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不流於空寂雖靜
何害
敬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
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
魚躍同一活潑地
敬是箇扶持身心底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事故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㓕
心精明是敬之效緫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常整
不亂
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
精神昏憒書愈雜讀理愈難窮矣
其心肅然則天理常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若非敬如何扶得身心道理起　敬則心專一專
一則精明
恭敬則心存又且明瑩盖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
人若敬時許多放蕩的心都收了許多雜擾的心都一
了
敬如何便存得天理盖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故其心
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
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
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
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illegible]
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illegible]

貌莊正敬也湛然純一敬也　窮得此理須敬以
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
當主一以立其本
聖賢學問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之一字自畏慎底意思敬有
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惺惺然精明底意思敬有
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凡事都靠
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人須要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
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脩身以馭
致篤恭而天下平
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即存大本自立極其至也篤
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
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恭曰寅曰畏曰翼曰戒懼
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illegible]曰恭
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
致也臨深淵履薄氷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盡出箇敬底樣
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主一
無適是存主處謝氏言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

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到神祠致敬
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
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敬齋箴說得全備毫
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紛亂無本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
勵可以勝之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
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
畢集不敬則惰慢放僻隨至而德敗矣　聖學以
敬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紛亂立大本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
坐馳敬則無此患
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朱子以必
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本也朱
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
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
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
嚴肅而心不主一無適者未有心主一無

面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
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即所以養其中蓋自中
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
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為
存養動為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工夫皆所以
存吾心養吾德也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
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
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
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主敬不是別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居敬
持敬亦是如此
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
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義
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
是不用戒謹恐懼整齊嚴肅否曰看來聖人是自
然戒謹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夔夔齋栗曰齋
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豎不曾起柱

頭科撑住最難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脚步正在此立
不一其内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内靜
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羅公念菴論心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旁
通無有窮盡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者如
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内外可指無動靜可
分上下四方來往古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
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又
答門人論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

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
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
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服閒逸
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
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德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
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
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觀
周之爭死因耶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敝
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
是真能主靜者恭樂則行憂則違或為季桓子之

任或為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始相續也若識
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
欲一切享用玩奕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狽
之敝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清介孤潔自守一
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
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
致思也哉

窒慾

太祖高皇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
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

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為能制之先
王制禮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
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
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
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
積雖勤亦無補矣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厚為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劉元城公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還講時年四十

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
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可
為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
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雜而非誠
凡絕慾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
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
劉談雖夜不寢翼朝精神如故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盖欲有為必須強盛
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
十餘年矣
東垣論云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
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
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谷以養陰氣
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
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
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
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
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
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
又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
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
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
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
性其旨深矣
又云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太旺火為肺金之夫
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太旺土為水之夫土
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
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
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
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
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
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
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
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
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

虚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
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
之虚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虚
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疼脚輭食少體熱仲景
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
病若犯此四者之虚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
態仰事俯育一切隳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
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虚亦宜暫遠帷幙保全天和
期無負敬身之教

又箴曰睠彼昧者狥情縱慾惟恐不及濟以躁毒氣
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
而不自惜我之所生飜為我賊士之耽兮其家自
廢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簿放心乃收飲食
甘美身安病瘳

素問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生是
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其目淫
邪不能惑其心所以年能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又云清淨則肉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御製周顛仙傳曰仙人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
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
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你只這般只這般每
每如此

南岳魏夫人傳曰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
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青宮所落皆此輩
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
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
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類以便無聊為道者精
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

黃庭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又曰
悉亡液漏非已刑專閉御景乃長寧

小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
以存誠豈金丹爭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
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
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
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
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
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
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此

愚夫也何足以道盖自古以来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白玉蟾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心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飡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慎無與言若與言者勤心正行曰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汚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姉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内彼身何有惟盛悪露諸不浄種以釋其意

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痴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者也

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衆穢爾来何為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爾天神愈敬佛

呂純陽詩云生我之門死我戸幾箇惺惺幾箇悟空来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

又云分明不見人頭落暗地教君骨髓枯又曰精神賣與粉骷髏却向人間買秋石

寒山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弾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舎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説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馬丹陽云酒為亂性之漿肉為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為上酒肉犯之猶可恕若犯於色罪不容誅盖色之害人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忘精滅神至於殞軀故為道人之大孽也

李宜春云元精之在體剛健純粋而不息神倚之如魚得水氣倚之如霧發淵人之幼處嬰孩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論自十六而真精満耳聰目明

五藏華敷身體秀麗齒髮堅固不憚寒暑亦無疾
忘當此脩行即神仙矣自此以降日益虧耗未至
中年五衰盡見目昏耳聵五藏薄弱身體枯瘁齒
髮踈脫不耐寒暑薄頭便忘神亦隨之而昏氣亦
無所主矣精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木之有
脂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為物莊子曰既有為物
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慾念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慾真為實身之道莊子曰嗜慾
深者其天機淺誠然也是故實精以養氣實氣以
養神純陽子曰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

神欲鍊還丹必有精氣神為本真鉛真汞生在其
中故為修真上品
清淨者清謂清其心源淨謂淨其氣海心源清則外
物不能撓性定而神明氣海淨則邪欲不能作精
全而腹實
薛文清公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聵傷生敗德俗
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
胖樂可知矣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
精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只[illegible]

完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illegible]
而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
也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摇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
御女之說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是故葛稚川抱
朴子以為氷桎䖏湯羽苞蓄火陶隱君以為抱玉
赴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古今丹書皆極口痛
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陽風雨晦明過
則為災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為蠱曰淫溺
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枚乘云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
腸之藥今往來游宴縱恣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
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己也

麗色藏鴆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患矣哉

人欲之險

朱文公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此詩蓋因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亭有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故文公題此以寓譏儆之意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説曰蘇子卿齧雪啖氊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綉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菴亦猶元忠之論蘇子卿也鄭叔攷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岳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腸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軀血廟了不經意　眷眷虞姬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哭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来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譚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與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杜欽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家語魯男子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戸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曾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善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蘇黄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劉長生曰塵心絶盡則可純於性色心絶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冲和

晉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
蔬食
劉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
匿事息乃還
李約雅度玄機蕭蕭沖遠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
不好俗談阮孝緒對其父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
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
雖家人亦罕覿其面人呼為阮居士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谷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
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

裁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陳畐南在唐僖宗時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
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遣到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
高僧鬼戒行嚴絜嘗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
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
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
乃曰海水可生須瀰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一百
二十歲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敝屋數[illegible]屋中

卧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illegible]生寡欲之說問以元
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嘗微
服詣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
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
公時尚為相嘗所嘆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
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
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胡文定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

節稱司馬君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
須是十分為期著實要到勾得幾分始得
漢武帝年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皆年八十餘漢武
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
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
壽之道不係於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
寡欲故爾
中山徐武寧王達下姑蘇城時張士誠府庫內珍寶
充牣王悉封而籍之以献及克元都獲諸王璽王
悉封府庫圖籍故宮殿分兵守妃主宮人令故奄

護視秋毫無犯故太祖稱之曰封姑蘇府庫置胡
宮美人材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尤其忠志過人
者

懲忿

神隱傳云攝生之道大忌嗔怒

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又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
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

素問云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嗔之心以恬愉
為務以自得為功

慈湖先訓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又云或謂
男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所見治之不
當自己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輙嗔人亦
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又云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懥甚知非力改簡自童稚
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
公怡然不以介意

又曰一日[illegible]步到蔬圃顧謂圃僕吾蔬間為盜者竊
取汝有何計防閑圃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
者乃可先公因忻然顧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
然又云凡可怒者皆小人也縱怒或動心則與小
人相去一間

薛文清公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
厲之容學者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云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
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
懥勞擾無一時之寧大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此處似
尚欠細蓋横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
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
山河大地盡是黄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又云烝
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
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
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去薰烝他不去正他姦惡
大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的是
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
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illegible]處經過

来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所以便得克
諧此是舜之動心忍性憎益其所不能處古人言
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来如何見得他許多苦
心處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儆之曰學須反已若徒責
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得自已非若能反已方見
自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
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
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傲人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
尹真人云俺初在家見天下人過修行人大忌見他
人之過莫為他人和自已壞了一切萬事皆是数
須要般般放下
莊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不可入於靈府
又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白沙詩云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又云吾儕生分
薄於福敢求全
中峰云謂縁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格今日者
是也縁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
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縁之明訓焉達
者了知一報之縁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
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
中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縁
而自受也使知前縁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
而投矣
又云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
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
無你廻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取覓
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舍離處若以
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擇處正與麼時
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
死生超夢幻底時節也
晁文元公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
獸之勇非理内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
之欲
崔瑗座右銘云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
志悠悠故難量又云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淵明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

過心清凉佛言重以惡来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
氣常在此也
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虚煩惱何處安脚
又云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
是珍寳無垢無染是真常
寒山詩云有人来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
是得便宜
寳鑑云萬事從寛其福自厚
又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
邊風長短家家有炎凉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
總成空
擬寒山詩嗔火焚和氣令人相貌惡修羅綫現前菩
薩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為五慾樂智者善思惟
早服慈悲藥
若以争止争其諍轉不已惟忍能止諍是法中尊貴
不見老瞿曇妙相三十二魔軍刀劒来只以無心
對
合嗔不須嗔合喜不須喜喜時風自吹嗔時火自熾
風火非外来皆從自心起不見四禅天三灾都不
至

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爲遏怒逆之加惟忍爲最
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
許名奎百忍叙云趙襄子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
手杜牧之詩曰忍過事堪喜呂存仁亦云忍訴二
字古之格言後思前哲有德量自隠忍中大之語
逆来順受不與物競
莊子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虚船来觸舟雖有褊心之
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
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
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實人能虚已以遊
世其孰能害之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壇經云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大鑑傳
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来刺於師師他心動預
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莫夜行昌入祖室
将欲加害師延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害
師曰正劒不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
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

曰汝且去恐彼衆加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
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来何
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
惟傳法度生乎
永嘉證道歌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
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
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又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
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

善知識若因訕謗起怨心何表無生慈忍力
中峰云如佛屢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
動念者乃知其有徊究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
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　永嘉
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說雖
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也靈芝照
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
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說亦俱未盡理也貝覺謂若
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
矣

昔有闍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竪五指迎之象皆馴
伏收問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一邪子
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
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
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来脩慈忍三昧今
竪指入此三昧任其賤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
獅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
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
赤脚劉先生云脩行人要見人好處不得見人短處
如十分中有一分好處只可學他一分好處但凡

為人須有一德不可一向見他不好處隱昧他好
處學道人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不可胡亂
放過
研幾錄云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
誠惻怛莫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
愛之則從惠人必愛之則懷處人必愛之則親罰
人必愛之則人無怨若以自是忿疾而行雖勤而
弗應矣
潛虛云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

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
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
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
人之有欲猶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
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
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鞄捍刃
也犾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及見陽虎則應之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
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辨也夫如是何激之

有犾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
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剌之惠子聞之而見戴晋人晋人曰有所謂蝸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倘
然若有亡也
漢卓茂性寬仁恭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
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
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茂性不好爭如此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夫人欲試寬

令恚侯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俾奉肉羹飜汙朝
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羮爛爾手乎其
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直不疑恬淡樂道與人無競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
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
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
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特無柰其善盗嫂何
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晋衛玠字叔寶揔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

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
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可為座
右銘
裴行儉有賜馬珎鞍令史私馳馬馬蹶壞鞍懼而逃
亡行儉招還之而不加罪又有瑪瑙盤廣二尺文
彩粲然因宴出示人軍吏趨跌盤碎叩頭流血行
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
宋王文正公旦器度寛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
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羮
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不食羮曰我偶不喜
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今不飯可具粥其性不
發人之過皆類此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盖其初自懲艾
如此
王文正公同毋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
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
入見酒溢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
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韓魏公器量閎博無所不容與同鎖王拱辰御史葉
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
安坐幕中閱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
曰此中豈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顔謝之
范忠宣公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
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
梁庾詵嘗乘舟從山舍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
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
默然不辨恣其取足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
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
余冬録云吾少而剛禍事後不能無愧悔常書晋人
情恕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
身無喜怒於色耶梁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慍色每
於可競之地輙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
而愧服
李丞相沆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

意堂前花欄壞公朝夕視之經月終不言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嘗言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亂避世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毛仲崔知曹州日有書生校書於仲崔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崔延之上坐謝曰使頷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别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亟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為之感服

陳了翁瓘每夜置行燈于床側自提燈察人或問公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為宰相門下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其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我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爾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爾平昔之事爾其有愧于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唐光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見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淨明忠孝書云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與天通但苦多生以来漸染薰習縱忿恣欲曲昧道理便不得為人之道則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謂忿者不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妬小狹褊淺不能容物以察察為明一些箇放不過之類揔屬忿也若能深懲痛戒開廣襟量則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謂欲者不但是婬邪色慾但涉溺愛眷戀滯着事物之間如心貪一物綢繆意根不肯放舍總為欲也若能著察其原惺惺做則欲水自然不下流水上火下

精神既濟中有真土爲之主宰只此便是正心脩身之學真忠至孝之道脩持久久復其本浄元明之性道在是矣

朱子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

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爲常不自若𢧐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幾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放心解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言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檻柵不求則不得心放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絛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絶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自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美猢猻又

去西川看競渡也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斵輪痀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此與陸子静意見之說而朱子闢之曰正意見不可有者意正同

陽明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方寸地

俗諺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于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絶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於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慱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惰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雜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静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賛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畢該有留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于一偏若繼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畢該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樲棘為美檟認稊稗為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薰膻糗餌之念洗滌未凈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㓂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

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
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
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曰
艮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
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
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
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
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
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
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

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
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深脩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小心翼翼
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跡憑化往靈
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自其彭澤賦歸之後洒然
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
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
知道可乎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
所講不在伊尹下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

須彌芥子喻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

納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
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大萬卷書從何處着
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
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餘謂一心具一太極前
輩謂鵬摶鵾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
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無思無為

袁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蘇
潁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
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

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
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者也如使頑然不
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
下之故哉禪家去昏散病絶斷常坑蓋昏與斷則
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
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
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
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滃為雲霧沛為雨露
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
也頡濱深味禪説故其論亦此意

敬畏說

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
作畏說有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
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内則畏父母
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
之在側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
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
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怳則心為之震掉一事
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戢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
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内不畏父母尊長之
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
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入於小人之歸
也由是而之習以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
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
以為士矣夫人之所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
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
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
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

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
之時義大矣哉

歐陽景顏跋云　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
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
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由勉彊至成熟此心
此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者往
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内雖荏而色若厲焉
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劾前
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

巾大袖而乞加懲絶者一世特立之士欲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説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軆察在已實事粹面盎背臨淵履氷以偽自盖者能之乎高視濶歩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盖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虚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説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

天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即有物有則之則則即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天命之性而末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

一刻聖人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治心疾

予有疾聞真空寺老僧善治一日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悩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数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継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遅此心若同太虚煩悩何處安脚又曰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内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予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脩身類

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

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雖一介不妄與亦不妄取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為忠厚之士苟威勝德未免為鍛鍊之流昔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太學生是也習於為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已而惡人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以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為能有容善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已之異故舜曰

大舜禹曰大禹明乎此而已矣若能存心至公而
樂與人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勝其舜禹之徒與
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李延平粹言

李延平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亂窮通斷非
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
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
放肆自逸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凢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
常情也

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
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
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

侗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
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
餘矣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靜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
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
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
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

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藴亦
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
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
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
求諸己也切矣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
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

三仁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
者也微子義當去其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
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
後來適然耳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

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
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
惡之心為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
之心為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
心為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為宰
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指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
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
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

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資之亂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象山曰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克己

薛敬軒曰人只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甚矣惟在於克己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己之法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己之有未盡也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羽毛之中得風復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爲難不若克伐怨欲淨盡之爲至也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慮侵

自治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克己復禮爲仁則盡性矣與天地合德

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効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illegible]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實與禽獸奚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安樂生壽皆欲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爲難事惟嘗用力者知其難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勇莫能止其欲

宴安之私最難克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我之私也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則無欲是高處者無欲則所行自簡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學者自幼便為計功謀利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哉

先儒曰欲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欲之謂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以視為先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誠意

夜氣如泉清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援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
理惛如水至濁而寶珠暗
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
已
程子曰人只有個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盖天理即
仁義禮智也一有失焉則非人矣　惟思天理則
日進高明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時中是活法而不
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
人欲之私矣
敬
令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
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敬則中虛無物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底心不正則無限私竊的心生
矣
易揺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
明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
不勝其小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
要可知矣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盖
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
者當然實為脩省之至要也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盖人惟敬則能
凝聚得此理常在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
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
血肉之軀與物無以異此敬乃聚德之本而為踐
形盡性之要也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意可見
人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斂則卓然　敬則光明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
之妙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
不外乎此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
已三代聖人亦然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
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總收斂身心
便是居敬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氣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
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故必約其情使合
於中焉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誠能時時刻刻不忘
於操守省察即心常存而天理不亡矣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力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
學之切要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
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
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
是人欲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
有欠缺間斷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氣直是難養予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己最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常默可以見道

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乞夢寐亦安緘舒放即當收歛緘[illegible]
語便思簡默
顔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一語
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
而應事有方
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顔子亦由於不遠復　復則
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眞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
乎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
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無不包地無不
載君子法之人為不善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
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為之愈也　造化翕
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
作事有力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欲淡則心
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膽欲大見義勇為
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
有執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
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

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illegible]
百倍之功不能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
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
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鲁莽所以流於狂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
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君子之出處當脩之身
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摇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僥
進者果何心哉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今
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
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與天地氣象後人區區
小智自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
象之卑陋矣　厚重靜定寛緩進德之基　仲長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容汝言和
汝氣
輕予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
具不可缺者故衣食飽暖足矣過求華[illegible]衣必
極口腹之欲君子不為也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
其氣也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
功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

袭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
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脩人事恣縱妄為偃然侥
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
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脩省惟義是守
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程子曰吾以狥欲傷生為深耻學者體此則可以
保身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
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君子行義以
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
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程子謂

人天資有量者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
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
矣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族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
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
之君子雖頽為之執鞭可也　外慕皆內不足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身體[illegible]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為善亹亹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安
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
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者　物惡
太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衣服用當各量其
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
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
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祖衣皆綾
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為貪
侈之戒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不為人之非
笑而易其所守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
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不為區區聲利所動
矣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藹然慈良惻怛之
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
覺形於色詞者其所養可知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由經以求道由辭
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富貴易至溺人可
不謹哉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
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莊子曰
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偶讀醫書有
曰[illegible]心曰瘵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枚乘曰欲人

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此皆名言也　常默可以見道　欲心一動
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忠信積久
可孚於人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
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
而動者皆是也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
充故退讓而不矜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
知故行險以僥倖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
動其中　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自古
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無存矣
外物果何益哉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是好只
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
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
勉也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
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予
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

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耳學者日用工
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一念之妄非
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
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誠矣　抑之初六履
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著如人
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
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善幾
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絶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
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
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
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
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注焉而不滿其
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消息盈虛造化
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
之而凶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王守溪論性曰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
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
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
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
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

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仁恰應
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
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
焉硺於澄淵則明硺於濁水則昏硺於污穢則穢
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
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
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
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
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

續自警編卷之二終

續自警編卷之三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敎所黄希憲　纂集
嘉興縣知縣内江張問達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校閲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滌元中　仝校

脩身類

胡敬齋粹言

胡敬齋曰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未
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又曰容莊則心正正容體
謹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
内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以不存而理亦
惛矣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救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昏擾
雜亂之心
人心要深靜察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以
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皆不正
只是一個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當然則自然順治若著了些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即亂之源也

若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叙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會盡得天分有一毫背處便是逆天

欲生於氣氣爲主則痰乎理須使理爲主而氣順焉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来底出来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閑思慮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此箇道理天地間甚事出得然必知之明信之篤守之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間正當事業博厚高明悠久無疆自此進夫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

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做天下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今人自置身於卑污苟賤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貴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潜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去矣在敬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已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脩必倦改過必不勇矣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已

學不爲已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但當先難而後獲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賦底人欲是失其理一動於欲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防閑人欲本原上工夫省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省察克治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存物欲盡去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學要身上做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學知爲已則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柔弱

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切實做將去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

欲所屈便是

聖人心不離乎理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　良知出於天致知存乎人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已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

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
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
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
不在矣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
入誠　敬則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除去私意
便是仁　天下人共一箇心克己在我天下歸仁
豈非同此心乎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之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
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
書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
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
元具在内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
其知也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
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
得之最實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

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竟從
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
本學問　讀書須以身體驗則書上道理方與自
家湊泊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
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工夫只嘗打點做
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人不會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
矣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
蔽無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入頭處最怕
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
顔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
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
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
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顔孟復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
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容
則才德全矣
聖賢之學只是修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聖人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自生

處事不容有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

公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也君子之學只是明理

應事事當爲之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力作事不得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言知爲空知何學爲哉　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自棄不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喪

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其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絶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相似

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在佑聖觀見壁上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自驕者必好人諛己小人由此而入故曰居上而驕則亡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錮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學一差便入異端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此言無爲

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靜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説盡天下古今之病胡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今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

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王陽明粹言

陽明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説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殻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殻恐汝連那軀殻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殻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殻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

動時豈是汝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殻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殻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殻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

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

溫恭允塞也 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雖不能不搔摩得調停斟酌須是自家他人總雖與力亦便無別法可設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困心衡慮以堅淬其志節動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於天下者也 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亦勢所必至然亦多由吾黨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户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 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鎚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鎚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煅煉之有成矣其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蔡虛齋粹言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陋哉吁觀於虛齋真之一字正學者所當喫緊處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

是也爾其可自欺哉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眞大丈夫哉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氣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魏

温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咄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蓄者危矣噫

毋嘵嘵多言毋譊譊多言程夫子曰德盛者言自傳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以爲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感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公稱司馬温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往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温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温公如此温公所立何如哉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僞[illegible]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程子斯言可念也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戾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愼爾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遁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人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味遠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迯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鍾不叩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清此有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餘冬粹言

尹和靖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朱夫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人不爲惡未有善稱爲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字慧一出即光芒亘天矣

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

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彌彰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覩焉無是理也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遂能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之法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呂原明希哲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劉質夫約既病與李端伯須言曰每瞀悶時正心端坐意氣即下平居持志養氣可忽乎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為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其為君子此誠之不可揜而學之貴毋自欺也小人事今無論矣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入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亦每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爲鏡之說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愧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静言不如黙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内也 道在谷蒲谷在阬蒲阬言於室蒲室於堂蒲堂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阬谷堂室之間不足以知道與言矣

義利

真西山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葢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已亦且宜於人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已必害於人争鬬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内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

胡敬齋曰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葢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

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狥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其自得豈非郄行以望及前人乎故曰無所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 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

也　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以
動靜之間毫厘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
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
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将以捄過不暇由是而不
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士
者爲巳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巳
者無適而非義嗟夫義利之辨大矣哉
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攺
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顔藉委滞而卒失其正矣
陸象山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所謂喩於義則
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
所守者約如孟施舍之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
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
較利害之心便非真儒紹興間張登宰东溪視事
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有問利字以何字對
皆曰害張曰悞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曾要尋
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對因詳
言義利之辨　財猶膩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恥
言之　名利皆不可好也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
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可不戒哉

朱文公告陳同父格言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将出来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
不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余觀大禹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
伊闕明德偉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旁讒下
士而東征三年赤舃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
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
夷墮三都誅少正卯即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歛能殺
戮者則謂之有才闒茸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
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
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踣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
變擔任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禀之偏
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
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注

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趨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韓子之謂大丈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夫而後可不然二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為韓爭為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必有見矣

黃山谷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殊加寶玩豈非賢人之立德足為千萬世之矜式者耶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友也已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疾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無官御史

[illegible]語云有鬅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飯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閣長上同舍言乹淳
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
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
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
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
来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未能純然
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
攄鯁亮如真御史

憂樂記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
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
顔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
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
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
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凈一切榮辱得失
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
悖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
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
之憂步屧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
憂盖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
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　孔子之樂雖身
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顔子之樂雖人所不
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
晳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
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顔之樂所樂者何事
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
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
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
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
之門人有以思量顔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
思量顔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
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
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
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
間人人有貴於已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
雖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曰程子謂

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若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来别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涉水不探其源而修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饑寒喻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晋重耳之所以覇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志士死饑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粮不繼遂饑而死陳后山爲舘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其内子與趙挺之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来内以實告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人衣裳即却去之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綵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已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禄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交富貴不論年

題貧樂圖

徐思叔詩曰迺翁晝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妾曝日補破襦敝篋何有金十奴揚伯子和云三

間破屋一牀書錦心繡口氷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頻廢書小兒忍寒栗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

頌窮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貞不持一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故韓文公作送窮文至末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四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盗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顔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四士能光國三孱不蒲隅

景公顔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顔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着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嚕嚕皆爲利来吁可哀也哉

論菜

真西山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大夫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苦義

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劳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劳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顔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盖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劳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憂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氷齧蘖絶嗜慾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劳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辟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

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無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太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謂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吊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諸葛武侯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懼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相同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邪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

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角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忍字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少陵曰忍過事堪喜旨哉

脩己類

趙清獻公格言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張子[illegible]

曰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皆此意鄒志完常誦之

朱文公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其之質失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其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論伯恭祭張敬夫文云感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

不得已而有言則銜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
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
矣荊州之汝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
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荊州之不自是不
尚相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
爲人朱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爲何如耶

劉敏中對友無愧色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
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
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爲
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
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
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敏中之不出欲無愧色以
見王約耳　蓋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
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取予之嚴

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
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賢
哉二子乎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
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
無以爲意今有黃金藥楪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
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
如戒啓之伊川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
矣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
陳一節之士傅見之傾蓋而信待之如此伊川何
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向韓之
知人不逮傅蓋遠矣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
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范冉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屬
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
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
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
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
衣帶以爲注其執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黃子廉每
飲馬輒投錢於水其遇物如此豈復有可以取之
事乎

內省寡過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

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朝科首三晨晏起過必在此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憶與郗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所爲可知矣吾人盡思所以告于天者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也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荳不善以黑荳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胡端敏爲主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麄踈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掐指檢身

淡然陳公敬宗任南京國子祭酒矜嚴好禮儀止端整望者起敬久居太學卓然以師道自任名重一時太館士殆千人凡升堂廳講會饌儀矩嚴肅雖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襄城伯李公隆居守南京於公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嘗以拇指掐中指自誓翌日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公爲首稱云

書名止慾

曹文忠公鼐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驛中有姝色者公心動女亦若有相從意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鼐不可四字焚之不輟至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

後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彝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文思沛然賜及第第

一

愼好惡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饕其養新莽篡許技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令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失色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尤足以惑世也　王陽明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漸漏泄在詩文止去凡百外好皆然

行止語默四法

崔子玉座右銘　行法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恒久久自芬芳聖訓有之或語或默時止時行先民有作豈欺我哉金人緘其口者默道也反銘而書其背者默而語也座右疾行不能遁影者止道也銘而無說己之長者止而行也參伍以變錯綜以盡其旨趣豈欺我哉

嚴君平座右銘　止法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陰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忘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讐嫉妬者忘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孫楚反金人銘　語法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抑爲淸鮑肆爲臭蘭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濊二者言異歸于一會

懸誹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
佐陛比歷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逆則
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
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
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為蚩是
以君子追而改之

無名氏金人銘　默法

周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此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
若何消消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
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
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
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
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莫害我夫江湖雖左長於百川者以其卑下也天
道無知常與善人戒之哉

善言感人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
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
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
三軍為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
耶士非虛詭之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
費而惠者矣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
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
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越王勾踐
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
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
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
托物感人人即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
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謹言語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會在其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以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桓公乃召野人而賞之晉文公逐麋失之問農夫古老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今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載古老歸而賞之文公又田於虢遇一老夫爲言虢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

聽言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其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劉門曰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尚父之賢智又信於鄭桓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教耶則夫過人之言不可不聰聽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

物理戒亟成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九木似豫章故待七年方可分辨）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於異日其不失人矣乎植物中亦櫼楊柳幹截而枝砍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蔚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瘁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爲亟成者乎

潯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載柴寒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遍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專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均勝物不容並美魏諸州記牂牁之郡安縣有交讓梨兩相對更互枯牙不俱盛故曰交讓宋人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

其大類魏與魏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
則魏少其勢不能並立者歟此有造化存焉吾奚
譽奚訾觀物理如此可以知人事矣

葉文莊公錄詩示訓

葉文莊公盛有關北之行其叔司丞手書漁家傲一
闋乃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辭曰塞下秋來風
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嶂裏
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
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答
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
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懸照蒼
蠅謾有聲嵩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其二曰危事
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裡今日又春風
又得宋崔清獻公劒閣詞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劒門
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
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烱烱寸心
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
身閑梅林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
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我朝巡撫南畿周公文襄感懷一首曰晏忘飡夜半
興簿書煩擾爲無能秉心初擬追衡鑑任意寧知
越準繩法在恤民民轉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
未悟羞蘧瑗敢嘆微軀蹈薄氷數詩皆于脩已治
人之意甚有關係

劉長春訓言

或問長春真人入道之要如何進脩曰當務忠孝以
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辰可辦
供祀是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脩仙道先
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
理閑情念絛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
又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
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爲既爲
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
心標其帙云昔金華許子有日省編凡晝之所爲
夜必書之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勇於自治者其孰能之哉

述三賢名言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
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

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

膽量說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魏公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爲之以臨時倉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勍敵能偃旗息鼓而却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楊大

年平日自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倉皇失措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魏公之心則能成大事無魏公之心不免爲強梁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疎漏處昔衛武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内自儆蓋克勤小物則遠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内其深根固蒂可易掃乎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頗出臣章宣示宦者此何說也仲舉疎漏如此宜其有侯覽曹節之及

書曰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大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馮道胡廣之頑鈍無耻大

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讐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倪宗正門帖

郎中倪宗正有帖曰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或問觀之將何如曰從前觀之秖見我不如人而奮厲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秖見人不如我而自消躋蹬之憂

方蛟峯格言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
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
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常摐老子訓言

說苑云常摐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
語弟子乎摐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非謂其不忘故耶摐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
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摐曰嘻是已張口曰
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
剛知剛知柔天下之事盡矣

化日喻

化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其事
煩也事煩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

羲皇以上人

王陽明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
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
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
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
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
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
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
常做箇羲皇以上人

天堂喻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遼絕也
以愚所見不同蓋與人說好事所行依天理便是
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笑人物色教唆人公
事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地下爲善即天堂爲惡
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在乎一念之間不可
有毫髮差故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
星厲鬼信哉

張伯緒祈福戒

氣不能不聚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或
致詰而昧者置欣感於其間甚者祈延而避促亦
愚矣夫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爲規身後福報若
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蔡虛齋天道助善寄言

蔡虛齋曰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
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
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
言孔顏不當厄蹻跖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亦既

昭昭於予之言表矣顧猶求之察耶

爲學類上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悦於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知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矣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昆蟲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世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而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篤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叅

之患師之辟由之所以矯之過而之不及其材固非
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
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
歸豈曰小補之哉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春秋聖人之用也雍容自盡於燕閒
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
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
幾乎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
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
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
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
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自孔子刪定繫作之
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
以爲學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
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
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曰若稽古非無待
於學也其學果何以哉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此事
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
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
也

李延平語錄

孔子謂老子曰夫子德配天地猶假至言以修心古
之君子孰能脫焉老子曰不然至人之於德也不
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已朽獨
其言在焉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
而行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之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愽辨閎遊以
危其身者好揚人之過者也
學有真不朽
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
欲不朽得乎夫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葢
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秦漢以来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
耳好音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
李泉常曰文章之士不足[illegible]於後世經邦致化庶

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
然政事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凡居宰相職
者有似著鞋襪外看雖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
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且加
嫌惡如此宋張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淡峭特
多奇句既就藁隨輙棄之或謂何不録以示後世
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
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泉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
之隱處若張逋者雖詩名亦不肯屑就漢黄憲貌

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illegible]不光口不嘗出一
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爲顔子後來知道者亦許
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其
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楚
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
者其足爲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
長尚尊吾德性若漢黄憲可也

薛敬齋粹言

薛敬齋曰學以靜爲本　學貴乎日新　爲學當謹守
聖人之道雖未致是亦聖人之徒也　學不進率

由於因循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今之學也支　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
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
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葢莊敬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
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時悠悠無成
矣　守約者爲學之至要　世有問人論道學不
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嗜使學不學者
則所學果何事耶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

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
然只是講說耳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實有向
道之心則道必進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
尚其度有進乎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
定須截斷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
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所當痛刮絕之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
則外物輕外物輕則道義重爲學之士常使爲物
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
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
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
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勝則無此病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
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
理否若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
所謂自欺也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稟而理有不得
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旋復爲氣所揜終不能
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化此不美之氣質
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
也
理只爲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隔蔽則天理明矣
爲善須是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爲善有纖毫私意
夾雜其間即非真爲善矣　聖人發無言之言以
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
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爲學只是學天理人
倫外此便非學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爲學
只要知性復性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
或入則有間矣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
其性而已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
之性而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亦不可畏其難而不
加變化之功也　雜慮少則漸近道知道則行自
簡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爲高則笑以爲迂夫爲學而

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進修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爲善求人知者非爲己之學也

爲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行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可不慎哉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處則其進自不能止矣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仁

天地之道只一元字括盡人之道只一仁字括盡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有一毫私意之間雜即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忻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斷只知有已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爲仁何也蓋仁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皆循於理則天理流行而爲仁矣

仁則一不仁則殊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全之視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恕字用之不盡有一毫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誠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妄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純則誠雜則僞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　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聖人接人惟一誠　學不至聖賢只是有不誠處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續自警編卷之三終

續自警編卷之四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趙黄希憲　纂集

性

天地萬物性性之一字括盡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合一也纔有間即非道矣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也性也一原也故知性則知天也　天賦之初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是悖天也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之所謂幾也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言心即有性言性即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　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即此性也天賦我性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聖人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

湛然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惟特惟幾聖人做戒之心曷嘗頃刻毫髮間斷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忌常
擾無一時之寧太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識量大
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
有其能便爲能所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
毫之私累
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天道天德天命天
理一也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
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萬物定于一萬事定于
一萬古定于一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賦
物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途人同但聖人稟得氣
質清粹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駁濁不能
全盡耳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
不與矣
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道
行是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
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
大可知矣

讀書

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
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無益也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上工夫惟以身心上用力
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獘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

者其心太而樂
觀泉水之流當知其一原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群聖之書當知其一理
讀書貴知要只顔子四勿心不絶想口不絶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遺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
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禄之階
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
何在哉
讀書所以不見德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
讀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人也孝
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顔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果何益哉
愼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
諸文詞者不雜斯謂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
爲眞儒乎
讀正書明正理觀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取予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若實見得雖生死猶
不可異況取舍之間乎　學不進大病在見道不
明信道不篤若見道明則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
之樂信道篤則必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是道之
樂學其有不進者乎
王陽明知行說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博文是明此理約禮
是行此理
知禮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禮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有與路適
逢者終未免有差也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躰認得了
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决意爲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所守　涵養本原尊德性
之事思索義理道問學之事　日用之間知最爲
切要或落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至之是到那至處知終終
之上終字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知行雖是兩字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英氣甚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人有滿於德意而不覺形於色辭則其所養可知矣

伯宗曰恃其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立得脚定須寬和以處之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心誠色柔氣和詞婉必能動人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誠意孚
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和而敬敬而和處
衆之道
與人言則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主一則作事不差絲二三則雖動作小事亦差矣况
大事乎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前輩
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予覺有闊畧之失
宜謹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决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爲所累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處事當深重詳細堅貞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
艱貞盖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防小人當容於
自修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盖可
以爲防小人之法
内徤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决小人之
善道也
疾善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
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迫而有過中
失宜之獘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
不行焉皆當深味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阿者必小人傲則仰撇
則俯邪則欹正則平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隘則陰
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學於應事接物處
猶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久
則業廣矣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疎戚未盡
倧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此吾自少
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
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古人
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将至者吾於道德[illegible]成亦憂
老之将至誠心如此　自家一個身心尚不能[illegible]

理更論甚政治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

害事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烏雀巢茂林

較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蔵于密　易有脩辭立

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

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

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

德之功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非力所及

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萬金之富不

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

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因讀朱文公與

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

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

一句便有益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

要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

之學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

萬可以形容道體　珠蔵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

涵養之至要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

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皆此意也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絶

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學須切問近思

方見道不遠人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世俗之

學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

人其德進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

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

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

凶乎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凡

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纔收斂身心便

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

缺一也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

息矣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道統

五經四書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在此舍此而他

學非學也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躰　西銘

立心可以語王道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讀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

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儕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言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中以釋其義與大學論語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俻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已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矣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脩朱子因濂洛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有大學之功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堯典克明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道即所謂天理民彜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髙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爲何如人也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

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太極圖見天
人合一之妙
太極圖如水之源流而爲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
水也
聖賢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天地閒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
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
三綱五常爲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三綱五常立民之本循
之則治違之則忽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盡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失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關雎之類言夫婦蓼莪之類言父子鹿鳴之類言君
臣棠棣之類言兄弟黃鳥之類言明友此詩於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男女之欲天下之[illegible]

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
心脩身其本也建治立法其末也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
人心而立法也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
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爲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爲治道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悖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
不出於是
王伯
公王道私伯道　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
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
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閒也程子所謂自有天德
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
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伯者形諸
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

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
須矣此王伯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風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
者之道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
有並立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爲治舍王道
即是伯道之卑陋孔孟寧終身不遇不自貶以狥
時者爲是故也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陽明先生曰惟一是惟精
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精字從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
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
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純然潔
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知以惟精
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
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者即尊德性之功明善者
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吳臨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
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
學者固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
讀書講學而實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
門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
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子之計當以朱子
所訓釋之四書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
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
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
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
也

爲學類下

讀書辯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禮學易與夫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
歸魯刪定繁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
人者舍書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
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

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剌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大學中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格物致知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illegible]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

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李先論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總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真得讀書之法當時趙清獻公折荊公

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詞不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册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只宜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慎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讀書貴知義

晉安昌王威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後受官僞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安在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曰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今考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趙普謂太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爲相日每歸朝必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後開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爲宰相如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若趙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乎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人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惜哉

曾南豐引格言

曾南豐耳目志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劉卞功字子民濱州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辟致閶馳近侍

召之對曰吾有嚴顧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胷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嘗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歐陽公學道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耳

楊慈湖學字訓

楊慈湖訓學文曰按學古字爲孝孝即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盖古所以以孝爲孝音又爲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譙周論學

譙周躭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斯言不亦善乎

爲學不可自恕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俛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爲奇矣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在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余冬録曰春嘗夜夢與人論事俾從人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不爲人所吏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人之所吏

屠牛坦屠羊説所執市井之末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匣陳鮓瓶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已夫托名於文章者尚垂不朽則夫以道德自樹者其不朽爲何如哉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吳道子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揚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

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尤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書盡而必了豈不能書者哉彼哉如此）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讓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劳劳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塑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儆焉

慎微

薛敬軒曰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覩豕而知蹢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孔子晝息而鼓瑟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法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撫然彈琴者曰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嘆曰此足以當之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於外事無微而不著也慎哉

音樂感人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

夫狼心不可以言諭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及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澌之聲林木窅冥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

牙遂爲天下妙矣嗚呼是道也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録真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爲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絶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且誨崑崙彈一調子聽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

章龍泉警學

龍泉章公溢弱冠從鄉先生叔剛游講正心脩身之學一以濂洛爲依歸嘗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

薛敬軒警學

薛敬軒曰衛武公遽伯玉皆以老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爲後世法康齋有詩曰無計可追前日月有功終作後男兒老子曰下士晚聞道愚嘗誦此可不惕然猛省以求至聖賢之域耶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昔南岳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箆痛摑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勸懲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鞵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無極太極

游誠之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然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其詩有云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

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活處觀理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因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

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先生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論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至較量人已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

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前輩勤學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擧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方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古人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晩年尤難也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晨之宵不索陶儒之短檠夜誦其可少哉胡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斂焉無一時不斂也必時修焉無一時不修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暴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月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

薪燐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鳴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沒身而已矣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小東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誤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

陳白沙勤學

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用功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面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数年

楊陳此日不再得二詩

楊詩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曉曉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

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戒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没簡編有遺芬希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自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惮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會即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陳白沙和詩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説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鑚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傍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蚩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内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頭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予讀二詩深有警惕于心故備録之以為朝夕懋修之助觀二賢勤學如此吾人可不惕然兢兢乎

舉業

羅一峯先生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便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陽明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相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illegible]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illegible]

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
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
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
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
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
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
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
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
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尤不可
以不深思做省而早圖之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陽明先生曰以親
之故而舉業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
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
切耳
王文恪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矣
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
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
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
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亦科目之制爲之
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之所
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三
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
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
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此
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
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
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
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
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
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
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
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
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
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
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
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
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
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
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

有進夫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
科可無易乎曰科不族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
其義精夫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
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
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
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
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
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
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

下無遺才故曰科不族易也
謝鐸在國學上維持風教疏曰臣愚切謂仕途風教
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
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蠹捷徑不可以不塞也
夫科舉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
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易稱有以外簾之
官預去取焉或者多爲防閑實則關節相應悉憑
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乞 敕兩京大臣各舉
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
差二員以爲主考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

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来提學等官数從姑息
試廩之初不以勢餌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
老及其来貢又聽其自願往往名爲升考而實則
虛文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乞 敕
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
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方許授職
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
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
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興等四縣皆
爲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不設蓋

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不然豈以京國
善首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
分俱各有學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
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止於
府學教官兼領其事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
亦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家聚
天下英才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
尤恐未精柰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
其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
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

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獘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也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爲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蕃彭公茲疾書録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與公嘗手茲示春春熟復再四作而嘆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爲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爲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廣居盡其時矣幸蕃茲録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能爲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遭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訓言之遺乎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圜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汩汩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法矣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爲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也

今日從其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酌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蔕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强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詳一經知古人閑梜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譽愛憎

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摇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綉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説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三月聚粮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畧説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欲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重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

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鈎深而索隱温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説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指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知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廢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

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其人文學當大成但頗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於生

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語楊道夫也尋嘗見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艶詞小詩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録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又謂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嗟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今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禹士尚志尚論古

之人不如舜禹顔淵是吾耻也

欒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茍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欒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閲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元好問嘗從郝天挺學進士業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孚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

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士者多以今
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予以吾言求之科舉
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梃曰正如
渠不爲舉子爾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
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
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
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並傳邵蔡二子盖將發
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
功亦不細

觀山水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狹斜破碎叢
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翻烟暮靄紫
翠如滴横如娥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
江河之流潴渠泡沫潰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
之臭腐垢涴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
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瀲珠皆景
凝璧水其不以大爲絜乎嗚呼美以遠美以大

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
弗遠大焉可乎

趙季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盡識世間好人
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
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朱文公每經行處
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
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
倦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固自可見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川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
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鵠軒虎冠也
易大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春嘗爲之註曰
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爲時
之所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應
之事有大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瑋之士懷抱利
器靳用于時而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括

出而有獲夫物固有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也
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之大也成器在我隨事
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時果有難易乎人
患無其器耳漢虞翊爲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職
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也既到
逐平縣境群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進拜司隷校尉勳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
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升卿
緣此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其器者亦必因事而
後見爾

莊渠魏恭簡仕正德間當是時宦閹擅朝士大夫
浮湛苟仕高者留意詩史誇示矜重次者圍碁酌
酒而已乃古人修已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
憂哉先生資材既別志識㚒異始爲南刑曹譚精
法理既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畧九丘氏
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
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
江湖則思其君處臺省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
思即其寄懐贈答書命所以忠告善道弼翼匡捄
靡所不用其極可謂通天下四海爲一身者矣也

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殘闕不經之書先生綱分
縷析發明聖人代天覆民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
捌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則天地可位萬物各止其
所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宇宙也
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
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界轉漕都會之
形勢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
握此其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比耶
又病學者多言貿道虛文妨實嘗曰人從開闢以
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
至道今須塞源拔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
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
操存舍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
所著六書精蘊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間要不
獨正古文變易俗書而已

張恭簡公西盤嘗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
于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
何能善其後也

桂文襄公自幼學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于吳聘君
門人胡敬齋有見于聖賢之宗旨故其爲學也以

收斂身心爲主以孝弟忠信爲行以經綸康濟爲業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屯田水利以及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默契于心推之致用是以其爲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三仕令尹道由一轍既而遭際聖上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薦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是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于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綱條粲然纖悉具備凡公所爲若此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發揮于人文奮庸于帝載信非人所能及也

梁四公記高昌國遣使賴貢蜜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刺蜜是塩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諱帝問杰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塩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其僞也夫蜂之釀蜜其美惡蓋繫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釀者内之爲德行外之爲事業有不繫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未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尊王賤霸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守約

宗杲論禪云辟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云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三餘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閑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竇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觀董竇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勉學詩

胡汲仲送欣都上春官詩曰晴旭槁落木淺碧露寒潸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岸楊質若柔五湖草綠淨北固山光道大江荊陽會長淮日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層冰忽峨峨凉風亦颼颼發槖買良馬解裝襲重裘初非熏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射兩眸三古乘載

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常搜裨碉謀如何蹭
蹬身欲與稷契儔辛苦望温飽鑿枘無相投曲學
汲所訶教諷咸不酬勉哉二三子毋爲昔賢羞
夏上軒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客懼然曰名言也夫君子所可貴者在于知
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曰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勤于學也觀于止軒
公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宋景濂公之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爲尚曰古之
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繫辭
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人倫好接引後學遠方來
學者授館而飲食之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
以答

張莊簡論學

張莊簡公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
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有善
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役諸
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
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囬或以
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
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
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
終一致云

道學傳

薛文清公瑄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既長從魏范
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
焚其所賦詩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授御史時三楊
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
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
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監湖廣銀場手
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夜寢或思有所得即
起燃燭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爲講解
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不謟王振事實另載
別語中 英廟復辟召公自大理入內閣侍郎李
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公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 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
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在

右曰此正辭夫子也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
西番公諫不聽又見衍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
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餱粮俱
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悒公不爲意
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公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
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
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
櫝而還珠也公一言一動於理有遠便自身心不
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
有不言而躬行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
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
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銳志道學著讀書
録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
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
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嘗有詩曰七十六年無一
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公初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
欽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即不留我爲啓上請敕
書爲家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何如先生曰昔
魯齋仕元世祖賜敕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

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其若資其養
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潛
深河洛以究舂陵敭歷外憲大棘之鄉縲絏非罪
復起而丞貳御掌制以猷以丞豈實遠物而志可
行乞年以退維道之楨
康齋吳公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
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心慨慕焉及覩明
道亦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
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
心沉潛義理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
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中
歲家益貧衣食不給躬親稼穡非其義一介不取
四方來就學者卻其束脩而館穀之師道尊嚴議
論英發善啓迪聽其言踴躍思奮嘗嘆宋末以來
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及有害焉故不輕于著述性
好吟咏胸襟高邁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瑩
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
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嘆曰宦官釋氏不
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天順初年石亨薦于南陽南
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

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吾御草敕加束
帛遣使聘處士敕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
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
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學古
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
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
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
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諭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僚侍太子講
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
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帳　上曰然已而
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
來何爲不授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
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
聖明過聽寵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辭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歲不能供職　上曰官僚優
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

臣牛玉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
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
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必欲歸山俟秋
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
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爲上
言與弼初意本欲授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
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三疏辭幸甚　上曰
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
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
也公陳十事復謝表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
胷次洒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
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
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習嘗曰
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　先生以病乞歸
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
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
已即郤客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遊者悉被重
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古學淵源超然有得非
仁無爲篤信不惑詠桃有詩觸物寓意官釋不除

何以言治徵幣輝煌摔檄不喜而豈無母乃非所
志詔賜還鄉登舟幾墜惟公正襟守正以俟歸老
成材克己為我謂道可傳而聖可至勿助勿忘精
思力致
白沙陳公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
斗狀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
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後
游太學祭酒邢公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
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即颺言朝著謂真儒復出名
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趣試至部
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
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
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
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
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乞歸養
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隨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
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
觀秘書冀得可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
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遂决去獻章
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偽辭釣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
勸之著述不答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
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
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
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
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
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
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
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
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
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
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
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
其立志甚專衛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
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
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布衣陳真晟骨格高邁神氣削清望之非塵埃中人
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
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從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
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
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采主敬諸說以
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
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
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
主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
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
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
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
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
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
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下臣說不
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
臣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
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
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
教不行因採勑諭中要語作以程氏學制呂氏鄉
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目分
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走臨川就
正康齋貧其家自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
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在江西張
元禎上之宿知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
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

敬齋胡公居仁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
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
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
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
堂對妻孥如賓客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
玄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端在凝重履繩蹈矩
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
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身竟夕孳孳不倦
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趍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
偉節儀表江南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
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
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
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

縈緒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人稱敬齋先生

給事中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録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以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俗用我而我莫致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恭陵初薦授陝西參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内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内官謂内[illegible]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内官條其職掌不過[illegible]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成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韋興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内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耗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絶方來之禍内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屏黜浮圖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漸積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黄門公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鎮撫人果至須臾又言軍至且勦衆

徂呼諜曰賀黄門無諛語又號公里門公曰城
中擾亂至此鎮城馬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
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
博覽止讀五經四書小學静思黙識反身實踐冠
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
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義究心象数手不釋卷人
稱爲醫閭先生
文毅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補郡庠弟子員
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
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

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火患呼
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
須臾火熾僅獲免公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輙面
斥人成化丙戌廷對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
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
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直聲震于時大學士李
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
其私第告以不可既数日後上疏歷陳古今起復
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及劉
珙故事反復数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
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士論榮之終倫
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公嘗欲倣古置義田
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
乞人死于途輙解以覆之客晨至留且飯妻語其
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
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
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
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来共樵牧者無意於世
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而人亦莫之知也

不視聽惡色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臣子言必
依于忠孝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人饑寒則思賑
之大義所在毅然勇爲人之毀譽事之利鈍皆所
弗顧所交盡一世豪傑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
必曰青天白日云嗚呼一峯道藝先覺一柱中流
綱常以復人心之善云胡我蔽謂賢可齊而聖可
至金山之麓樵牧與共聞善勇爲江河斯沛
虚齋蔡公爲江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
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廟公言于三司乃俱用朔
望且先謁孔廟寧庶人啣之及賀生日公又獨去

朝服中蔽膝寧庶人嚌公遂引疾致仕林見素曰
介夫餙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
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
家引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經
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
易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
善晦而間亦取好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
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
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
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公

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
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公明經而尤長於易
觀其去銓司而乞南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
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深於
易者乎

陳恭愍公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文詞
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見義勇
爲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
動端莊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惟服先人
故衣待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之官廣東騎
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王守谿曰
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原王公莆田彭公臨
海陳公三人是也

太常卿張公元禎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脩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大本
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
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

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弘治
初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侍東宮講讀上疏
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
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定山莊公昶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
大胸中多奇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嗜愛不厭好
爲詩真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初變自
公始也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南
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欲設鰲山燈公同編

脩章公懋黄公仲昭上培養君徳疏言甚剴切忤
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
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服闋不
起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
理其敝廬公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
治甲寅公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
繼遣應天府官行至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公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陞南京驗封司郎中劉任于二日
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部不為題處越明年丁巳

倪青谿公以老疾去之乃公高去已改歲矣故白
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
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公持身慕伊川法
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道計也
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六經
諸子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
風移學者泥于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
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
于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早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睨箕踞放翁横逸康節理趣鰲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仕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
正德元年劉瑾亂政新建伯王公首抗疏乞誅瑾瑾
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久學
益進瑾誅歷陞僉都巡撫南贛公至置二匣行臺
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
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刼掠焚官府縱獄囚廣
東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乂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叉
輙與諸賊通曲護十二年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務兼巡

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
絶人用兵神秘是年枩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
三四年矣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
議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横水溪左巢賊敗奔復
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
之凡破巣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
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
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悍黠擬官僚號是冬犇
徭既殄益增機險併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明年
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浰乗勝逐北大

小三十餘戰殲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盡爲治境虔吉人家立生祠歲時祀公至虔開書院日與海内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群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讒四出移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

臣家族謬托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平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内應者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聞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黄趣京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黄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詭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筭内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　嘉靖改元詔録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

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唆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並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禄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録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交薦公　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濚田山迎府
治新千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
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
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
靖土兵自嶺南還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擣其
巢蘇受等兵相掎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
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桂文襄公素忌公
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
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

封爵先朝信令不允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
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
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文成專以良知教人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諜人
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
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
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蓋公天資高以斯道為
已任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雖處富貴常有烟霞
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縕
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
立于斯世近時誠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滁州胡公松序羅念菴先生文集曰理學自程朱後
無傳久矣薛文清倡道河汾陳白沙旨深語約非
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至為明
切蓋良知即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
感應酬酢云為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由勉而安由強而熟天
下之能事畢矣然自指出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
少悟即歆樂其簡捷謂知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為
用假精蒐以為神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惕厲之

功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
狂而不知莽蕩空踈日流於支離詖遁而不自覺
此其害不知視楊墨何如也比年閩廣盜起言撫
斯邪提兵往來輒武羅子之廬因以就正且索比
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
諸書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困辯錄若良知復古異
端諸篇所以憂墮溺捄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
其淫且蕩者真使扶腎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
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illegible]異乎
哉其有功斯世學者多矣

續自警編卷之四終

續自警編卷之五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　纂輯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滁元中　仝校

齊家類

齊家通論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化使然也

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字沾濡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齎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亦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閭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囱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即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

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
吳顗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
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
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
也其操如此無所不用其敬矣

宋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
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
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
分則至和苦[illegible]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
中庸之爲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
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
爲飲食之人乎

薛敬軒訓言

薛敬軒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勤儉示訓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詣厨
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
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
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
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
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
守吳夫人嘗於群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時年蓋
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
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
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
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
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將漕
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
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採椽土堦如
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
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
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来訪入其門升堂
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所得多矣因
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
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
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
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
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
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
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
予懼穆伯之絶嗣也因是觀之乃知古今未嘗無
烈女未嘗無賢母

崇儉約

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唐明皇示肅宗惜福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者姚思藝
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
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
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
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
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
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
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於人乎肅宗
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
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
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後亦
竊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
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君子觀此豈可不
以儉約自守以傳示子孫耶

陸納真率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
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得之遠郡欲與公一

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
受酒惟一斗鹿肉一柈客至驚愕納徐曰名公近
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
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此事吾於奉巴待賓之
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
畢具賓客向口盞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甌舐以
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
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
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
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

也會数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
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
會賔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
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
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
数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顔子
陋食鮮不愧庚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
爲具雖踈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
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復古之意此又見之

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
録之以貽諸同志者
章楓山公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
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一鷄
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
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而已雖不之公府必回
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
可以爲法矣

宋龍門儉素

宋文憲公濂事我
太祖寵眷賜賚甚隆公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
勸爲子孫計公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
也

張莊簡訓俗

張莊簡公悅請告家居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
嘗有言揭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
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賔不宰
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劳以安生

湛甘泉還朴約

湛甘泉公還朴約白告鄉里諸賢請共還樸俗待客

止三菓兩菜三湯兩割殽止五品內菜一品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厚貽子孫念禄滿生災之戒而不
暴殄天物

太祖拜褥心用布

我
太祖創業艱難宮中务崇節儉凡拜褥中心必用白棱布為之
蓋以足所履處不可用紵絲綾絹故耳夫　朝廷
錦衣玉食何所不可而顧於拜褥中心猶愛惜如
此爲士庶者可不知所法哉

英宗示儉

英宗嘗謂李文達公曰朕每日於宮中五鼓焚香大
天凡飲食衣服隨時無所揀擇今雖穿布衣人不
以為非天子也賢頓首曰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
庶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餞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
饅頭饅頭特為盛饌也莊敏遺事公之餞子弟安排者
丞相家常飯可知韓忠獻公慮布衣時與李康靖
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
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
思肉味請兄早訪莊敏遺事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
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為粗食猪肉則舉人所恒
用往往飲及僮奴官員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
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
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
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某云余謫處宜州半載
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
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鬧人不堪
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
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
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節儉一實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
又以竹筒貯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
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
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
今不易也有客自來腸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
懸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虀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
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
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

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舊物示後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之子孫猶奢

敝紙不棄

葉文莊公云嘗見胡昆陵應酬詩文稿皆片紙滿書聞其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窓罅不棄也王塩山凡屬公牒稿皆用所受外封既謄畢即以作繩紋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寫部作字悞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不忍易他紙豈其性然哉是皆儉德可法者

章文懿先生家於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屨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夫世之貪夫谿壑無厭固不足責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已到者固無待此也陸放翁家訓

薛公遠朴素

薛公遠無爲州人進士祖洋任工部尚書公自戶部主事歷陞戶部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公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只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朱公裳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

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貲之不受俾學于京師旅于邠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必却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爲肇昌知府嘉靖初　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在中爲浙江副使清

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荊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壽公父力郤之終不受蓋其家教如此

郭武定公英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謹慎無過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嗟異良久每教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不可過爲侈靡

一戒殺牲

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汙池弋不射宿豈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不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冊刀殘餘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豕雞鵝之類人商以食者姑以供庖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唯食老葉而已衣敝虱多以綿裹致之宋高頔所乘馬老以廩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此仁不可勝用也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敵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於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鵝

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羮殺蚌蛤蝦蜆者殺[illegible]命方得一羮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擬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鷄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鱉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剌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鬬飣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箠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君子覩此可不深為戒哉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猶當守以正盖三者乃三綱也所係尤重故於雍睦敬愛之中必有檢制方規之道庶幾各[illegible]其分而三綱立矣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累世義居擇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備菜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晨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歷交收飯熟按歷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醃菜酒杯設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聽聽聽

戒聽讒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决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総之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詞意明切齊家者之所當看

厚宗族

劉東山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命晉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将以益之也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産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隣送行者咸垂涕去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睭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俾勿廢此咸謂公有子

貴農

古人慇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㝅田言富自田起也田象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寡

温公訓言

温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象山訓言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禮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

刑于辨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閼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耶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均爲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脩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蒼穹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福解

百順之謂福福也者順積於心而祐之自天不獨以其聲利榮達金玉田宅之豐也恣意溫飽快心佚樂之適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君子知食息起居無適而非天命人倫事物無在而非天德顛連無告無人而非天民念念之兢惕時時之監觀不求福於冥冥之感應而求福於昭昭之靈覺斯之謂配命之道如是而富貴福澤謂之厚吾之生不足侈羨於衆也如是而貧賤憂戚謂之玉吾於成不足怨尤於獨也君仁臣忠君臣之福父慈子孝父子之福而夫婦而兄弟而朋友各盡其道各臻其福彼損人益己貪饕無厭曰吾福曰吾福特庸人鄙夫羨之不知明有典刑幽有鬼責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徒遺君子之鑒戒而已伯夷叔齊與莽操懿溫論福於今果何如也特因百福圖有味於其義而訓之以自警與志於福者共圖焉

壽解

無疆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受其正而俟命於天固不拘拘於耆耋期頤諓諓於引年長生也孔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稱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獲求天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生狥欲爲戒也以清脩澹泊爲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爲務也以不負吾生之真機爲端也胡爲而生也吾來也胡爲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愛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忝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如是而或三四十年如是而或五六十七十年如是或八九十百年克順受其正皆謂之壽也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於今其何如也予因壽圖有味於其義而訓之以自警與志於壽者共焉

浦江鄭氏規範

款目

一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旦朔望

必恭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丞遵文公
家禮然各用仲月望月行事事畢更行會拜之禮
一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徼福凡遇忌辰孝子當用素
衣致祭不作佛事象錢寓馬亦併絕之是日不得
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于外
一祠堂所以報本宗子當嚴灑掃扃鑰之事所有祭
器服不許他用
一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
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
督過議罰督過不言衆則罰之
一撥常稔之田一百五十畝世遠逾增別蓄其租專充祭
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
亦當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鬻
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即如祖考在上不得嬉
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一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家長當極力教養若其
不肖當遵橫渠張子之說擇次賢者易之
一諸處塋塚歲節及寒食十月朔子孫須親展省其
近塋竹樹不許翦伐各處庵宇更當葺治至於作

塚制度已有家禮可法不必過奢
一墳塋年遠其有平塌淺露者宗子當擇潔土益之
更立石深刻名氏勿致堙滅難考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宗子
當奉神主於有序堂集衆行一獻禮復擊鼓一十
五聲令子弟一人朗誦譜圖一過曰明譜會圖揖
而退
一朔望家長率衆恭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
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
為子者必孝其親為妻者必敬其夫為兄者必愛
其弟為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
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婦言
以間和氣毋為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麴糵以亂厥
性有一于此既殞爾德復隳爾胤聽兹祖訓實係
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衆皆一揖分東
西行而坐復令子姪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
退
一每旦擊鐘二十四聲家衆俱興四聲咸盥漱八聲
入有序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
朗誦男女訓戒之辭男訓云人家盛衰皆係乎積

書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彊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婦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事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温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也天道甚邇福善禍淫為婦人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凡聲男會饍於同心堂女會饍於安貞堂三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

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須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不得私假不得私與

一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為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

一為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一家中產業文券既印義門公堂產業子孫永守等字仍書字號寘立站基簿書告官印押續寘當如此法家長會衆封藏不可擅開不論長幼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私寘田業私債貨泉事迹顯然彰著衆得言之家長率衆告于祠堂擊鼓聲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其有立心無私積勞于家者優禮遇之更於勸懲簿上明記其績以示于後

一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衆罰拜以愧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衆而痛箠之又不悛則陳于官而放絕之仍告于祠堂於宗圖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

一凡遇凶荒事故或有缺支家長預為區畫不使匱乏

一朔望二日家長點撿一應大小之務不篤行者[illegible]罰諸簿籍或過日不筭結及失時不具呈者亦量情議罰罪

一內外屋宇大小脩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撿毋令人用工毋致損壞

一每歲掌事子弟交代先須謁祠堂書祝致告次拜家長然後領事

一設典事二人以助家長行事必選剛正公明才堪治家爲衆人之表率者爲之並不論長幼亦不限年月凡一家大小之事務無不預焉每夜須[illegible]諸事[illegible]

許就寢違者家長議罰

一每夜聚會之際典事對衆商確何日可行某事書之於籍上半月所書下半月行之下半月所書次上半月行之庶無迂滯之患

一擇端嚴公明可以服衆者一人監視諸事（四十以上方可然必二年一輪）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與言而非實衆告祠堂鳴鼓聲罪而易之

一監視莅事告祠堂畢集家衆於有序堂先拜尊長四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後鳴鼓細說家規使肅聽之

一監視糾正一家之是非所以爲齊家之則而家之盛衰係焉不可顧忌不言在上者必當犯顏直諫諫若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又不從則撻

一立勸懲簿令監視掌之月書功過以爲善善惡惡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論

一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懲字下空一截用紙寫貼何人有何過何人有何功既上勸懲簿更上牌中掛會揖處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一設主記一人以會貨泉穀粟出納之數凡穀匣收滿主記封記不許擅開違者量輕重議罰如遇開支主記不親視罰亦如之鑰匙皆主記收遇開則漸次付之支訖復還主記

一選老成有知慮者通掌門戶之事輸納賦租皆稟家長而行至於山林陂池防範之務與夫增拓田業之勤計會財息之任亦併屬之

一立家之道不可過剛不可過柔須適厥中凡子弟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無懵然不諳事機之患若年過七十者當自保愛不宜[illegible]出

一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與價等

然後行之或掌門戸者他出必俟其歸方可交易
然又預遣子弟親去看視肥瘠及見在文券無差
切不可鹵莽以爲子孫之害
一凡寘産業即時書於受産簿中不許過於次日仍
用招人佃種其或失時不行家長朔望點檢議罰
一增拓産業彼則出於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悠久
之計當體究果直幾緡盡数還足不可與駔儈交
謀潛萌侵人利已之心否則天道好還縱得之必
失之矣交券極務分明不可以物貨逋負相準或
有欠者後當索償又不可以秋稅隱附他人之籍

使人陪輸官府積禍非輕
一每年之中命二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帛粟之類
又命二人掌管舊事所掌冠婚喪祭及飲食之類
然皆以六月而代務使勞逸適均
一新舊管輪當須視爲切已之事計會經理自二十
五歳止六十歳過此血氣既衰當優遇之毋任以
事
一新舊管寘日簿每日計其入幾何所出幾何總結
帳于後十日一呈監視果無私濫則監視書其下
一曰體驗無私後若顯露先責監視次及新舊管

一新管寘一總租簿明寫一年逐色穀若干石總[illegible]
若干石又新寘田若干石此是一定之額却於當
年十二月望日以所收者與此数總較之便知實
欠多少以憑催索後索到者別書於畸零簿至交
代時却入總租簿内通筭
一舊管所收穀麥每匣收訖即結總数報於主說罷
租賦簿令其親書某號匣係某人於某年月日收
何等穀麥若干石量出之時亦須寘簿書寫某匣
春磨自某日支起至某日用畢以憑稽考
一新管所管穀麥必當十分用心及時收曬免致蒸

爛收支明白不致虧折関防勤謹不至透失賞則
及之若有前弊罰本年衣資綿線不給如遇稱收
繁冗則撥子弟分收之
一佃人用錢貨折租者新管當逐項收貯別附于簿
每日納諸家長至交代時通結大数書于總租簿
云收到佃家錢貨若干總記租穀若干如以禽畜
之類準折者則付與舊管支錢入帳不可與雜色
錢同收
一田地荒蕪者新管逐年招佃或遇坍江亦即書簿
以俟開墾開墾既畢復入原簿免致失於照管

一田租既有定額子孫不得別增數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黨之人但務及時勤索以免虧折

一佃家劳苦不可備陳試與會計之所獲何嘗補其所費新管當矜憐痛憫不可縱意過求設使爾欲既遂他人謂何否則貽怨造物家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麥佃鷄之類斷不可取

一鄰族分歲之飲舊管於冬至後排日為之

一男女六十者禮宜異饍舊管盡心奉養務在合宜違者罰之

一新管簿書不分明者不許交代一應催督錢穀須是先期逐項詳註已未收索之數於交代日分明條說併承帳人交付雖累更新管要如出於一手庶不使人欺隱舊管簿書不分明者亦不許交代

一所用監視及新舊管其有才幹優長不可遽代者聽衆人舉留

一設羞服長一人專掌男女衣資之事宜先措置夏衣之給須在四月冬衣之給須在九月不得臨時卒辦如或過時不給家長罰之（凡生男女週歲即給）

一男子衣資一年一給十歲以上者半其給給以布十六歲已上者全其給遡以帛四十歲已上者優其給給以帛仍皆給裁製之費若年至二十者當給禮衣一襲

一婦人衣資照依前數兩年一給之女子及笄者給銀首飾一副

一每歲羞服長除給男女衣資外更於四時祭後一日俵散諸婦履材及油澤脂粉針花之屬

一各房染服羞服長斟酌為之仍寘簿書之毋使多寡不均

一子孫須令飽暖方能保全義氣當令廉謹有為者以掌羞服之事務要合宜而無不足之歎

一設掌饍二人以供家衆饍食之事務要及時烹爨不許干預舊管雜役亦須一年一輪

一擇廉謹子弟二人收掌錢貨所出所入皆明白附簿或有折陷者勒其本房衣資首飾補還公堂

一擇廉幹子弟以掌營運之事歲終會筭通計其數呈於家長監視嚴加關防察其私濫

一子孫以理財為務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家長覈實罪之與私置私債者同

一委人落肆皆公堂給本與之一年一度新管為之

結筭其子錢納諸公堂
一畜牧樹藝當令一人專掌之須真簿書寫数目以
憑稽考然須常加點檢務要增益如或失時不辦
任本人本年衣資不給
一設知賓二人接奉談論提督茶湯點視督帳被褥
務要合宜
一親賓往来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欵務
合其宜雖至親亦宜宿于館外
一親朋會聚若至十人舊嘗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
小酌亦不許至一更盡則不拘
一親姻饋遺一年一度非常弔慶則不拘此切不可
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
一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
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虀鹽之味
一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於
古人責成之意
一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諳記四書一經
正文講説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
若先能則先冠以媿之
一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仍

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
書及譜圖家範之類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
通則陪之三次不通則分絲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一女子年及笄者毋為選賓行禮制辭字之
一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鴈授綏之禮人多
違之今一祛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婚嫁必須擇温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虧擇
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毋得與議
一立嘉禮莊一所撥田一千五百畝世遠則除其租
令廉幹子弟掌之專充婚嫁諸費男女各以穀一
百五十石為則
一娶婦須以嗣親重不得享賓不得用樂違者罰之
一娶婦三日則見于祠堂男則拜于中堂行受家規
之禮先拜四拜家長以家規授之祝其謹守勿失
復拜四拜而去又以房扁授之使其揭于房闥之
外以為出入觀省會茶而退
一子孫當娶時須用同身才製深衣一襲巾履各一
事仍令自藏以備行禮之用

一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
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
坐
一女子議親須謀於衆其或父母於幼年妄自許人
者公堂不與粧奩
一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
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一甥婿初歸除公堂依禮與之不得別有私與諸親
與同
一姻家初見當以幣帛爲贄不用銀器他有餽者此

亦不受
一喪禮久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絶之其儀式並
遵文公家禮
一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拘忌以
乖大義
一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闋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不
孝論
一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須資勉之既仕須奉公勤
政毋陷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過於留[illegible]
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一遵家範[illegible]

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爲務撫恤
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
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在任
衣食不能給者公堂資而勉之其爲廩祿有餘亦
當納之公堂不可私於妻孥競爲華麗之飾以起
不平之心違者天實臨之
一子孫出仕有以贓墨聞者生則於譜圖上削去其
名死則不許入祠堂如果被誣者則不拘此
一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害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

勢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
凌轢以忝厥祖更於缺食之際揆其貧者月給穀
六斗直至秋成住給其不能婚嫁者助之
一爲人之道舍教其何以先當營義方一區以教宗
族之子弟免其束修
一宗族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更勸勿用火
葬無地者聽埋義冢之中
一立義冢一所鄉隣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擧櫬埋
之其鰥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賙給之
一宗人無子實墜厥祀當擇親近者爲繼立之更少

資之

一宗人苦寒深當憫惻其果無衾與絮者子孫當量力而資助之

一祖父所建義祠蓋奉宗族之無後者立春祭先祖畢當令子弟設饌祭之更為修理毋致隳壞

一立春當行會族之禮不問親疏戶延一人食品以三進為節

一里黨或有缺食裁量出穀借之後催元數歸還勿收其息其産子之家給助粥穀三斗五升

一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章可驗如瘧痢癰癤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寒熱虛實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人

一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至八月朔止

一里黨之痒疴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況望其饋遺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受天殃

一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務令監視寘推仁濟逐項書之歲終於家長前會筭其或沽名失實及執吝不肯支者天必絶之此吾拳拳真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一子孫須恂恂孝友實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一子孫之於尊長咸以正稱不許假名易姓

一兄弟相呼各以其字冠於兄弟之上伯叔之命姪亦然姪之稱伯叔則以行稱繼之以父夫妻亦當以字行諸婦娣姒相呼並同

一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饍不拘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一日之長皆是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一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一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為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耻辱

一子孫黎明聞鐘即起監視寘夙興簿令各人親書其名然後就所業或有託故不書者議罰

一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
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一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
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衹揖不可粂
差錯亂
一子孫不得目觀非禮之書其涉戲謔淫褻之語者
即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並同
一子孫不得從事交結以保助閭里爲名而恣行已
意遂致輕冒刑憲墮圮家業故吾再申言之切宜
刻骨

一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竪以壞亂心術
當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一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
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一延迎禮法之士庶幾有所觀感有所興起其於問
學資益非小若唱詞幻學之流當稍欵之使遜辭
以謝絕之
一小兒五歲者每朔望參祠講書及忌日奉祭可令
學禮入小學者當預四時祭祀每日早饍後亦隨衆到書齋祗
揖須直祠堂者及齋長舉名否則罰之其毋不容
則罰之
一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傅十六歲入
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底於
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
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一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則出就外傅見燈不許入
中門入者箠之
一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詞章
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一子孫年未二十五歲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者衣
綿除寒凍用蠟襪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屐從事三
十里内並須徒涉衲到姻親家者不拘
一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
不宜沉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箠之若
奉延賓客唯務誠慤不必強人以酒
一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
可先操忍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不已者當理
直之
一秋成穀價廉平之際糴五百石别爲儲畜遇時缺
食依原價糶給鄉隣之困乏者

一子孫不得惑於邪說溺於淫祀以徼福于鬼神

一子孫不得修造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像

一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炫人以長華麗之習

一子孫不得與人眩奇鬬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哉

一既稱義門進退皆務盡禮不得進引倡優謳詞獻技婦賓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訓下教子孫以不善甚非小失違者家長箠之

一家業之成難如升天當以儉素是繩是準唯酒器用銀外子孫不得別造以敗我家風

一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聽復習肄之違者家長箠之

一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心惑志廢事敗家子孫當一切弃絕之

一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游亦不得恣情取饜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一吾家既以孝義表門所習所行無非積善之事子孫皆當體此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凌人產以爲祖宗植德之累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受人贄帛皆納之公堂後與回禮

一子孫不得無故設席以致濫支唯酒食是議君子不取

一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

一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一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於事

一家中燕饗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

一各房用度雜物公堂總買而均給之不可私托鄰族越分競買鮮華之物以起爭爭

一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以救療之

一居室既多守夜當輪用已娶子弟終夜鳴磬以達于旦仍鳴小磬遍行居室者四次所過之處隨手啓閉門扃務在謹嚴以防偷竊有故不在家者次輪當者續之

一防虞之事除守夜及就外傳者別設一人謹察風燭掃拂竈塵凡可以救災之具常須增置更列水缸於房闥之外復於空地造屋安置薪炭所有煨

燼亦棄絶之

一旱乾之時子弟不得斎惜陂塘之水以妨灌注

一諸婦必湏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一諸婦媟言無耻及干與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一諸婦初來何可便責以吾家之禮限本年皆要通曉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夫

一初来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一諸婦服飾毋事華靡但務雅潔違則罰之更不許其飲酒年過五十者弗拘

一諸婦之家貧富不問所用器物或有或無家長量度給之庚使均而無怨

一諸婦主饋十日一輪年至六十者免之新娶之婦與假三月三月之外即當主饋主饋之時外則告于祠堂内則會茶以聞于衆掋故不至者罰其夫饍堂所有鎻鑰及器皿之類主饋者次第交之

一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别其勤惰且革其私

一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悦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尊卑

一每歲畜蚕主母分給蚕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蚕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蠒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数照什一之法賞之

一諸婦每歲所治絲綿之類羞服長同主母稱量付諸婦共成叚疋羞服長復記其銖兩于簿主母則僣督而成之諸婦能自織造者羞服長先用什一之法賞之然後給散於衆

一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逼賣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数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給有能自製造者亦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羞服長管

一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致餓人之子

一諸婦育子不得接受餽遺如鷄子彘肉之類舊管日每量給之

一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日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

有慶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一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
可相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遠
者會衆罰其夫
一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来
一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
諸婦聽之
一世人生女往往多致淪没縱曰女子難嫁荊釵布
裙有何不可諸婦違者議罰
一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
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一少母但可受自巳子婦跪拜其餘子弟不得輒受
及子弟婦並同有違之者罰
一男女不共圊溷不共湢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
一浴夏秋不拘
一男女不親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用刀鑷工剃面
一拄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鬬是非若匪高明鮮
有不遭讒譖切不可縱其来往歲時展賀亦不可
令入房閫

一父子之倫
孝養
温公訓言
司馬温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
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
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后
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
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巳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
之子况未必是乎
横渠云舜之事親有不悦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羅仲素訓言
羅仲素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
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真西山訓言
真西山曰罪巳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
親而不反諸巳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薛敬軒訓言
薛敬軒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

毋之命而已遑恤其他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
首稱舜克諧以孝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善父沒而不能讀
父之書毋沒而不能杯圈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
也桓任後母生時不食豬羊肉任終身不以豬羊
肉入口
刁少雍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
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庾沙彌嫡母劉好啖甘蔗及亡沙彌終身不食甘蔗
任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求之不得
好者昉一所嗜好深以為恨終身不嘗檳榔
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
食粳米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
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
袁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求兄弟感家禍
無復仕宦而黜至於絕婚對朱百年家貧母以冬
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帛
劉瓛幼為外祖臧質所撫養質昔富盛恒有音樂質
亡後毋沒十許年瓛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
流涕
陶子鏘母嗜蓴毋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營蓴不
得痛恨慟哭久而始還遂長斷蓴味
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出
行奈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故避之哉吾過
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
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餘冬錄曰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
人也青鵝愛子忘親世有孝衰於妻子者禽之
鵝也
陳白沙曰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
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於唐
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
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
耳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
吾之所為不畔乎道不忝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
孝順歌
人誰無父母父母如天地人誰無兄弟兄弟本同氣

勿劳恩重如丘山欲報寸草心難殫兄弟義篤猶
手足怡怡不逆成二難子能孝親親心喜弟能順
兄重倫理民彝大典聖教存陟岵棠棣風化美君
不見王祥卧冰得雙鯉持歸庖厨具甘旨黄雀入
幕符所爲千載芳名播青史又不見田真田廣欲
分財剖花一夕枯根荄人心相感遂復合紫荊榮
茂春意回孝弟感鬼神孝弟鍾和氣孝弟行於家
福集禎祥至孝弟行於國靡靡唐虞治男兒立志
當剛腸勿聽私語成参商㝡哉雍睦敦薄俗好效
田真與王祥我歌孝順歌欲人全大義兄弟孔懷
父母安人生俯仰無所愧

遺體

孝經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而竊有説焉夫遺
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然亦有時而或輕自常
言之體其受而歸全如曾子之啓手足此遺體之
所以重也自變言之所重有甚於遺體者但當決
擇以成就一個是而已豈可藉口不敢毀傷之訓
而偷生苟免辱身以及其親耶是故惡傷父志則
斷髮文身不恤也致臣之忠則剖心喪元如歸也
守婦之絜則截鼻斷臂甘心也此遺體之所以有
時而輕也

徐節孝

昔孝節徐先生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
以襴幞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
也不可乃日具襴幞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
身

問寢龍楼詩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宫尹德隣初叅太學簾
引詩題出問寢龍楼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
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
鷄人徹夜警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
舞三宫欵猷酬小儒憂國切幾白幾分頭一時莫
不傳頌之盖以深得人臣以孝道感君之意

陳黄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詞曰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来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
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
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少
章從蘇公詩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樂道也不
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后山云士

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
秋入川原秀風連皷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
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曰男子
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
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
人不堪居之地而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厄宋衛陳
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里俗拘曲之士所能知
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
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
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吳文恪代父

吳文恪公訥篤行好古父遵為沅陵主簿謫繫京公
號乞以身代事未白父沒東里公薦之於朝除御
史歷陞都御史

胡敬齋公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不異古
人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非杖
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四時月朔之祭及緦
功之小悉遵古禮

陳白沙公事祖母林氏甚謹朝夕不離側母有念先
一生輒心動亟歸果然既丁內艱服闋絕不衣錦繡
人問之曰向者為親娛耳

武定侯郭公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
人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自代疾愈人謂公孝感
所至後母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卧地毀瘠
甚三年哀痛如一日

邵文莊公以戶部侍郎號乞終養家居年踰六十日
侍太夫人側怡愉懇欵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中
風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人謂純孝

劉文安公定之性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
徒於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
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

耿清惠公性孝友親終遇亡忌輒悲痛如初喪平生
慕司馬文正之為人敦尚古道躬服儉約退食惟
焚香讀書慎交與閑節不到其門權貴亦敬憚之

章公溢事父極孝浙東憲使禿堅不花知其賢請與
語悅之禿堅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行至虎林公忽
心悸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
孝所感

朱文恪公善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元至正壬寅亂
劇扶母逃竄山中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

致

陳茂烈養母

陳御史茂烈棄官養母濉阁藝號太守閔其劳遣力助汲閲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親之道詣極矣以母老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劳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禄家　聖恩行取来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踄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兹將二年矣顧非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録臣前任微劳賜之
勑命舉家幽明咸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損軀圖報於萬一也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　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　敕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一望少伸寸草之忱臣無任祇奏　龍顔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祈消埃之報於將来効犬之劳於未死臣心實懇切　上憫其情特許之

張東白公生而頴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少侍父有疾籲天請以身代喪禮尚古每以赴召不及躬斂爲憾

林文安公天性至孝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南部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不以衰病廢禮族人有孤貧者皆能周其急平生嶷然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淳德雅量若是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　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葉奠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爲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挍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戚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　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

古人之語
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
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閒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
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
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云議論慷慨卒以直言
取禍天下冤之二子長鉞次鈇通春秋痛父死於
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絶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
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
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
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叅
政鉞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
子孫科第綿綿不絶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父之
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不給也子
仁効緹縈上書得免無何卒金陵鄉見聞者哀其
遭時不偶爲賦詩朱允升學士爲之序曰楊子云
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
餘亂世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
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鐵[illegible][illegible]綏

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illegible]
涉世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展其政事又加
之年壽當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
而乃至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仁郡志
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

二孝子傳

王原采脩撰作二孝子傳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
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
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
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
痢被楚顏貲劣羸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
復戒二弟共守不去侍季用得不死時告奸甚重
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
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實以脫吾父訴不許皆
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
辭所司以聞　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
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
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
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岩人父升弘爲其讐人告罪
當死圭詣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

當死卒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升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升弘謫戍雲南聞者嘆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春謂法臯陶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
聖祖 欲赦焉而執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惜哉

徐孝克

陳書徐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元陳樵東陽父患瘋歲久為瘋疾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為筩時吸而出之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誌云吾祖 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筩筩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愛至敬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許熙載

許熙載為貧謀養不擇禄仕僦屋以居羅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禄薄親年又高何為狷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濂志黄啟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黄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為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黄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人微忠孝不足以立于世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履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禅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楊雄之恬退阮籍之放逸周顗之高蹈討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為晉造九錫文顗代蕭道成荅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君子觀此惟當自勉忠孝而已

子不報父名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之埒有舉其父子間

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爲答耶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不如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汚也王薉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近於與父爭名矣子書譜曰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孫過庭蓋不足子敬之言也春按南史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孝儀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答光聞此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孝行旌異議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瘞之文帝勅旌其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義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倖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旌世通門爲孝行非可以爲法也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岱嶽神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絶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有間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

無依宗祊之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
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
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
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
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氷割股亦
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我 太祖之識所
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馬援戒子書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
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
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
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敕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
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
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
將復何及也

柳玭戒子弟書

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
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
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觧頤
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
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
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
四崇好優游耽嗜麯蘖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
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
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
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
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戒從子書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

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病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慇懃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羇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邵康節訓子孫書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胡文定訓子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

續自警編卷之六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敎[illegible]憲纂集

王軫訓子

王軫嘉興人五倫書已載其家書事示勸萬世今恭錄詔文次謝表終家書焉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雄攘夷狄安中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奨譽之言或譽足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失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蟻蟻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者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書未發

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

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
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
齎　朕詔諭往詰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
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依舊應當里長其子兵不須再役
洪武肆年閏叁月　　　日
布衣臣王　　言伏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　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涓埃
詔命聯翩忽沐霑於雨露樂生遂草艱勤鄉閭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
天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質愚陋學術迂
疎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
訓承
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
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庶勤庚少酬於知遇何

冀上聞於
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軺白金光照於璽書黃絹春生
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余遽拜
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　清光鈞
陶
聖化心同犬馬碩攄報効之誠景迫桑榆忻覩太平
之盛謹奉表稱　謝以　聞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臣王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
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
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
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畐黃冊里
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
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
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
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儻欲挈家
繼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
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

則　朝遜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死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閑支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絜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　國以忠勤爲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慾忠定之事律對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覬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半分一斤可見太平之時矣云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洪武　年　月　日書付男軫

黄山谷訓子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閑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戒之

鄭忠肅責子

鄭公埜正統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期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謀於僚徃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曉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厲其操聲價益高

楊文敏諸子有儁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

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其行嚚頑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篇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

邵文莊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棲棲遊遊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之間務實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illegible]君臣當義則吾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illegible]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illegible]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illegible]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事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自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身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

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恙俯爲父母流傳一氣
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曾其勉之敬之竭其
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楊文懿公示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
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
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
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愼無懈
廢幾寡過否則縱有罪雪無辜災及乎身禍毒流
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
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頗悟意欲堅
賢老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不朽不意汝
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
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
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
汝又爲俗吏今雖暫容一時而竟澌沒於千百世
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
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夫從筆草此目昏手
倦不盡所欲言
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家于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
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illegible]不
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
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
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
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
作行誨授之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林見素于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夫子所愼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繼
爲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肖形天地間靈而秀於
物者人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爲人者乎靈而秀於
衆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爲士者乎汝
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爲子
瞻汝弟適子由吾不能老泉欲汝爲純仁適純禮
吾不能希文欲汝爲伯予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
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及爲之念之
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
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充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
賢咀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巳
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
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王陽明先生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樹果心猶蔕蔕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末無譁此張簡肅悅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謝安石訓言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堦耳此言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玉之適玩而已哉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如此然則安何謂有是問哉是時王述家顯授義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王子敬兄弟見郄方回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卒皆看高屐儀容輕慢方回嘆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太傅之問殆有感於是乎此子弟所以當預養也

家之有訓何也聞過庭者謂君子為遠其子而不教子之荅至以責善為諦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必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

毋自教者教誨爾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有聚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為甚悉理精而事切真可貽訓於来世是雖一家之云而豈姁姁私言専為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柰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閨閫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毋歎閧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

有乎訓訓何有乎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
謀之可貽也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曰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
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
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
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
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
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
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
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殊仕也足以忝祖宗
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貽
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
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
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
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
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
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
弃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
其慫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
一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

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鬧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
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
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
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
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
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買
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
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
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
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
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
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
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
其餘取債之屬民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
得一分看奴僕放横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
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
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
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
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

皆是愛官職底人奚得狠猥了脫使根本不安枝
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一兄弟之倫

兄弟偈

法昭禅師偈云同契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
以啓人友于之愛常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
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
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
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
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朱文公訓言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
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
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
姒之比兄弟則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
底而員蓋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
移者免矣

伊川訓言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巳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
之體重於巳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
馬必異乎巳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巳
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趙孝分發

東觀漢記建武初趙孝家貧夫婦常蔬食而以穀陰
讓於弟趙禮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
當時稱之彼所謂蔬食非穀食者矣兄弟相友愛
如此

戒兄弟相戕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
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
因教歸曹操紹有子二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
有黨與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
人將鬭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
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数人復相親睦

以禦四方可横行於天下譚不從尚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今夫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青州天性峭急仁君度数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越將有譏笑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爲操所滅嗚呼紹與兄術之鬩墻隙深先已不相爲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可知也紹取譏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田譚尚見訓於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爲表氏者良足爲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琦琮亦復參商於其父没之日何哉表爲琮娶其後妻之族致令愛少惡長數譖日聞身當就木之日而琦不得承治命爲是恃操軍雖不至剌二子亦决無相全勢矣曹操始自立爲魏王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翊翊默然不對操恠之翊曰爲有所思故不應對操曰何思翊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丕爲嗣袁劉之兄弟相戕豈非後世之烱鑒哉

訓弟無法

或問祖逖之忠晉勛在王室而其弟約以叛逆誅逖族赤焉豈周公管蔡柳下惠盜跖天禀異絶雖兄弟不可化歟晉書載逖居京口賓客義徒多爲竊盜攻剽冨室逖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審爾逖之所以教其軍者悖矣約之爲亂是逖導之也可不戒哉

二弟代死

洪武初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將殺之二人懽然延頸代刃既弗果死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

王原釆謂二人者慈弟矣作慈弟傳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擧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閤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爲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汙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爲立孝弟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譬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来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絶屢客遺生事衰絰蔬食辭酒

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閔漢卿之筆能寫吾恩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来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柯學士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李氏早没悉以先公所構寢室讓與其子宗壁而自與兄學正江別作室於郡所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至正壬辰蘄黄妖寇自閩犯龍泉縣章公溢從子存仁避亂山中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固請以身代賊聞公名大喜因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獨不畏族滅耶賊怒縛之柱終不爲屈賊壯其義不加害乘夜紿守者脫歸乃集里民爲兵擊却之

一夫婦之倫

閨門賢婦

黔婁卒曾西来弔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其妻曰先生正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意也西曰何以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蓋形何謚爲康妻

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爲康不亦宜乎東坡詩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

孟陶二母

孟宗爲監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嘗言惟歛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又以增吾憂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明

從何來若二毋㸔可以爲世法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氏有娠而某得疾且
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
某一見即逝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
親教讀書通四書然後還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
禮部侍郎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
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生教汝何爲汝能諫死職
雖爲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　旨謫戍某
地某氏怡然綸獲復官終養某氏常自詠詩見志
人共傳誦詩曰雖云妾無夫猶嫠兒無夫方離

云妾無子側室兼兒與嫠似兒讀書妾紬纏室旁
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
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
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
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
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夏后之德不能滴有仍氏之
禍孰有德自命而堪女色乎孰有近女色而謂有
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
不甚可畏哉

曾子誨言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
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
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
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
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
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
觀今之繼娶者多慘酷孫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

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其有見
於是歟　聽雨記談

楊龜山訓言

楊龜山先生曰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
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
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故當陰之生
則知其有壯理故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
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
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

禁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

胡敬齋訓言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録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録變風所以戒也

唐肅宗制於張后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惑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内怏怏[illegible]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趙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此寖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於妻子

萬乘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爲人子爲人婦可不以是爲鑑戒耶

夫婦相處以正

水鳥有鴛鴦者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獨思而死南海鸎鸎雌常負雄以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獨活也然鴛鴦詠于三百篇談者得之比諸人之有別而鸎鸎無及焉鸎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豈可以不正乎

貞節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内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磚爲

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又煅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况烈士丈夫守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掀揭於兩間爲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不娶權貴

晋后父楊駿欲以女妻鄭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以爲恨及默之卒也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駿懷前恨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固無所損也史稱默寛冲博愛謙虚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君子以爲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病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欲以女配華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廙遂不登台司觀默廙之言如此可以知其能擇所配而不爲權勢所奪者

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産許婚甚於流輩有甚愛者有甚憂也

嘉靖乙卯十月法司奏當決囚時楊忠愍公名適與張尚書經李都御史天寵同決内有陰主之者遂傳

旨引決公夫人張氏謹奏爲顯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啣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湌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数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落腿觔二條膿血五六十碗日夜籠柙備極苦楚年幾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屨供給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奉

旨處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将瞑目臣仰惟

皇上方順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盡矣

儲福燕山衛軍年二十頗好義靖難兵入挈毋妻出去　文皇即位詔挨賊成卒入伍福在録中調曲靖衛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哭不輟竟不食而死毋韓妻范爲營地葬之妻范氏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毎哭其夫則走出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者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爲廬于墓傍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舍爲菴名節孝菴

一朋友之倫

薛敬軒訓言

薛文清公曰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伊川訓言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中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横渠訓言

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勸人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来京将至先令子迎於道分贈黄封一壺而侑詩一首詩曰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渉塵土着此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一時傳者爲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来蓋炎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聨越鄉而劉韐賀後出出鏡而見東坡劉元城忠事司馬公嘗其在朝書問削跡及其閑居盈門無虚月此皆高出風塵之表至於巣谷年踰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濵死而不悔節士哉

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邪易邪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誼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間之而况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邪所貴在我全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

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遂出遇
質曰僕無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
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縱可
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
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遂
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餘冬録曰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撫施聲跡不
必遠邇又近爲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
其重蓋如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别求室皆可
相瀆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

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
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
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識擠
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
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戕亡勢利之
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
半面之契他日勢貧事接而自託爲平生之二天
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絶久矣今之人不
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
哉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

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
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
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友重如此故論朋友之
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得邪面朋
面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於此可苟焉而已乎漢
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
大人方願交惟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
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
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

續自警編

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
是以可終武南伯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
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
今之君子覩於此庶其免輕交易絶之悔乎若魏
傳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則避禍一則
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爲友道言也
春嘗嘆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
同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達
則有同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特述事或
暫或久莫非友道在焉外貌佯附不勝其膠漆者

有之而其中每每氷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
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已有如戀退之之所論者
矣故人情相友有厚有不厚又當於別焉見之相
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默者吾儕輩旅
中道次所接遇一日之雅半面之識皆不可謂非
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適聚別不
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今
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
之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患難相恤

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
極厚桓爲主事坐台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弔由
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擧輒不果雖未
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
智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
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楊仲擧先生時爲王府長
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分韻要
諸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
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
耶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劾以石氏事補
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邀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
閒謝絶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孫狀
賢日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答曰誰無朋友
噫此爲狀元也歟

翰林編脩梁禋先生旣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隣居
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孫子女可託䣕故
國子祭酒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
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
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經紀之至
有誘毀而爲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令壻慶知府黃
噫友道凋喪久矣如陳先生者何可多得也哉

伊川云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
歡愛知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
皆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云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
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
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劉東山公時雍晩年以言忤逆瑾有肅州之謫方赴
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紹人嚴仲宏贈詩和答
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

老知已天涯孤客幾時歸瑾敗公救歸自六盤
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illegible]
唐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
獨送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
君不負楊賀監肯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
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衛而
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
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
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
矣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
金純金幼孜迷失道 太宗命中官二人及傳令
者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
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
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
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
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乃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
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王紳子稌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
鄭珦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遣擊
獄文皇念稌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讀書青巖
山下将終身焉稌與童景庸書言膺念遜志名蹟
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
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有愛慕之心者自能
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稌遂輯方氏遺
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諭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
事械至京遂下獄将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
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
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闢[illegible]
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
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
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
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
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
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
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
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
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

風吹得先生来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
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
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
令李夢陽高於李白数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
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
衣起瑾固留而止之曰此　朝廷事今聞命即當
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
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張治道狀
又曰對山爲獻吉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
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来狀元俱不
如先生真爲關中增光先生詒言因海何足言今
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
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
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並邪先生
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夢陽耶先生曰是
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
一才矣飲晩罷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
人愚美好臣如此

許中丞詩

元中丞許文忠公與吳閑閑曁厚公自政府得請
閑閑遺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
公于邁也後公赴召入京即率其徒治具相勞旅
舘中公既陛見将歸造閑閑不合以故但酒至爲
飲渤閑閑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公明日
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爲難而知己爲尤難所
以古之人有甚不得已者至欲以麋鹿爲友以草
木爲友豈非有激而云然則使與之而得人惡可
以其方外而遂已耶其詞曰胥人本是山澤臞姿
世政坐飢寒歐五年黄閣事何補種𧷤諸病叢孱
軀樂京歸来十决日錢裹不可離須叟平生結客
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竽可人底事期不来承慶
堂深誰敢呼邇来亦復詩作祟清臧益見風標孤
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来畫圖相看一笑但
臆對妙契未許危言斲清氷莱玉照林表和氣春
風生座隅齊居頗覺俗氣遠高致已逼沉痾蘇我
方歸思遷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日
少壽中道路多縈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頗得始終
如蘧廬公坐小樓對閑閑像和前韻曰罪食不辭
肥我臞多病亦爲山林歐巾車孤舟任所適何往

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老縱有七十來須臾
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竽閑人多事迫
詩債野老敗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
末寘鴻孤一時幽興豈容負況對蓬島神仙圖篆
烟疑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樽斟懷人未免有芥
滞處壯已覺無庶偶分江小非煮栗粒誅茅別墅
營屠蘇遠山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菊籬
秋香晚未减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歛迹
安得甘草資蛩驉

不仁宜戒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
悗悗則把袂連衽傾心瀝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
相加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
哉筆疇

伐木詩訓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
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將亡也桑柔之詩作九章曰瞻彼中林甡甡
其鹿朋友以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
以友無君臣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
而無憚者是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
象相棄則偲且薄而有分崩離析之患故觀世運
者當觀之民情觀民情者當觀之友道

羅念菴詩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
形神俱非真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
内二義無踈親

東湖吳公平生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恋其人已
在太學兄事羅圭峯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褻溺
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痊同登進士謂人
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獻臣生我
也

士死患難

三國臧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怨紹
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
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
成都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
数百終言機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
無罪亦併遇害嗚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宮之徒歟
洪恨不能救超之難竟爲超死而宮又爲洪死承

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爲二陸死而慈又爲承死非皆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於漢穎之不克與晉以是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宮之取舍毅矣慈救承時承曰吾惟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爲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嘗聞春秋崔杼弒齊君刑蒯聵驅車入闕而死其御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頸而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吳文定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猶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交同年賀解元恩遘疾京師還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既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焉

朋友忠告

鄒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参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言即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擧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充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鄒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

有權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説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觀諸公所言皆得忠告至意

永樂間取翰林黄淮楊士奇胡廣楊榮金幼孜五人入内閣典機務五人者恒相與感激聖德嘗相戒曰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者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嘗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視爲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於已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姪無不皆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也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執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

周學士奉王文端書

學士周叙貽王文端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機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機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機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効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緑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脩宋史之脩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来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

是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王應瑞奉楊文襄書

都御史王公雲鳳奉楊文襄公書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極貪陸布衣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貴勢安在哉切恐彛俊富貴秘欺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叨辱薦薫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

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韶書曰閣下轉調廣州士大夫往往議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爲所當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遂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云頗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責善輔仁之道抑公勵人如此其自勵從可知庶幾壁立千仞氣象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陛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營狗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按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

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
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
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
望於閣下也尊兄必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
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
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
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遠教下屢更變
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
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太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
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
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
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
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
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
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
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
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邵康僖有遠識好箴規人俟菴梁公遷按察使公勉
之曰大吾心胸以集衆善廣吾耳目以宣群情贈

韓僉憲汝節之言曰充之以量周有弗容守之以
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
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贈以言曰
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
負大舟學之全也而後可以勝大任斯民所以建
業于商周者蓋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王陽明寄楊邃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
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
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
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
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
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
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
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
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
之以權是猶倒持大阿而受人以柄希不割矣故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
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
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義昭之以不可奪之節
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

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曾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
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
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
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决起而操之耳夫身
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必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
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
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彭惠安任蘇松巡撫何文肅移書勉之曰東吳巡撫
之設最舊然有遺惠在人者文襄周公近洎士夫
所賢以爲忠鯁者司馬王公也盍思有以兼之彭
公抵任訪質諸士大夫求周王二公良法美意與
時損益作思齊堂記畧曰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
計爲大若司馬之孫忠尤爲公議之所歸然其行
事皆有實惠不減於文襄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
然文襄以侍郎任巡撫未兼憲職語默有時未可
輕議也二公皆吾師也但才力卑弱思欲企之而
未能不可不勉以終友仁之教焉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臺閣尤箴
規切磋嘗批邵文莊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放不

老殿得荒迄今爲憾不知國賢亦可得我否文莊
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毎上李公書輒假手
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
足矣不必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
月窟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
自警及西涯病沒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
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寄惠山泉
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
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喬莊簡宇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
楊文襄遊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爲中書也年十
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
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
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歡
相體悉道義相規切並列尊貴不忘師弟之義楊
遭逆瑾之害憂形於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
南兵楊時在告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位成自怠
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
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眞古道哉

崔文敏銑以時事多弊上西涯李公書曰竊聞忠君

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illegible]其[illegible]賊士也[illegible]
罪待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諍言於君次未能忠生
於師是以天下之大罪令天下之大病深矣財殫而
用加修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
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
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
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
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
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
以科目舉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illegible]率棄其
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
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擲倖搶貧厲恥表節
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周
上需繁民心財也今　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
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速財不足
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
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
而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
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廢官
令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

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illegible]
操應故算而舉治戎者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illegible]
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
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
俾可憑籍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
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枝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大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
之繫也

念菴羅先生規言四首

其一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一時為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踈動搖則多歉二者交併人
始有言或據跡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形
於是乎猜讒繼之謂之為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
至前者也濂溪過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
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遺猜嫌者衆矣果
能如二賢否乎語曰聖人無死地非智足以勝之
也誠故也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身誠身誠而

人歸之矣

其二

易言困為德辨為感速辨與速惟善學者知之人[illegible]順則觸忤不生無觸忤者情境兩適小過不及[illegible]於混淆利害得失不切於已惟夫處困行不自得動而多遠學稍不容怨尤隨之是乃所以辨而速也西山就道徒跣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庶幾乎此若夫厲未至於薰心裁不至於剝膚則猶未足為困也使為學之意不切尚何懲艾頻蹙之有哉

其三

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為聖學自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嘗愛趙忠簡表辭曰皓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此是何等心術孟子所言增益與作喻者指其性氣未平情慾未清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徒從折節於隕獲諧俗而圓融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其四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不可見不易動者也常止於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有物不我干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得失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後居上不驕為下不悖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恥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去我也以勢位權力去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不惑於是者何也惟夫物不我干者無不敬無敢慢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謂不為萬物役是謂至樂是謂立天下之正位

接賓客

劉東山公大夏自入仕以來至大司馬凡遇賓客必恂恂待之有禮未嘗以貴勢加人吳廷舉嘗謂古今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矣

邵文莊公寶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木
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
之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
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德則敬之
弗衰

廖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裡坦然不孑孑爲畢飾細
行以恥與接對上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
鄉里故舊賓至危酒豆肉啾與爲惟無一食不對
賓客既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識公笑
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
已後之自無以爲歉足以見公之藹生焉

楊文定公自官翰林至登館閣謙恭小心禮待天下
賢士雖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儼典文衡批其
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
不効公孫弘之阿曲遂薦爲第一世稱儼爲知人
後儼爲祭酒公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
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史臣稱曹武惠位兼將相不以威等自異遇大夫上
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薛敬軒曰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
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
誠敬之心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不可侮慢也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
也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程子曰始
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
得不隙於終乎盖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中丞林退齋公會約

凡相見之禮止於再拜後世以親師尊長加至四拜
前輩襲以爲常近則漫無隆殺增益日多恭而無
禮則勞何爲者哉衆議此後凡初見拜賀送別之
類止再拜亦不得過禮叩頭轉換作揖

凡賓主相接揖讓有度尊揖卑者拱手卑揖尊長磬
折稍有差等恭敬自存如折腰掃地卑伏失容非
禮也衆議此後同輩止平立拱手屬官及後進相
見稍俯拱手不下膝其送客入門但傍立揖遜亦
不得背客向內打躬甚無謂也

凡稱謂宜稱情如屬官稱堂上後進見前輩從來止
曰老先生近乃有稱老翁者殊不典其混稱老者

生者亦無謂衆議不必遠慕返古即查復三十年
前舊規斯可矣舊規如稱先生長官兄長之類
凡燕會席面及多品侈靡之習已經革去尚有異同
未定者衆議此後如有會集務從簡約除菜果外
有餘殽蔬不許過十品賓主相對稍益以湯飯足
矣其賞輿皂及官吏等飯米菜錢頗簡便可行盡
革去攢盤酒肉之費既公會外亦不得復舉私請
凡投刺衆議同輩止单帖如有一時應用雙帖者非
喜慶事不須加帖紅簽
右會議数條自変接禮文淑逕於尊雅然好習緣以
情而裁抑抑其太過所以激勵頹俗挽散風意在華
薄從忠去奢崇儉耳不有躬行君子其人誰知所
嚮方諸大夫謀既僉同罔不欲以身先物茲刊布
傳示庶幾有厭苦繁難樂從省便者寖寖乎黜浮
華返淳樸矣王道易易豈不可徵哉

處患難

或問處患難有道乎曰有安吾性而已矣遇有順逆
性無增減古昔聖賢履此者多矣必詳其言而求
其至理則貧賤憂戚無非生成雷霆霜雪無非至
教易曰困德之辨也其謂是乎

薛敬軒曰遇横逆之来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
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陳白沙曰先正謂天下無盡非之禮脩已者常默檢
到十分是處不可強執已見惟在虛以受人
人無氣節不可處患難無涵養不可處患難如唐之
柳宗元不足道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一貶
便也撐持不去如共大顛往来皆是憂愁無聊急
急地尋一人来共消遣此是無涵養若坡老便不
同作示虎兒詩云獨倚桄榔樹閑挑蓽撥根謀生
看拙否送老此蠻村又如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
長作嶺南人此皆是患難奈他不何氣節何其壯
哉若加之涵養所見當又別
宋公濂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家還身杖
公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
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濡端坐而逝此其心
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
明而無怍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
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
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欺不可慾順受之而已每論古人

遇毀黨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淬甚溥之以
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
漢庶人常欲奪嫡百計巧中傷東宮宮僚多得罪永
樂十二年文定楊公溥為東宮官東宮遣使迎
駕遲遂與芮善王釗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
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公命叵測無徒勞苦為公
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輙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
在獄十年不以患難介於中獻陵即位方釋
薛文清公瑄忤巨璫王振廷議附會其罪下詔獄公
在獄終日危坐讀周易怡然知得死生不足以動
其中
鄒公智以直言謫石城所吏目公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無一毫幾微見於顏色嘗有詩曰人到白頭都
是盡事垂青與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
風入紫宸又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冠裳只此
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可謂烈丈
夫哉
正德時逆瑾用事公鄉嘗趨附其門涇野呂公柟文
學及第尤負時望瑾以公鄉人欲飲公啗公驟與
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謝不與然性
瑾憾欲中傷公會瑾敗獲免三年議大禮下詔
降解州判官公優任勤勵民事撫恤孤遺百姓愛
之如父母陞南考功郎中州民扶老携幼相送道
左有泣下者公有詩曰試聽黃河東岸哭人生何
必到公卿後擢祭酒侍郎公篤行率人勤於訓廸
每有條約動遵古訓經書子史博覽詳玩並有發
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
羅念菴曰夫自信者心逸而日休不自信怨尤愧怍
之交爍自信者天地吾體萬物吾與今古吾歸而
無不容不自信則居不適旨不甘寢不安矣信不
信之間而禍福立辨
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人之所必有也能
知有生道者可以語矣兵法曰致之死地而後生
不瀕於死不知求生之切也今曰有省於憂患矣
果能兢兢業業求寡過乎夙興夜寐求飭身乎慎
言謹行求睦族乎敝衣疏食求節儉乎布惠嚴禁
求戢下乎能是數者其於生道也幾矣彼廣交以
厚援怙勢而媚上思以庇其身是戕其身也是憂
患之益增也
龍場記

陽明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
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譯可通語者皆中土
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
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
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
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
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
調越曲雜以孩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
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
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
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
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翫易窩以
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
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
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
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
辭不受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
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
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淩侮此自差人挾勢擅
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
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
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
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
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
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而不
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
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禄

之萬鍾爵以侯玉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
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
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
癘蠱毒之與居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
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
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
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
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
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

於有所懲墮則其也受教多矣
余嘗攷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
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
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
龍場三年而後得之顧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
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
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晨薄霜霰之嚴凝
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
而軋雷霆奮焉百蟄起群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
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
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
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
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
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
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
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
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
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厲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
懣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

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illegible]之既強者[illegible]
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
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
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吾固有
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
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莫非雷霆之
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
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
固有焉耳然嘗於枯槁寂寞之[illegible]之矣乎所謂盜
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一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
虛寂無體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
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悲喜咈順拘肆之
態磊礧出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
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
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阨抑之極將亦何
益於進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
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壽夭而後可以言
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係者也若難而不入
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以
為風霰一以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烟深箐狸鼯

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illegible]
何限考其所致猶傳舍然而人之過之者亦如逆
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嘆先
生厚自待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
又三年而余始為記須野公持節來鎮臭猶底定
群公當藩維之寄庶政修和顧乃出榛莽發幽巉
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鄙言然千
里之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思之

康齋吳公自京歸中途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公獨
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公纂

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
無復圭角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
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部曰
在他人則奪志矣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公
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屨人莫識為司
成之子

泰誓稱一個臣斷斷乎無他技休休有容蓋謂大臣
之道不貴乎他技而貴乎有容也若林文安公者
庶乎其近之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
孔光奚足貴乎方逆瑾亂政以正直取忤指為朋
黨謫降以歸而公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又有得於
柳下惠之介焉

朱文恪公洪武十二年知制詔署翰林院事以奏對
失旨謫教遼陽公略無慍色日賦詩文自娛

章楓山公曰吾人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不為窮
困所撓又嘗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
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
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孝廟大漸召謝文正公等授顧命 武宗嗣極近習蠱

政戶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
于內將寘之法會事泄不克公與劉文靖公再疏
乞休既去會焦芳入閣劉瑾檀柄深相結納欲甘
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
皇明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
賓客賦詩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監察御史余公郁洪武初舉進士為御史直節敢言
無所迴避 上怒之編寘于夔為圈裁竹以自適
因號竹坡居士性直而行方樂分安貧不貪不忮
見善則遷聞過則喜堂中常書聯句云大丈夫不

移貧賤方寸地留與子孫日手一編坐齋中吾伊弗輟暇則行吟竹間或與野耆碩杖屨往還徜徉扁歌浩然自得殆忘其身之為遯客也吁大當流徙顛沛之際人方戚戚然以憂公乃怡然自適且經德不回耄期不倦非以道自遣者孰能臻此易曰不見是而無悶其公之謂與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

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續自警編卷之六終